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49
牧童出版社

火星公主

柏洛茲 著
徐漢斌 譯

火星公主

柏洛茲 著
徐漢斌 譯

牧童少年文庫49
牧童出版社

封面設計／顧兆仁

目錄

一 亞利桑那州的山……一一
二 火星的俘虜……一二
三 看門狗和白猴……二六
四 誕生和葬禮……四二
五 心靈的接觸……六〇
六 危險的影子……八二
七 愛與死的明暗……九六
八 逃亡者……一一三

九　成敗在天……一三二
十　從鬥技場到大氣製造廠……一五二
十一　劫後重逢……一七四
十二　奔向赫留姆……一九三
十三　勝利……二〇九
十四　人在天涯……二一六

一　亞利桑那州的山

我不知道我現在幾歲。不知道是一百歲左右，還是更多歲。我之所以不知道自己的年齡，一方面是因爲我不像普通人那樣會老化，一方面是因爲我完全沒有幼年時期的記憶。即使我竭盡所能地思索，也只能想出自己永遠是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這樣奇怪的我，也和別人一樣，害怕死亡。也許有朝一日，我也會死。所以，我決定把我歷經生死的奇異經驗——從這個經驗開始的，關於火星的神秘的、有趣的故事——寫下來。

我叫約翰卡特，是南軍的騎兵上尉。戰敗後，身無分文、走投無路的我，

決定和同僚包威爾上尉一起去尋找金礦，作爲我們的事業。

辛苦地試挖了大約一年之後，在一八六五年冬末，我們終於發現了藏量豐富的金礦礦脈，往後就需要充份的裝備和人手了。因此，我們決定：包威爾回到鎭上去，而我留在那兒保護礦區的權利。

那天，包威爾用一匹驢子馱載行李，自己則騎著另一匹驢子，朝著谷地下山而去。亞利桑那的早晨永遠都是澄澈晴朗的，包威爾出發的那天早晨也是那樣。包威爾和兩匹驢子在遠處時隱時現，忽兒爬上陡峭的山丘，忽兒走過平坦的台地。下午三時左右，包威爾進入了山谷那一頭的山背後，我就再也看不到他了。但是，三十多分鐘之後，在他消失踪影的地方，出現了三個小點。我臉色頓時大變。

「印第安人！一定是阿帕契族！」我拿起兩支左輪手鎗和一支卡賓鎗，騎上了馬。

和印第安人作戰，包威爾是老手，但是，如果單槍匹馬一個人，被一群狡猾的阿帕契族釘上了，可就沒有獲勝的希望。我冒著危險，策馬前進，在日暮前，找到了包威爾的驢子的脚印。那兒雜有沒釘蹄鐵的馬蹄印，似乎是印第安人的馬留下的。

天色暗了，我等到月亮昇起來後，繼續追趕。也許我是庸人自擾，瞎操心。但是，不管結果會如何，我都不能不追趕。「永遠依照責任感的命令行事」是我一生堅守不移的信念。

深夜裏，我拚命掙扎到了包威爾預定露宿的小池邊。附近沒有人影。突然，前面傳來兩響鎗聲。

我在險峻的山路上策馬奔馳。突然，道路變寬，我到了接近山頂的台地。眼前的光景使我嚇破了膽。那兒張滿了營帳，大約有五百個印第安人，聚集在營地的中央。被那群印第安人包圍著的，一定是包威爾。我立刻行動，拔出手

槍，接連不斷地拚命射擊。一面拚命喊叫，一面衝入敵人的正中央。他們受到這突如其來的攻擊，以爲是來了一團士兵呢！於是，四散奔走，爭拿武器。

一見他們離開後的地方，那情景，令我因憤怒而顫抖。

「多麼殘忍的事……」

在亞利桑那的月光下，包威爾全身插滿了不計其數的箭矢，橫屍地面，呼吸已經停止。但是，我不能丟下他的屍體，逕自離去。於是，我坐在馬鞍上，伸手抓住他的子彈帶，把他拉上馬，然後，用馬刺踢馬，向台地對面的山路，加速奔馳。

印第安人的喊叫聲衝激著我的背部。箭矢和槍彈向我飛來。

我逃脫了險地，進入山路。但是，我的估計却意外地錯誤了。我以爲越過了山頂，就可以進入谷地，沒有想到，這條路是通往山脈的頂峯。不過，後來回想起來，我之所以能夠在其後的十年間，實際經驗到驚人的冒險故事，正是

由於跑錯了這條路。

我往下一看，追趕而來的一隊印第安人，繞過隔鄰的一座山的山麓，失去了踪影。他們一定會尋到我的馬蹄印，折回來的。我必須急忙趕路。當我在狹窄的山路上，奔馳了約莫一百公尺後，遇到了一個很大的洞穴。洞穴高度和寬度差不多有一公尺多一點。

早晨來臨了。越過黎明，亞利桑那特有的早晨，突然明亮起來了。

我把包威爾從馬上搬下來，平躺在地上。撥開他的口，灌水進去，並揉搓他的手。我明知他已經死了，但仍舊不惜努力做了將近一個小時的原因，是一種由於希望奇蹟發生的痛苦願望。

我非常喜歡這位有男子氣概，而品格高尚的南方紳士包威爾。他是值得信賴的，真正的朋友。當我知道他絕對不能復活時，我非常悲傷。

我重新振作起來，把包威爾的屍體留在岩架上，爬進洞穴。洞穴裏面很寬敞，有三十公尺寬，十二、三公尺高。但是却一片黑暗。在這兒，無論大軍怎樣蜂湧而來，只要一個人防守洞口也就足夠應付了。正是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敵。

由於疲倦，我睡意非常濃。

「絕對不能睡覺。如果睡著了，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遭到印第安人的攻擊而被殺死。」我想。

但是，當我要折回洞口時，竟彷彿醉酒一般，步伐蹣跚起來，靠到洞壁上，就陷入昏睡之中。

不知睡了多久，我被馬蹄聲吵醒。我急忙想跳起來，但是，不知是怎麼回事，儘管我完全清醒了，但是，身體却彷彿石頭般，不能動彈。這時，我發覺某種蒸氣似的東西，籠罩了整個洞穴。那陣氣味微弱，却刺鼻。

「是不是毒氣？」我的頭腦沒有異狀，而身體却不聽使喚，令我覺得很奇

怪。

我是倒在地上，面向著洞口的。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一點洞外的山路。馬蹄聲已經消失，印第安人一定正在悄悄地潛過來。

不多久，一個印第安人的可怕面孔，窺視躺在黑暗洞穴中的我。我認定自己已經完了。兩個、三個、四個印第安人的面孔相繼出現，向我窺視。但是，他們全部浮現出一付恐怖的神情。他們戰戰兢兢地，向後面的人小聲耳語。

突然，一個吼聲，從我背後的洞穴深處傳過來。一聽到這聲音，印第安人立刻驚慌失措，爭先恐後地逃走。

吼聲沒有再度傳來。可是，毫無疑問，洞穴的黑暗中，一定有什麼可怕的東西在。儘管如此，我的身體却不能動彈。

夜來臨了，周遭一片死寂。突然，又是一聲吼聲。我感覺有某種東西在蠕動。我使出渾身的力氣，想掙脫緊緊的束縛。突然，一陣噁心，我聽到彷彿是鋼絲斷裂般的聲音，我便背靠著洞壁，來面對著黑暗中，莫名其妙的敵人，站立著。月光照射進來，我竟然看到了！面向洞口躺著的另外一個我！

「啊！」我大吃一驚，睜大眼睛再看。躺在那兒的另外一個我，穿著衣服，但是，站著的這個我，却像剛出生一樣，赤裸著全身。

「難道這就是死亡嗎?!」我這麼一想，感覺到胸部附近，心臟強烈跳動的聲音，全身的毛孔冒出冷汗。

我跑出洞穴。頭上是亞利桑那州澄澈的星空。我深深吸滿清爽的山中空氣。新的勇氣和力量從身體湧現出來。

洞穴中的那聲吼聲，或許是風或空氣引起的自然聲音吧！

我的心情終於恢復了安定。

「好，我要調查清楚。」我又作了一個深呼吸，眺望眼前遼曠的夜景。岩石磊磊的峽谷，仙人掌散佈的平原，在月光下，安詳地輝耀著，帶著神奇的魅

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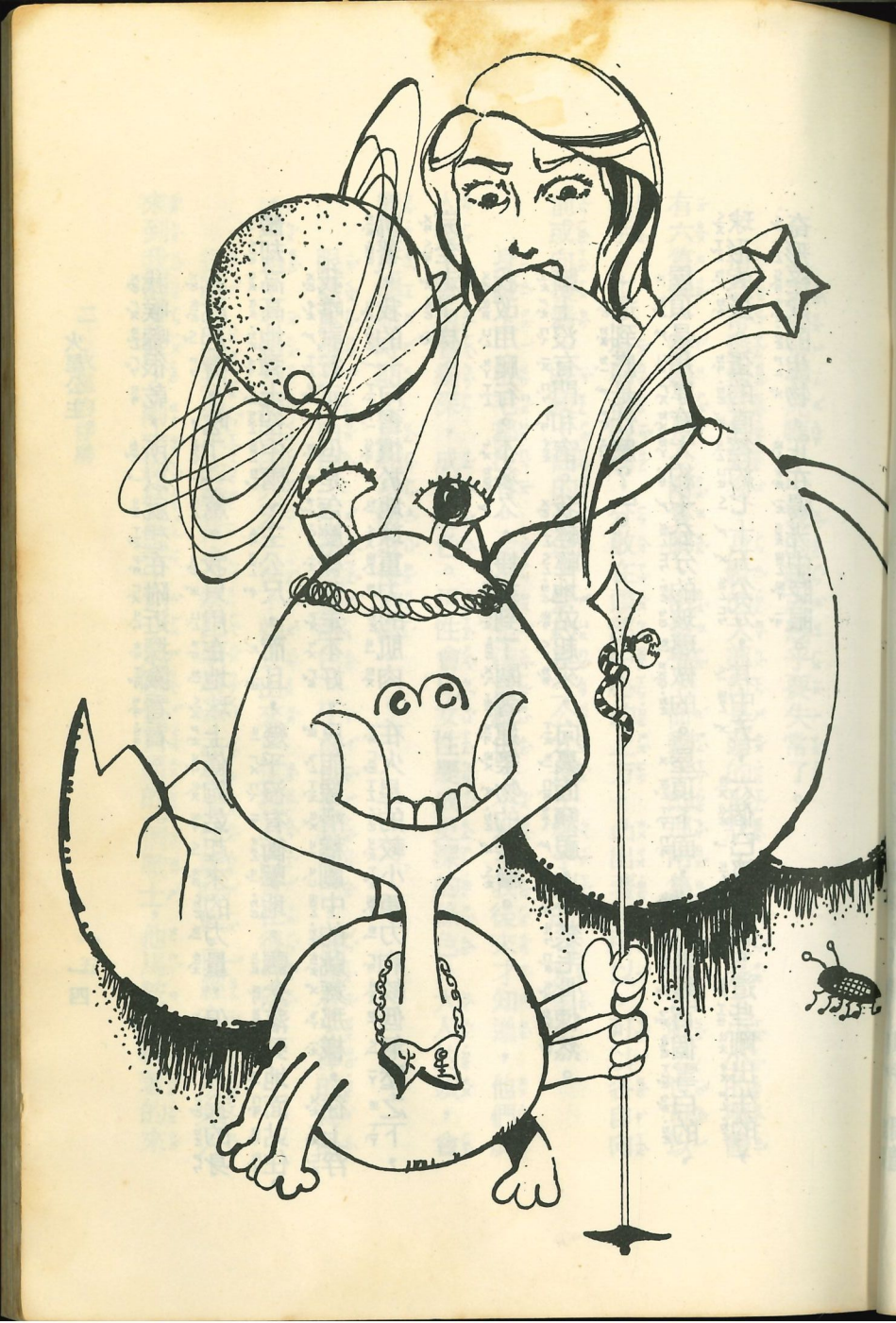
月光映照的銀色遠山、黑色而下沉的峽谷——在這光和影所產生的奇妙美景中，形狀生硬的仙人掌呈現出怪異的圖案。在這西部，大概沒有一個地方，比得上月光輝耀下的亞利桑那州夜景——這麼美，這麼吸引人，這麼能給人力量。這景緻會令人想起地球上任何地方都看不到的、被遺忘的別有天地。

我仰視在空中閃耀的群星。我的眼睛立刻被一顆很大的紅色星星吸引了。

「那是火星，戰神。」（譯註：羅馬神話：戰神爲 Mars。英文即以 Mars 爲火星之名）

這是一個以不可抗拒的強大力量，使我神往的星星。對曾經是軍人的我，身爲戰神的火星，比世界上任何東西都令我嚮往。這個星星正在浩瀚的宇宙中的彼方，向我呼喊，向我招手。

我閉上眼睛，向這管轄我天職的戰神，伸出兩手。就在這一瞬間，我感覺到，我的身體被吸進無邊無際的天空。嚴酷的寒冷襲上我的身體，同時，周遭變成了一片漆黑。



二　火星的俘虜

「我在火星上！」一睜開眼睛，我就知道了這點。

我躺在苔蘚似的植物上。這種苔蘚似的植物，從我的周圍，延伸到無邊無際的遠方。

現在是中午。對於赤裸著的我而言，太陽光是太熱了點。石英的岩石，凸起著，在陽光下閃耀。我看到，左邊約莫一百公尺的地方，有一座一公尺來高的矮牆圍著的建築物。

沒有水。

我喉嚨很乾，所以就想在附近探險看看。

我跳起身，吃了一驚。我只用在地球上僅夠站起來的力量，但是，我的身體却高高地彈上空中兩、三公尺，而且，幾乎沒有衝擊地，飄然落到地面站住。

我嚐試行走，但是怎麼樣也走不好，只能像滑稽劇中的跳舞那樣，往上浮跳著。我的一向習慣於地球重力的肌肉，在火星的較小重力和較低氣壓之下，完全走了樣。

我改用爬行。不多久，掙扎到了圍著建築物的矮牆。

牆上沒有門和窗。我輕輕地站起來，向裏面窺視，不禁毛骨悚然。

「這到底是什麼？」

屋頂是用厚度大約十公分的玻璃做的。屋頂下面，排列著幾百個雪白的、球形大蛋。蛋的直徑約七十五公分，其中五、六個已經孵化。這些剛出生的，奇形怪狀的生物，正在陽光中眨眼。

「這就是嬰兒嗎？」我的神志幾乎要失常了。

這些奇形怪狀的動物，身體的大部份是頭的形狀，頸子很長，小小的胴體有六隻脚。實際上是：兩隻脚、兩隻手，而剩下的那兩隻既可以當脚，也可以當手。——有兩個眼睛，分散在頭部中心的上方，凸出著，所以，可以各自向前或向後看。眼睛上面的耳朵，是約莫三公分長、杯子型的「天線」。

身體上一根毛都沒有。全身都是淺黃綠色。不過，我後來才知道，他們成人後，膚色會變深，成橄欖色。男性會比女性變成更深的綠色。大人的頭，會變得比嬰兒時期，更和身體取得均衡。

眼球本身是雪白色，而瞳孔是黑色。牙齒也是雪白色，很像有光澤的瓷器，不過，有兩顆彎曲的大牙，從下顎長出來。這種臉形實在很可怕。

這時，我聽到很小的聲音，不禁回頭看去。不知道什麼時候，已經有一群火星人來到我的身後了。剛才那個聲音，似乎是隊伍前頭的一個戰士，他馬鞍上綁著的來

福槍，不小心碰到一支長標槍的槍柄，而發出來的。這種槍的槍尖是金屬做的。

這些男巨人，約莫有三公尺半高，體重約莫有一百八十公斤。兩隻右手拿著槍，像人類騎馬一樣，跨坐在很奇怪的獸類身上。這種獸類是一種不可思議的怪物！從腳到肩膀的高度有三公尺之多，腹部兩側各有四隻腳，尾巴尾端擴展而成齊平——跑步時，會突然豎起來。而嘴巴從鼻尖一直到很長而結實的頸部，彷彿是把頭部切開似地巨張著。和騎在牠們上面的火星人一樣，沒有一根毛。膚色是近似黑色的灰色。皮膚滑溜而有光澤。肚子是白色，肩膀和臀部是灰色，足尖是華麗的黃色，沒有爪。沒有爪，和多腳，是火星動物的特徵。

在一個似乎是指揮者的戰士後面，跟著十九個部下。儘管每個人長得好像一模一樣。但是，正如同沒有兩個完全相同的人類一樣，仔細瞧來，他們也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我是赤裸著的，而且沒有武器。

這真是危機四伏險象環生的一刻！

我爲了逃避敵人的襲擊，縱身跳到顯然是火星人孵化器的這座建築物屋頂上。不，我的身體竟彈到空中十公尺餘，越過了建築物，而落到建築物的那一頭，站住了。我自己很吃驚，而他們的驚愕更是非同小可。

「這是多麼驚人的跳躍力，真是神乎其技！」如果他們懂得人類的語言，大概會這麼說吧！

火星人雖然身體碩大無比。但是，和火星引力相稱的肌肉，大概不太有力，動作也比地球人遲鈍得多。他們對我的跳躍「絕技」非常吃驚，同時似乎知道了我無意加害那些嬰兒，所以至少改變了殺我的主意。

我也無意胡亂和他們對抗，因爲我感覺到他們似乎很擅長使用來福槍。那些來福槍由白色的金屬槍身和木材的槍托組成。後來我才知道，那種木材非常輕，非常堅硬。是地球上所沒有，而在火星上也屬珍貴的一種植物。那金屬是

鋁和鋼鐵的合金。火星人的技術，已經能夠把這種合金，鑄煉成遠比地球上的鋼鐵更爲堅硬、優良的東西。而且，這種合金也很輕。使用具有可怕爆炸力的鐳光的長槍身來福槍，具有比在地球上所想像不到的射程和威力。

正在此刻，身爲指揮者的那個戰士，對他的部下作了一個手勢。於是，部下們向原路後退了約莫二百公尺。

指揮者從怪獸身上下來，把槍丟在一旁。除了頭、手、脚、胸上面的裝飾品之外，和我同樣赤裸著。向我走過來。

來到約莫十五公尺的近處時，他把金屬的手鐲褪下來，放在手掌上，向我伸過來，一面用響亮而清晰的聲音說話。

當然，我聽不懂火星人的語言。但是，我想他可能是說：

「這手鐲是友好的表示，請你收下來。我無意和你戰鬥。現在我把武器丟下，命令部下撤退，就是證據。」

「謝謝，我由衷感謝你愛好和平與友好的行動。」我回答的這句話，當然也是他所完全聽不懂的。我伸出手，走上前去，接過手鐲，戴在手上，微微一笑。

他咧開那張大嘴一笑，伸出一隻手來纏著我的手。一會兒之後，在他的指示下，我坐在他的一名部下的怪獸背上。大家朝向一座遙遠的山丘，全速奔去。

前進了十五、六公里後，到達了斜坡。我剛才和火星人相遇的地方，似乎是遠古時代枯乾了的火星海海底。

到了山麓後，我們穿過峽谷，到了遼濶的谷地。這個谷地的盡頭有低平的台地，我望見那兒有很大的城市。

有條荒廢了的道路通往那個城市。進入城市後，道路突然變成很寬的階梯式。建築物中沒有人的跡象。我感覺：大概已經有一段很長的歲月，沒有人住在這些建築物裏了。

市中心附近有一個很大的廣場。這個廣場和附近的建築物中，住著約莫一千個和我所遇見的火星人一樣的生物。

如果他們把裝飾品卸下來，全都是裸體的。女性身高約莫三公尺到三公尺半。和男性不同的是，女性具有似乎是手腳的指甲退化而變成、類似爪樣的東西。同時以身體的比例而論，大牙很大。

進入廣場後，我被衆多的火星人圍住了。前文說過的那位指揮者制止了他們。我被領進一幢非常漂亮的建築物。這個建築物是用鑲著黃金和寶石的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在陽光下，美麗地閃耀著。正門寬三十多公尺，從建築物突出來，門上有巨大的天蓋。通往一樓的緩和斜面，直接通到廣大的房間。

房間裏面，擺著彫刻精緻的木製桌椅。正面講台周圍，坐著好幾十個男火星人。使我稍感奇怪的是，桌子、椅子和其他家具的大小，和火星人完全不相稱，却正合適我的身體大小。這麼看來，在這火星上，除了他們這些奇形怪狀的種族之外，還有別種居民。從周遭古色古香的樣子看來，我覺得，或許這座建築物和家具，是屬於遠古時代已滅亡了的火星民族。

講臺上，坐著一個身材高大的戰士，他身上戴著許多金屬，色彩艷麗的羽毛，和鑲了寶石的皮革等等裝飾品。肩上披著縫有紅色綢布的白色毛皮短披肩。這就是此地的統治者。指揮者陪我會見了這個統治者。

這位指揮者名字叫做泰加斯，是這個部族的副首領。他似乎是一流的戰士和一流的政治家。

泰加斯好像報告了遠征中發生的事。然後，首領對我說了一段很長的話。我微笑著回答。

「我本來是南軍的騎兵上尉，名叫約翰卡特。」

首領當然聽不懂我的話，但還是和我同樣微笑。微笑、幽默感——我感覺到人類和火星人之間有著這共同點。但是，我後來才知道，火星人大笑的時候

，是看到同類臨終痛苦掙扎。他們最大的快樂是用奇特的方法來殺死俘虜。

不久，我被首領和泰加斯帶到廣場上。還不能好好走路的我，像蝗蟲般高彈起來，到處碰撞，受到了很重的撞傷。因此，我改用爬行。他們大概不喜歡我這個樣子，其中一個無聊地大笑而觀看著我的大個子，很粗野地抓住我，用力拉起來。

「你想幹什麼？」我不容許對方無禮，一瞬間握緊拳頭，朝著大個子的下顎猛烈的一拳。於是，大個子像一條牛般，重重地倒下，碰到地上，發出很大的響聲。

我下定決心：

「這麼一來，一切都完了……他們會一齊撲上來吧！即使我沒有勝算，只要一息尚存，就要漂亮地跟他們作戰到底。」

但是，這是多餘的擔心。火星人開始時雖然嚇得目瞪口呆，但一會兒之後，却嘩然爆笑，揚起了拍手和喝采的聲浪。我受到了稱讚！

泰加斯走過來，向我伸出一隻手。當我們走到廣場中央時，火星人一再地齊喊道：

「撒克！」

同時，我看到泰加斯向上跳躍。於是，我明白了他們的要求。

「好，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縮一縮身子，縱身躍起，躍上四十多公尺，然後，重覆著輕輕的跳躍。我的表演「撒克」，在數百個火星人的注視中結束。

他們要求我再表演。但是，我告訴他們我肚子餓了，口也乾了，所以拒絕了他們的要求。泰加斯從群衆中叫出一個年輕女人，給予指示。於是，女人伸手拉我，橫過廣場，走到對面一個很大的建築物。

她把我帶進建築物裏面一個很大的房間—這間似乎是火星人的寢室—床上

舖著綢布和毛皮的這個房間，窗子很大，而且有好幾個，所以房間裏很明亮。牆壁是用花樣很美的馬賽克裝飾，這兒也有古色古香的氣氛。創作出這些美得驚人的造型的人，顯然和現在佔有這些東西、彷彿野獸的一群人，是不同的人種。

女人用手勢表示，叫我在堆積起來的綢衣服上面，坐下來。然後，回頭看看隔壁房間，從牙齒間發出奇怪的一聲「噓！」

和她的信號同時出現的，又是我初次面對的火星怪物。有十隻脚，頭部像青蛙，下顎排列著三排長而銳的大牙。和雪特蘭種的小馬差不多大小。這個怪獸用很短的脚，東倒西歪地走過來，像乖巧的小狗般，在女人的面前坐下來。這隻可怕的怪獸雖然對這個女人很順從，却仍舊是目露兇光，面孔猙獰。

我終於明白了，這怪獸雖然表面上受到友好的對待，却是被火星人抓來的俘虜。

三　看門狗和白猴

這個女人的名字叫做蘇拉，才剛到成熟的年紀。身高兩公尺四、五十公分。我後來才知道，她是泰加斯的隨從。

蘇拉向怪獸發出了一道命令，然後指了指我，才走出房間。怪獸狠狠地打量了我之後，走到唯一的房門口，躺下來。

蘇拉拿著食物和飲料回來。她把這些東西放到我身旁的地板上，開始目不轉睛地注視我。

食物是像乳酪般的硬塊，味道並不好。飲料似乎是某種動物的奶水，有點酸，但是，喝慣後，覺得很好喝。事實上，我聽說火星上只有一種哺乳動物，而這種奶水是從植物中取得的。

我用過餐後，覺得很睏。於是，睡了大概四、五個小時。醒來時，天色已經暗了。非常冷。我發現不知是誰把毛皮蓋在我的身上了。

一定是蘇拉替我蓋上的。我接觸過的所有綠色火星人中，向我表示了同情、親切、情愛的，只有這位姑娘。

夜來臨了。

（感嘆也）「這是多麼嚴酷的寒冷！」

火星上，幾乎沒有黃昏和黎明。明亮的白晝會突然變成黑夜。氣溫的變化也很激烈。如果火星上的兩個月球昇上天空，則晚上也很光亮。但是，沒有月亮，夜便是一團漆黑了。比較遠的那個月亮，繞行火星一圈，要花三十小時又十五分鐘；比較近的那個花七小時半多一點，每晚經過上空兩、三次。火星人

的人工造明技術很原始，對於他們，月光是最值得感謝的。他們使用像蠟燭似的火把，和用一些瓦斯燃燒的、奇特的石油燈。

蘇拉替我重新蓋好毛皮後，我又睡著了。第二次醒來時，周遭已經明亮。房間裏睡著五個女性。那個擔任監視的怪獸，和昨天一樣，身體毫無移動地，躺在房門口。

「如果我想逃走，這個傢伙會對我怎麼樣？」心想著，我決定試一試。我有非同小可的跳躍力。即使這個傢伙追趕我，我也自信逃得成。這個怪獸脚這麼短，大概跑不快吧？

我悄悄地，謹愼小心地站起來。這個傢伙也跟著站起來。我試著擦地而行。我知道了，用這個方法，就不會失去平衡，可以前進得很快。

我一接近，這個傢伙就慢慢地後退。我走出了房間。這個傢伙繞到我後面，跟著過來。

「哦，原來這個傢伙的任務，只是保護我而已。」我想。

但是，到了城市的郊外時，這個怪獸發出奇怪的聲音，露出大牙，跑到我前面。

「我來和這個傢伙開個玩笑。」我對準怪獸奔跑，到快撞到牠的時候，才使出我拿手的跳躍，在離開那兒很遠的地點降落。

對方急轉身，用驚人的速度，向我衝上來。牠速度極快，和牠的短腿不相稱。我後來才知道，這是火星上跑得最快的動物，除了聰明、忠實之外，又有兇暴性，所以被用於狩獵和戰爭，是火星人不可缺少的護衛用動物。

我停止和這個傢伙競爭，急忙回到在城市中的那個建築物。我跳上約莫十公尺高的窗口，抓住窗框，攀登上去，在那兒坐下來，俯視著在下面徘徊，擔任監視的動物。

一會之後——

突然背後伸出來一隻大手，抓住我的衣領，粗暴地把我拉進房間。

「你要幹什麼？」我已經被摔到地上，四腳朝天。向上一看，一個白猴似的巨大生物叉開雙腿，站在我的眼前。牠除了頭上豎著硬梆梆的毛之外，全身沒有一根毛。

這個怪物比我這一向遇到的火星人，更像地球人。這個傢伙用一隻巨大的腳，把我按在地板上。

牠發出奇異的喊叫聲，指手畫腳，但是我不懂牠的意思。

在我背後的牠的同伴們，看到牠的指手畫腳後，便拿著一支很大的石棒，向我走了過來。

「如果被這支石棒打了，我可完了。」我感到恐怖，不敢大意地注視著這個傢伙。

牠的身高約莫四公尺左右。和綠色火星人一樣，在手和腳的中間，有一組手腳兼用的部份。兩個眼睛很接近，但是，沒有凸出來。耳朵長在很上方，比綠色火星人的耳朵長在更旁邊。鼻子和牙齒又像非洲的大猩猩。

和綠色火星人比較起來，這個傢伙還算不太難看的動物。

這個傢伙對準我上仰著的面孔，揮下石棒。

就在這一瞬間——

一隻多腳動物，以閃電般的速度，從門口衝進來，撲向想把石棒揮下來的傢伙的胸膛。

踏住我的白猴發出恐怖的悲鳴，從窗口跳了出去。

牠那個拿著石棒的同伙，和前來救我的動物，扭在一起。一場淒厲的決鬥開始了。

我的救主正是那隻忠實的看門狗。不，這樣猛烈的動物，我實在很難讓自己把牠叫做狗。

我敏捷地站起來，靠到牆壁上，屏息注視這場在人類世界中絕對看不到的恐怖決鬥。

驚人的力氣！

敏捷的速度！

不顧一切的狂暴性！

因此，在地球人所知的範圍內，大概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和這兩頭動物爭一勝負。

擔任看門狗的怪獸，用銳利的大牙，咬住了對方的胸部。由於這一擊，我的看門狗佔了優勢。

可是，白猴用比綠色火星人大得多的手，摀住看門狗的喉嚨，加以勒緊。牠想把看門狗的脖子折成弓形，那種驚人的力量，我也是知道的。

「危險！」我擔心護衛我的怪獸，脖子骨會被折斷，我屏住了呼吸。

但是，想把對方的脖子折斷的白猴，自己的胸部也被對方彷彿老虎鉗的強力下顎咬住，快要被咬成碎肉了。這兩頭動物扭在一起，在地板上滾來滾去。雙方都沒有發出一聲恐怖或痛苦的聲音。

看門狗的大眼睛，好像快要迸出來了，血開始從牠的鼻孔流出來。牠已經相當困窘。

不，那個猴子也是一樣，牠掙扎移動的力量，漸漸變弱。

——在這種情形下，我不能袖手旁觀了。

我的神智清醒了。

我要盡我的責任——這種絕對性的信念，驅策著我，我把那枝被丟在地板上的石棒抓起來，集中全身的力量，對準猴子的腦門，正面揮下。

我聽到彷彿雞蛋被敲碎的聲音，這真是致命的一擊。

我鬆了一口氣。但是我這種感覺也只是轉瞬間的事。我又面臨了新的危機。

剛才逃出去的那隻猴子，從恐怖中恢復過來了，又折回這個決鬥的現場。這個傢伙看到躺在地板上的同伙的屍體，就大聲咆哮。

由於憤怒，牠口沫橫飛。

我驚悸之餘，幾乎喘不過氣來。

「我要勇敢地戰鬥。」除了在毫無勝算的情形下，我一向是積極挺身而戰的。

可是，以我的力量，很難敵過這個未知世界的、狂怒怪物。我恐怕會在一瞬間被殺死。

我站在窗口的附近。心想：能從窗口跳到外面的走廊上，應該能夠擺脫這個怪物。那麼，可能就有得救的機會。

如果我不逃出去，無論多麼拚命作戰，也一定難逃一死。

我的武器是石棒，但是面對對方那巨大的四隻手，又如何作戰？

我可以用石棒痛打對方，對方會用手來接。或許我可以因此打斷對方一隻手。就算這樣很順利，問題却還在後頭。在我進行第二次攻擊之前，對方剩下的幾隻手會斷絕我的呼吸……。

以上這種想法迅速地掠過我的腦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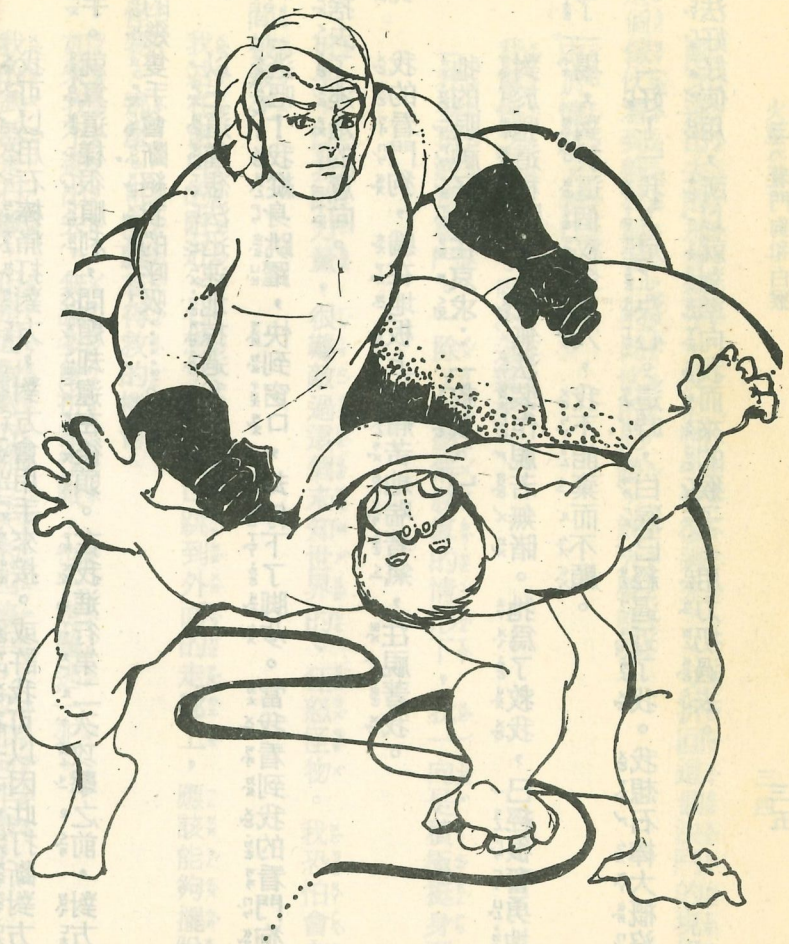
逃吧！我縱身跳躍，快到窗口，却停下了脚步。當我看到我的看門狗，我捨去了逃走的意向。

我的看門狗，躺在地板上，痛苦地喘著氣，注視著我。

牠的眼神好像在哀求：「救我。」

對於牠這種眼神，我無法裝作視若無睹。牠爲了救我，已經很奮勇地戰鬥了一場，對於這個救命恩人，我不能棄而不顧。

「好！」我下定了決心。這時，白猴已經逼近了我。我想石棒大概沒有辦法好好使用，所以就對準向我而來的猴子，用力扔過去。



石棒碰上猴子的膝蓋下面。對方痛苦地呻吟，並發出憤怒的聲音。牠失去了身體的平衡，搖搖晃晃地，張開大手，以巨大的身體正面撲上來。

現在我的武器只剩下鐵拳了。

「混蛋！」我揮起右拳，打中對方的下顎，接著又用左拳打牠的心窩兒。這一拳非常有效。

白猴重重地跌到地板上，彎曲著身體，發出痛苦的呻吟。我抓起石棒，猛然地給予這個怪物最後的致命一擊。

這時，我聽到背後傳來低沉的笑聲。我回頭一看，泰加斯和蘇拉，還有三、四個戰士，站在門口。

他們怎麼會在這兒出現的呢？

原來：蘇拉醒來，發現我不在房裏。便立刻報告泰加斯。泰加斯帶著數名戰士，出外找我。他們來到市郊時，看到白猴憤怒地吐著白沫，衝進建築物。

他們立刻追踪而來，目擊了我和猴子的生死決鬥。和火星人大個子戰士毆鬥。

驚人的跳躍絕技。

加上和白猴的決鬥。

因此，我越發受他們尊敬了。

前文說過，他們沒有友情和愛情這些纖細的感情，但是，對於優秀的武術和勇敢的行爲，他們還是會毫不吝惜地表示敬意。所以，爲了讓他們尊敬和稱讚，只有一再表現自己的武術、腕力和勇氣。

蘇拉自動參加了尋找我的隊伍。但是，她和別的火星人不同，她沒有笑。看到我拚命戰鬥而沒有笑的火星人，只有蘇拉。

不僅如此，她嚴肅的面孔浮現著擔心的神情，注視著我。當我把怪物打死後，她急忙跑過來，小心翼翼地檢查我的身體。當她知道我身體沒有一處受傷後，才露出穩重的微笑，拉著我的手，領我到門口。

泰加斯和他的部下戰士，進來房間後，往下望望曾經救我，也被我救了命的那個擔任護衛的動物。

牠已經恢復了不少元氣。戰士們一面看著牠，一面不斷地交談。

「……」一個戰士對我說話。他發現言語不通後，轉身去看泰加斯。

泰加斯夾雜著手勢，下了一個命令後，想跟著我和蘇拉，走出房間。

情形發生變化，我覺得，他們的話題是關於我的看門狗。

他們到底想把牠怎麼樣？

當我正在擔心的時候，受到泰加斯命令的那個戰士，從皮套中拔出手槍。槍口指向我的看門狗。

「住手！」我一剎那間，衝進去，撥開那個戰士的手。

槍口噴火。不過，子彈打在窗框上，只打穿了窗框的木頭部份和外面的磚

頭。

我在那個動物的身旁跪下，扶牠站起來。

牠膽怯的臉上好像在說：

「請你救我。你是我的救命恩人，謝謝你。」

「跟我來。」我命令，並走起路來。

火星人看到我救看門狗，全都吃驚得目瞪口呆。由我看來，那是多麼奇怪的表情！他們完全沒有感謝、同情一類的心靈活動，從這點看來，他們簡直就像嬰兒。

被我撥開手槍的那個戰士，用請示的態度，注視泰加斯。

「隨他高興去吧。」泰加斯用這種眼神回答後，轉身而走。

我們回到廣場。

就這樣，我在火星上，至少得到了兩個朋友。一個是像母親般，用親如骨肉的關懷、照顧我的年輕姑娘。另外一個是不會說話的可憐的怪獸。

後來我聽說，在荒廢了的城市和枯乾了的海底，到處徘徊生活著的火星人有五百萬之多。後來我才知道，我的看門狗，這醜陋的怪物，心中隱藏著比五百萬火星人全部加在一起還要更豐富的愛情、忠心和感謝的情懷……。

四　誕生和葬禮

早餐的食物和昨天的完全一樣，植物性的奶水和沒有味道的固體物。我知道了，這些就是火星人的食物。

飯後，我由蘇拉陪著，走到廣場。

整條街上的火星人都已經來到廣場上，開始把巨大的動物，繫到三輪車上。這些巨大的動物，很像古代的象，魁偉、健壯。看起來，只要一頭就能輕易地拉動整個大貨車。

車子中坐著穿戴金屬、寶石、絲綢和毛皮等裝飾品的火星人婦女。動物身上則坐著年輕的火星人。拉車的動物沒有戴口鉗和韁繩。戰士們所騎的那種代替馬的動物，也是一樣。他們完全使用精神感應力來指揮這些動物。

火星人的這種精神感應力非常發達。所以他們的語言很簡單，即使很複雜的事情也能夠以簡短的談話解決。在火星上，無論高等動物或低等動物，似乎都能用這種精神感應力彼此溝通。

我被蘇拉引導，坐進一個空車。大隊人馬排成一列。

「到底要到哪兒去？去做什麼？」我當然猜不透啦！

隊伍開始前進。在前頭，有約莫二百名騎著怪獸的戰士，排成五行前進。末尾有同樣的戰士行列防守。兩側有二、三十名戰士護衛。

除了我之外，男人、女人和小孩子都武裝起來了。每一部車子後面都跟著一頭獵狗。我的看門狗也跟在我的車子後面。

這個行列穿渡過城市前面的小山谷，越過山崗，走下水枯了的海底。

進入海底的平地後，這個部隊以極快的速度奔馳。不久，我們接近了我最初看到孵化器的地點。

原來這兒就是我們的目的地。車子分開在建築物的四周排隊。巨人首領和泰加斯、其他幾名幹部、以及約莫十名戰士，從獸類背上下來，走向建築物。這個首領的名字是普特梅。傑德。傑德是王的稱號。

普特梅和泰加斯不知道在談什麼，談了一會兒之後，泰加斯跟蘇拉說話。他大概是說：

「讓約翰卡特到這兒來。」

我從對方的手勢判斷出對方的意思，於是走到他們所站的建築物的旁邊。他們想對我怎麼樣？

我很不安。

但是，當我聽到泰加斯的命令時，我很失望。他說：

「撒克。」

沒有別的事，他又要我在這兒表演跳躍。對於這種特技有充分自信的我，覺得這件事易如反掌，便很漂亮地跳過孵化器和車子的行列。跳躍表演完畢後，他們就不再管我。

因此，我能夠仔細瞧瞧孵化器裏面的情形。除了剩下一、兩個蛋之外，幾乎全部都孵出來了。剛出生的嬰兒們，似乎很想吃東西，他們魔鬼似的可怕身體，無休止地在爬來爬去。

火星人開始在孵化器的牆壁上，開鑿一個能讓嬰兒通過的大洞。出口做好了。年輕的女人和男人便捱著洞口兩側排列，一直排到遙遠的平原。

「大概是要爲嬰兒們舉行什麼儀式吧？」只有這點，是我也能猜想到的。嬰兒從洞口跑出來，在兩排人牆間，跳著跑出來，彷彿是麋鹿——。一直

到人牆的盡頭之前，嬰兒們都可以隨意奔跑。但到了盡頭後，他們就被年輕的男女抓起來。抓到嬰兒後，女人就回到車上。男人抓到的嬰兒，就交給年輕女人。

儀式結束，我回到車子上時，蘇拉緊抱著一個令我一看就毛骨悚然的可怕嬰兒，在那兒等著。

「果然，這就是火星人母子之間的連繫。」

爲了讓諸位讀者了解火星人的生活，我想把我所看到和聽到的有關火星人的育兒制度和人口問題說明一下。

第一點，當嬰兒們在孵化器裏孵化出來時，母親完全分辨不清那一個是自己的孩子。父親也一樣。也就是說，小孩們是部落全體的共有物，各自被交給抓到他們的年輕女人教養。

育兒的方法就是要教會說話和使用武器兩樣事情。

就拿蘇拉來說，孵化器裏面並沒有她自己的蛋。爲什麼？因爲蘇拉還是個太年輕的女人，最近才開始生蛋。——但是，這並不成爲問題。火星和地球不同，他們沒有人懂得親子之間的情愛。或許是，從古相傳的這種育兒制度，剝奪了火星人的愛和感情。

不知道父母的愛，也不知道家庭的這些嬰兒們，一直到他們能夠實際顯示出，適合於生存的體力和鬥爭力之前，他們所被允許的只是生存而已。如果一旦被發現是殘廢，或有什麼缺陷，立即會被殺死。不過，從孩提時代就嚐到各式各樣痛苦的他們，是從來不會掉眼淚的。

另一方面，火星人的大人並不是毫無意義地殘酷對待小孩。在天然資源越來越減少的情形下，他們被嚴酷的生存競爭壓迫著。因爲養育一個新生命，會給種族全體增加非常大的負擔。所以，他們不得不在孩子中，挑選最健壯的。一個火星人女人每年生十幾個蛋。所有這些蛋都被測定大小、重量和比重

，放在不會孵化的低溫地下貯藏室。

然後，每年由二十名評議委員予以嚴格檢查，選出約莫一百個最好的蛋。其他的蛋就全部被敲碎。五年間選出的蛋大約有五百個，一起被放進孵化器，用太陽光線孵化兩天。出生率和死亡率就這樣被好好地控制著。

今天我所看到的，就是這些孩子們出生的光景，養母和養子結親的儀式。

孵化器之所以被建在幾乎不會被發現的偏僻地方，而且建得很堅固，就是因爲怕別的種族發現而加以破壞。如果孵化器受到其他種族的攻擊，那五年間就不會有一個小孩出生。人口增加太多固然麻煩，過份減少也很糟糕。這就是他們保存種族的辛苦所在。

我所認識的綠色火星人部族有三萬人。他們流浪居住的地方，是南緯四十度到八十度之間的廣大平原和乾燥地帶。他們的根據地在西南方，兩條運河相會的地方。

他們的孵化器，在他們領土的遙遠北方，人煙絕跡的偏僻地方。

小孩們和養母結親的儀式結束後，大部隊又回到原來的城市。其他的人雖然過著優哉悠哉的生活，但是，第二天一大早，戰士們就得騎著怪獸出門，直到黃昏才回來。他們是去把貯藏在地下室的蛋移到孵化器。

蘇拉的工作加重了。她要照顧我還要養育嬰兒——說起來，我和嬰兒的教育程度差不多。而蘇拉似乎決定要一同教育我和嬰兒。

蘇拉的孩子，身高約有一公尺二十公分，是個體格很好，很強壯的男孩。這個小孩記憶力很好。對我來說，是個很好的競爭對手。

前文說過，火星人的語言非常簡單，我在一星期內就精通了，我所想的一切都能讓對方了解，對方跟我說的話，我也能完全聽懂了。而且，在蘇拉的指導下，我又鍛鍊了我的精神感應力，變成能夠感悟我周遭發生的一切事情。

但是，蘇拉却說：

「奇怪。」

對，我發現我的精神感應力和別的火星人不同。別人的精神感應力，即使不是向我發的，我也能了解，而他們却怎麼都不能了解我的心意。

起初，我很焦急煩惱，但是後來我覺得這是好事。我能用精神感應力了解他們的心意。相反地，他們却不能了解我的心意。所以，我比火星人站在更有利的地位。

幾天後，綠色火星人的大部隊向根據地出發。

「折回！折回！」突然發出這麼一道命令。

於是，火星人立刻向附近的建築物入口，快速奔跑。兩、三分鐘後，戰士、怪獸、車子和巨象，都像烟消雲散般，失去了踪影。這似乎是經過好幾年徹底訓練的，漂亮避難做法。

我和蘇拉一起進入的，是上次我和白猴戰鬥的建築物。

「到底來了什麼樣的敵人？」我很想知道這突如其來的退却，是面對了什麼樣的敵人。所以我就登上二樓，從窗口環視山崗，和山崗後面的群山。

我睜大了眼睛。

在附近的山崗上空，一艘又一艘，慢慢飛過來的，是長而扁平的、灰色而巨大的太空船。這個太空船隊一共有二十艘，正以悠然的低空姿勢向這邊飛來。船身從首到尾，懸掛著奇怪的旗幟。船首上畫的奇特的花紋，在陽光中閃耀著。前甲板和舷側上有許多人。

就在這時，綠色火星人突然從窗口朝迎面而來的太空船，發動猛烈的射擊。事先並沒有一點警告。

眼前的光景立刻改觀了。

領頭的太空船立刻改變方向，轉過船舷，開始開火應戰。其他的太空船也採取了同樣的行動。他們一面不斷地砲擊，一面平行著建築物飛繞著，畫過一

個大圓圈後又飛回去，再度開砲。

但是，綠色火星人的射擊，非常驚人的。

「這是多麼漂亮的攻擊！」我從來不曾看過這麼準確的射擊。流彈大概在百分之二十以下。好像一發子彈響過，太空船上的人就被射倒一個。太空船上的旗幟和船舷相繼燃燒起來。

相反地，太空船方面的砲火並沒有多大效果。事實上，由於地上出其不意的、漂亮的砲火齊射，使得太空船上的火器準照裝置，早被擊毀了。

綠色火星人的作戰方法很有組織。完全由射擊高手組成的隊伍，專門負責射擊敵人船隊主力火器的無線電搜尋準照器。而另外一隊則以敵人的小火器、砲手和軍官爲射擊目標。其他的戰士則對敵人的船員、操舵器和推進器予以集中射擊。全隊每組都有各自規定好了的射擊目標。

大概火拼了二十分鐘——

太空船隊改變方向，飛返原路遠去。其中幾艘顯然失去了原來的速度。他們已經談不上作戰，簡直是在逃命。

看到這情形，地上的戰士們急忙登上屋頂，對準遠去的太空船隊，予以猛烈的追擊。

太空船隊一艘一艘地飛到遙遠的山那邊，不見了。有一艘勉強飛著的被留下來。

這艘是首先遭到突擊的太空船。甲板上一個人也沒有。船員大概全死了。這艘太空船搖搖擺擺，一副要墜地的模樣。不久，它改變方向，向這邊折回來。戰士們停止射擊，因爲顯然地它不僅失去了作戰力，而且也不能好好地飛行，更無法逃走了。

太空船接近這個城市。戰士們敏捷地跑到平地上。因爲高度還很高，他們無法跳上甲板。

我能夠望見船上七零八落的屍體。但是看不清他們是什麼樣的生物。

太空船受風吹動著飄流，顯然將會撞上南邊大約一哩外的建築物。除了一部份戰士留下來防備敵人的援軍外，大部份的戰士都去追太空船了。

太空船接近建築物。戰士們從建築物的窗口跳到船上。他們用長槍頂住建築物，以緩和碰撞。船上扔下好幾條有鈎的繩子，下面的戰士們把太空船拉到地面上。

戰士們搜查了船內的每一個角落。他們拖出一個很小的生物。

「好像還有殘存者。」我想。

我從陽台上看到那個俘虜用兩脚站著走路。他的身長不到火星人的一半。對我來說，這是在火星上看到的又一種新的怪物。

戰士們花了好幾個小時，奪取船內比較有價值的東西。他們使用許多車子裝運戰利品。其中有武器、彈藥、絲綢、毛皮、寶石、有彫刻的石頭容器、許多固體食物和飲料。也有我在火星上第一次看到的許多木製水桶。

裝載完畢之後，戰士們用繩子綁住太空船，把它拖到谷地深處。我從陽台上，隔著很長一段距離觀看著。戰士們似乎將好幾個玻璃瓶中的液體澆在甲板和屍體上。

不久，戰士們走下太空船。最後一個戰士把一個東西扔進船中。等他看清楚船上冒出火焰後，才轉身。

綁住太空船的繩子被解開。這艘巨大的太空船被濃烈的火焰包圍著，緩慢地飄上空中。

這個空中戰艦隨著燃燒，不斷減少重量，一直上昇。我登上屋頂，注視著它遠去，一直到它在天邊失去踪影爲止。

「這是多麼莊嚴的光景。」我心懷恐懼、喃喃自語著。

在遼濶無際的火星天空中，一直上昇的無人太空船，被火焰包圍著。那個

形象是非常莊嚴的。

「大太空的火葬。」這個稱呼大概很貼切吧！

我的心情變得非常憂鬱。爲什麼？

我很想使自己認爲這只是綠色火星人打死了其他火星人，但是，我的心情却怎麼也舒坦不起來。我總覺得好像是自己同種族的軍隊被完全消滅了似的。這這種悲傷和空虛不斷從我的心底湧出來。

對那些素昧平生的敵人，我心中產生了奇異的親密感。甚至還期望著：

「太空船隊的戰士們呀！我希望你們再回來，對這些野蠻的火星人報仇。」

我慢慢地走到街道上。我的看門狗烏拉理所當然似地緊跟在我的後頭。

「我一直在找你哩。」蘇拉認出了我，飛跑過來。

綠色火星人的大部隊幾乎全體都回到廣場了。

「怎麼了？」

「我真擔心你啦！今天的出發已經中止了。」蘇拉把這個意思，夾雜著心電感應力告訴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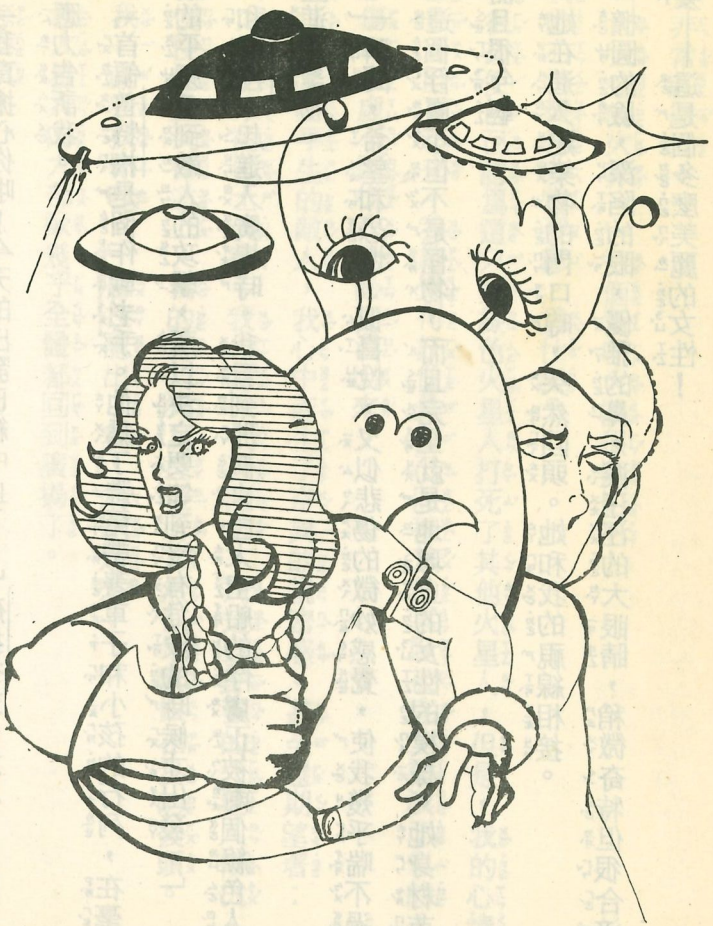
「首領普特梅是個作戰老手。他爲了避免帶著車子和小孩的行列，在毫無遮蔽的平原受到敵人的攻擊，所以決定要等到沒有危險的時候才出發。」

和蘇拉一起進入廣場時，我看到那個來自太空船的俘虜正被兩個綠色人女人拉進建築物。

一瞬間，希望和恐懼，似喜悅，又似悲傷的微妙感覺，使我幾乎喘不過氣。這個俘虜不但不是怪物，而且完全就是地球上的女性的模樣。她身材苗條，而且很年輕。

她在進入建築物的門口時，突然回頭。她和我的視線相接。

橢圓的臉，深陷的眼，優雅的鼻，淚汪汪的大眼睛，稍微奇特但很合適的黑髮——這是個多麼美麗的女性！



帶著微紅的銅色皮膚，面頰和嘴唇是鮮艷的深紅色。她和綠色火星人女人一樣，沒有穿衣服。如果把裝飾品拿掉，那就全裸了。但是那副均勻而美麗的肢體，正因爲沒有衣服，反而更漂亮。

她一看到我，吃驚得睜大眼睛。她輕輕地搖了一下手，似乎是給我什麼信號。我看不懂她的意思。她本來浮現著希望的臉色，一下子變得不愉快和輕蔑交集的失意。

我還不太知道火星人的習慣。但是，直感告訴我她要我救她。

我很後悔沒有回答她的信號。這時候，她被帶進荒廢的建築物中，不見了。

五　心靈的接觸

在一旁看到我和女俘虜相遇的蘇拉，臉上浮現著某種表情。這種表情是好意，還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我的火星語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運用自如，但是還不太熟練。却說，現在馬上就要產生一名新的火星戰士了。一套裝備和武器被搬進我住的房間。蘇拉和另外幾個女人把這些東西改小而適合我的體型。我把這些東西穿戴起來。

武裝起來的我，由蘇拉教導使用武器的秘訣。我和蘇拉的孩子每天一起花幾個小時學習。我曾經使用過類似的地球武器，所以進步很快。

和她們一起生活之後，我知道了火星人女人非常辛勤能幹。

首先，她們要教孩子戰鬥技術。她們又要製造武器、火藥和子彈。此外，她們還要做生活所需的一切東西。一旦發生戰爭，她們又要加入後備軍，以不讓鬚眉的高昂鬥志，對敵人作戰。

至於對哪一種敵人，要在哪兒，用什麼方法作戰？部隊應該如何活動？這些戰略性的考慮，則是男人的任務。

此外，男人對個別的事件，作法律的考慮。新的麻煩發生時，由和犯人地位相同的人組成陪審團，不受舊案例拘束地加以判決、處理案件。

過了幾天，我終於能夠看到那個美麗的女俘虜。

她被帶著，正要進入我第一次去見首領普特梅的那個房間。

她似乎在和監視她的女人們交談著什麼。她們雖然種族不同，但是同爲火

星人，有共同的語言。

——我必須更快、更深入地學習火星語。

我簡直熱心到都令蘇拉厭煩的程度。

當時，我們的宿舍裏住著蘇拉、蘇拉撫養的孩子，另外三、四個女人和剛剛從蛋裏孵出來的兩個小孩，以及看門狗烏拉。女人們有在睡覺前無所不談的習慣。而我老是沈默不語，敏銳地豎耳傾聽。

這晚的話題是那個美麗的女俘虜。

「我們什麼時候才能夠看到那個紅人被殺？」一個女人說。

「還不知道殺不殺哩。或許普特梅先生想讓那個女人活著，來交換想要的東西。」另一個女人回答。

這幾個女人之中，有一個擔任監視女俘虜，名字叫做薩克吉的年老女人。所以，她們自然以薩克吉爲中心來進行交談了。

「他們已經決定帶她到撒克去。在哈朱斯先生召開的競技大會上，她將嚐到死的痛苦。」薩克吉說明。

於是，蘇拉帶著同情的神色，插口說：

「不知道要讓她怎麼個死法？……她這麼可愛、漂亮，讓她活著當人質不是很好嗎？」

蘇拉的話似乎引起薩克吉爲首的幾個女人不高興了。

「蘇拉，像妳這種人，最好在一百萬年前出生。」薩克吉諷刺地說。「那時候，地面上凡是凹陷的地方，都滿了水，生活在水上的傢伙們，和水一樣，軟癱癱地，很差勁。如今時代進步，妳那種想法已經落伍，行不通了。如果讓泰加斯知道妳是這麼差勁的懦弱鬼，那妳就糟了，以後再也沒有人會讓妳擔任母親的重要任務了。」

「我對那個紅色女人有這種想法，也不算壞事吧？」蘇拉反駁。「那個女

人並不是爲了幹掉我們而來的。倘若我們被她抓到，她也不會對我們作出殘酷的事。紅色男人們之所以要打仗，根本原因還是因爲我們先挑釁。除非不得已，否則他們是不會打仗的。他們全都過著和平的生活。相反地，我們老是連同伙之間也打仗。從打破蛋殼出生之日起，到被召到那條神秘的伊斯河之日爲止，每天都是以血洗血的爭鬥。據說那黑暗的伊斯河的流水，會把我們帶到未曾見過的世界，這至少可以使我們擺脫了目前這種令人討厭的生活。可以說，早死的人是幸福的。妳們要怎麼向泰加斯打小報告，我都不在乎。我不會遭到比在這兒的可怕生活更殘酷的事。」

蘇拉這種肆無忌憚的意見，使其他女人們嚇破了膽。

「妳說的話多麼可怕！」

「妳到底神經正常不正常？這種話是絕對說不得的。」

她們齊聲責備蘇拉，然後沈默下來，不久就睡着了。

蘇拉的話中所提到的伊斯河，是條神秘的死亡河流。火星人不會衰老，四十歲的大人和一千歲的老人，外表上沒有不同。火星人將近一千歲時，就會自己主動走進伊斯河，去死。他們會被流到哪兒去，活著的火星人沒有一個知道。向來不曾有人從這條河流回來，而且有個老規矩：一旦走進這條黑暗而寒冷的河流，就不許再回頭。

蘇拉剛才等於是說：與其過著現在這種悲慘生活，不如死了還比較幸福。

——蘇拉至少對那個女俘虜有好意。

這點大概不會錯。我覺得我被交給蘇拉，而不是交給其他的女人，對我是一件好事。親切地照顧我的她，討厭殘酷和粗暴的事。有這等好心腸的火星人，在火星上是很稀罕的。

「如果我和那個女俘虜要逃走的話，也許蘇拉會幫助我們。」我有了這種感想。

就算逃走了，也不知道能不能找到比現在更好的住處。但是，不管前途如何，與其處身在這些被血腥鬥爭驅使著的綠色火星人中間，還不如跑進和自己外形一模一樣的紅色火星人的世界。

總之，我已經決定：一有機會就逃走。

第二天早上——

我走出宿舍，走到我未曾走過的街道。蘇拉告訴過我可以隨意到處走動。不過，有兩個條件，第一是要帶著武器，第二是不可以走到城市外面。這是因爲在古代火星文明的廢墟裏，蠢動著上次那種和我決鬥的白猴。

蘇拉又說，如果我想走出城市，看門狗烏拉大概不會答應。如果我不聽從烏拉的警告，牠一定會露出牠兇猛的本性。

「牠甚至於會殺你。」蘇拉補充說。

我在那條街道上走著，走著，突然已經走到城市的郊外了。

眼前有一排排的矮山崗，山崗之間有峽谷。

「那邊不知道有什麼樣的景色？」我像我的開拓者祖先一樣，渴望到未知的地方探險，我按捺不住這種渴望。

「對了，這也是試探烏拉的好機會。」我如是想法。

這頭怪獸和我有親密感大概不會錯的。我曾經兩次救過牠的生命，牠對我這個救命恩人的感謝，和對牠的殘酷飼主們強加給牠的責任感，到底何者比較強烈？關於這點，我多少有點自信。

接近界線的時候，烏拉憂心忡忡地跑到我的前面，用身體擠我的脚。牠沒有露出大牙吼叫。

「拜託你，請你不要到那邊去。希望你不要有走出這兒的奇怪念頭。」烏拉的態度好像在哀求我。

我在地上坐下來。我不曾愛撫過這類面目猙獰的怪獸。但是，這時我像在

地球上撫摸愛犬和其他可愛的寵物那般，把烏拉粗大的頭抱起來撫摸，用剛學會的火星語，對牠說：

「好，好。好孩子。你是我的真正朋友，我愛你。」

烏拉立刻高興地張開牠的大嘴巴。牠上顎的大牙全部露出，鼻尖上起了皺紋，大眼睛埋在鬆弛的肉裏，幾乎看不到。如果你看過可莉的笑容，你就能大致明白烏拉臉上的樣子。

烏拉仰躺下來，在我的脚邊打滾。牠縱身躍起，向我衝過來，用牠巨大的身體推倒我。這和地球上的小狗跟人嬉戲，是完全一樣的。

牠打滾了之後，把背部伸出來，向我偎靠，好像在請我愛撫。我捧腹大笑。烏拉看到我大笑，就畏怯起來，停止嬉鬧，悲傷地靠過來，把醜陋的頭伸到我的兩膝之間。

我想起了笑在火星上的意義。在火星上，笑只是看人痛苦或死亡時的表情。

我止住笑，撫摸烏拉的頭和背。

「跟我來！」我用嚴厲的語氣命令牠，然後，我鼓起勇氣，走向城市的郊外。

烏拉再也不反抗我，顯然，一種嚴厲的主從關係——忠實的從和絕對性的主人，已經在我們之間形成。

我們只花了幾分鐘，就走到山崗。沒有什麼令人發生興趣的東西。峽谷中，開著色彩鮮艷、形狀奇怪的野花，山崗向北排列著，和遙遠的大山脈相連。早晨的散步就這樣結束了。不過，我有了意外的大收穫。那就是，我和怪獸烏拉能夠作心靈的接觸了。

烏拉已經不再是泰加斯所能信任的看門狗了。不過，我必須不讓他們知道烏拉的改變。

同時，我決定在逃走的準備沒有完成之前，不再走到指定區域之外。

如果今天的事情被他們發現，他們一定會取消我單獨行動的特權。不，更嚴重的是，烏拉會被看成不忠實的看門狗，而被殺掉。

回到廣場時，我又看到了那個女俘虜。

她被監視人陪著，站在謁見室的門口。她用傲慢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就轉身背向我。

她好像是說：

「你算什麼？……你又不是綠色人，却與殘忍的綠色人狼狽爲奸，還洋洋得意。我看不起你這種人。」

她的態度和地球女性一模一樣，富有感情。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傷害，但是，一方面，我也感到依戀，而心疼。

她具有和文明社會的人類相同的本能和感情！

這是一個多麼美好的發現！

綠色火星人的女性如果要表示輕蔑和憤怒，一定會刺出劍，或扣動槍的扳機。她們在老早以前，就失去了感情。——不，其中有一個人是例外。那就是蘇拉。蘇拉是像古代火星人那樣，衷心盼望愛與被愛的，難得的女人。

和蘇拉一樣，那個女俘虜也具有人類應有的感情。

不久之後，首領普特梅帶著幹部們，走進建築物，命令手下把女俘虜帶進去。

我毅然進入謁見室。我曾經向蘇拉要求：「我不喜歡讓人逼我說話，所以，請妳不要讓別人知道我已經學會火星語。」因此，他們還以爲我聽不懂他們的語言。所以，當我進入謁見室後，他們也沒有防備我。

普特梅坐在講台正面，幹部們坐在階梯上，女俘虜由兩個監視她的女人陪著，站在講台前面。

擔任監視者的其中一人是薩克吉。她對待俘虜非常殘酷，她不是用她退化

的爪抓對方的肉，就是把對方的胳膊反擰上去。她要俘虜走路時，會突然粗暴地一拉或猛推，好像要把一切憎恨和殘忍發洩在俘虜的身上。

普特梅忽然發現我在場。他回頭向泰加斯表示焦急。泰加斯回答他幾句話，我聽不到泰加斯說的話。不過，普特梅聽到泰加斯的回答，笑了笑。

我能猜想他們兩人的對話。

「泰加斯。這個傢伙在這兒哩，約翰卡特在這兒哩。我們的話被他聽到了，不好吧？」

「不用擔心。他還沒學會我們的語言。」

「哦，這個傢伙還是個聾子、啞巴。」

之後，普特梅便忽視了我，對女俘虜說：

「報出妳的名字來。」

「我是赫留姆加吉克的女兒——蘇莉絲。」

「妳們的太空船隊遠征來此有什麼企圖？」

「我們是爲了重繪氣流圖，調查大氣密度而來的，純粹的科學調查隊。是我祖父赫留姆的皇帝派遣來的。」美麗的女俘虜以沈着的聲音回答。「我們沒有準備戰爭。你們從旗幟和船體的顏色就可以看出來，我們是爲了和平的任務而來的。我們的工作對你們也是有利的。由於我們辛苦開闢的科學力量，你們才能活到今天，因爲以前在這火星上，只有夠一個人活下去的空氣和水。長期以來，我們在你們綠色人野蠻而愚蠢的妨碍下，保持了空氣和水。」

美麗的女俘虜說到這兒，停一停，又以激烈的語調，繼續說：

「你們到底爲什麼不願意敦親睦鄰，和伙伴們和好相處呢？！你們的生活和不會說話的禽獸有什麼不同?!你們沒有文字，也沒有藝術，而且沒有家庭，也沒有愛。你們好幾代以來，一直都是歪曲、可怕的思想下的犧牲者。你們憎恨其他的種族，同樣地，在自己種族之中也互相憎恨。我們應該回到我們共同的

祖先那種生活。我們應該恢復愛和友情。道路是暢通的，紅色人的手已經向你們伸出。如果我們全體合作，就能使這個衰弱的火星復活。歷代紅色人皇帝之中，最偉大的皇帝的孫女兒正在向你們請求，你們知道嗎？」

蘇莉絲講完之後，周遭一片沈默。普特梅和他的部下們都目不轉睛地，互相注視著彼此的面孔。

他們在想什麼，我不知道。不過，他們的心被打動了，是確實的。如果這時候有一個地位崇高的人響應蘇莉絲所說的話，表示出拋棄過去習慣的勇氣，那麼，或許火星的黎明就到了。

泰加斯站起來了。他的臉上浮現綠色火星人不曾露出的難過表情。顯然，過去的舊傳統和習慣和他自己，正在他的心中爭戰。

他開口了。一瞬間，他那兇猛可怕的面孔，浮現溫柔的神色，而發出光輝。但是，就在他才開口之際，發生了料想不到的事情。一個年輕的戰士，似乎明白了多數年長者的想法，從講台的階梯上跳下來，把柔弱的女俘虜揍倒。

「怎麼樣？這個紅色人俘虜！」年輕戰士用脚踩住倒在地上的女俘虜，回頭看看幹部們，用可怕的、陰鬱的聲音大笑。

——泰加斯不會沈默吧？

我以爲泰加斯會毆殺那個戰士。普特梅對那個戰士的野蠻行爲也沒有高興。但是，這只是一瞬間的事，他們很快地恢復了本來的面目。

也就是說，他們露出了微笑。如果照往例，他們會帶著殘忍的心情大笑。但這時他們只露出微笑，所以我覺得事情還有挽救的地步。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自己已衝到大廳的中央了。

「你想幹什麼？」我這麼一喊，就攻擊那個年輕戰士。

被憤怒衝激著的我，氣勢洶洶，縱然和大廳中全部的戰士爲敵，也毫不畏懼。

對方拔出短劍，我也拔出短劍。按照規定，伙伴之間的戰鬥，必須使用和對方相同的武器。

我撲到對方巨大的胸膛上，一面用左手抓住他巨大的大牙，一面對他的胸膛連刺幾刀。

敵人被我緊貼著，無法好好使用短劍，想違反規定，拔出手槍，也沒有成功，只能胡亂掙扎。他一身沾滿了血，倒在地板上。

蘇莉絲以不安和恐懼的眼色，注視著決鬥。我把她抱起來，走到房間角落裏的一張長椅前面。

這回，沒有一個人來和我對抗。

「振作點！」我撕開綢布披肩，擦拭從她鼻孔流出來的血。

她一隻手按著我的手臂，注視著我的眼睛，說道：

「你爲什麼要爲我這麼做？第一次相見的時候，你連一副溫柔的面孔都沒有！現在，你却冒著生命的危險，和自己的伙伴戰鬥。我真不了解你。你是一個多麼不可思議的人！你和我們一模一樣，皮膚又像白猴那樣晰白。告訴我，你是人呢？還是比人更高的什麼？」

「這是件很奇怪的事情。三言兩語是說不完的。說出來，也沒有人會知道。反正，我是妳的朋友，這點妳要確信。雖然我被他們拘禁著。但是，我要保護妳，爲妳盡力。」

「你也是俘虜？那你所佩戴的武器和撒克族幹部的徽章是怎麼回事？你叫什麼名字？你的故鄉在哪兒？」

「我是俘虜，叫做約翰卡特。地球的美利堅合衆國的維吉尼亞州是我的故鄉。但是，我不知道他們爲什麼給我武器，也不知道這是什麼徽章。」

我們的談話到此被打斷了，因爲一個戰士拿來一副武器和裝備。這些東西是剛才被我殺死的那個戰士的。這位戰士稍帶驕傲。不過，還是恭恭敬敬地，

把這些武器交給了我。

「哦。」我點頭。他們是讚揚我的驍勇，並爲了表示讚揚，把我所殺死的戰士的武裝和地位授給了我。這是他們綠色火星人的規定。

泰加斯向我走過來，他帶著諷刺的笑容，冷冷地注視我，說道：

「兩、三天前，你似乎還是個聾子、啞巴，現在却能說一口流利的火星語嘛。約翰卡特，你是在哪兒學的？」

「這要感激你，泰加斯。你派給了我一個非常優秀的女老師。」

「蘇拉似乎教得很好。不過，在其他方面，你還差得很。你和兩個幹部戰鬥過了。你只要在其中一次失敗，你不知道會遭到什麼禍呢？」

「大概會被對方殺死吧。」

「不。不會。火星人戰士除非要保護自己，別無他法之外，絕不會殺死俘虜。我們爲了某種目的，讓俘虜活著。」

「爲了什麼目的？」

「以後你會知道。不過，現在要救你的命，只有一條路。如果哈朱斯承認了你的勇敢善戰，認爲你有當部下的價值，你就會被接受爲部族的一份子，你就能成爲一個堂堂的撒克人。在你到達哈朱斯的根據地之前。現在，由普特梅決定，把你所戰勝的幹部的待遇授給你。不過，比你高級的幹部們，有把你安然帶到我們偉大的統治者那兒的責任。知道了嗎？」

「知道了，泰加斯。不過，你也知道，我不是火星人。我對事情的想法，和你們不同。所以，我也只能照著自己的良心，依照自己國家的規律行動。如果你們能夠讓我這麼做，我就會安份守己。要不然，我希望你們每一個火星人把我當作外國人，尊重我身爲外國人的權利。如果你們不答應這些，那無論發生什麼事，我都不管。還有最後一件要請你們知道的事，我不知道你們要怎麼樣對待這個不幸的女性，但是，我絕對不容許任何人傷害她，或侮辱她。如果

有人傷害她，或侮辱她，我會好好地和他算賬。你們蔑視同情和慈愛。但是，我不同。同情和慈愛，這些感情和鬥志是絕對不會互相衝突的。如果你們需要，我能夠使你們最勇猛的戰士了解這一點。」

平常不喜歡長篇大論的我，爲了要打動綠色火星人的內心，竟大膽地說了。我的目的似乎達到了。我這篇充滿熱情的長篇演說，給了他們強撼的感動，這點由後來他們對我的態度變得更加客氣，就可以明白。

這時，泰加斯對我的主張似乎有了好感。但是，他却說出謎一般的話。他說：

「我想我很了解撒克族的皇帝哈朱斯。」

我扶起蘇莉絲，在他們狠狠地注視下，走向門口。

現在，我也是一個堂堂的幹部了。我不准他們冒冒失失地出言干預。實際上，也沒有人阻攔我。

就這樣，赫留姆國的公主蘇莉絲和維吉尼亞州的紳士約翰卡特兩人，帶著忠實的看門狗烏拉，走出火星的撒克族首領普特梅的寂靜無聲的謁見室。

六　危險的影子

我決定把女俘虜蘇莉絲交給蘇拉照顧。而且我必須爲蘇莉絲尋找一個新的宿舍，是擔任監視的、令人討厭的薩克吉管不到的宿舍。

我自己則決定住在男人們的宿舍。

「約翰卡特，你現在已經成爲一個堂堂的幹部了。」蘇拉一面看我的裝備，一面說。「我必須服從你的命令。當然，這是很令我高興的。這些裝飾和武器本來是屬於一個年輕男人的吧？他是一個了不起的戰士，曾經將地位很高的對手一個一個擊殺了，地位也跟著昇高，已經成爲第十一號幹部。最高的是普特梅，其次是泰加斯……你是第十一號，所以，在你上面，武藝比你好的幹部只有十個。」

「如果我把普特梅擊倒的話呢？」

「那你當然就成爲第一號了。不過，這必須由幹部審議會全體一致認可兩人的決鬥才行。要不然，就是對方向你攻擊的時候，你可以爲了防衛自己，擊斃對方，也能夠因此成爲第一號。」

我笑了。我不想殺死普特梅成爲撒克族的首領。

我擔心的倒是那個擔任監視的薩克吉。

我帶著蘇莉絲走到廣場時，曾經和薩克吉發生了小小的爭論。

那時，薩克吉從後面追上來，想強行把蘇莉絲帶回去，我非常生氣。

「放手！妳如果再虐待這個人，我絕不饒妳。妳聽著，妳會失去妳的生命！記住吧！」

殺妳——這個字眼在這兒是個禁忌，但是那時我不知道。火星上，有男人不能殺女人，女人不能殺男人的規定。薩克吉用不懷好意的眼神瞪了我一眼之後，離去了。當然，我也沒安好心眼。

我、蘇拉和蘇莉斯三人一起出去找宿舍。我們立刻找到一個很好的房子。這是一個比以前住的更靠近謁見室，構造很漂亮的房子。

有非常漂亮的臥房，大理石的天花板，用金屬鏈吊著的金屬床。室內的裝潢也很精緻。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是，和以往構圖都不同的——壁畫上畫著人物。

和我同樣的人——膚色比蘇莉絲還白，鑲著貴重寶石，下擺很長，很優雅的衣裳。帶著金色和一點紅色的青銅色頭髮，非常漂亮。構圖是白色皮膚、金髮的人們在遊戲。

「啊，多麼美麗的圖畫！」蘇莉絲看到已經滅亡的古代民族遺留下來的這張藝術作品，發出了驚嘆的聲音。

蘇拉沒有表示任何反應。我則對替蘇莉斯找到的這幢房子很滿意。

「蘇莉絲，這個房間很適合妳住。」

「謝謝，約翰卡特。」

「我會監視蘇莉絲……」我對蘇拉說，「請妳去拿寢具、食物和炊事的工具。」

蘇拉出去後，蘇莉絲的面孔含著微笑，轉向我。

「你就是不監視我，我也不會逃走。不管你到哪兒，我都要跟著你。我曾經誤會過你，我很抱歉……」

「對，要逃，就一起逃。」

「不過，有一件事，我覺得非常不解。我已經知道你和綠色人之間的關係，但是，你到底是從哪兒來的呢？你的樣子非常像我們這個種族。每一個種族

的火星語都是一樣的。但是，你剛才說，你最近才學火星語。對了……據說，只有一個地方，就是伊斯河注入可拉斯海的入海口旁邊的德爾谷，使用著另外一種語言。除了傳說之外，並沒有任何火星人從德爾谷溯著伊斯河回來的記錄。你該不會是從德爾谷回來的吧？如果你是從那兒回來的，那麼，你不論到火星的任何地方，都會被以殘酷的方法殺死。你快說你決不是從那兒回來的！」

蘇莉絲的眼睛充滿了異樣的光彩，聲音也哭泣似的帶著痛苦。她的小手強力地按著我的胸部，好像是要擠出我一句「不」。

「蘇莉絲，在我的故鄉維吉尼亞，一個紳士不會爲救自己的命而說謊。我可以發誓，我不是來自德爾谷。我從未見過什麼伊斯河或可拉斯海。妳能相信我嗎？」

我爲什麼會這麼渴望她相信我？是因爲害怕被認爲從神秘的伊斯河回來嗎？不，不是。那麼，是爲了什麼？我一面問自己，一面注視她美麗的面孔。

她的眼睛美麗而迷人，令人覺得那真是靈魂之窗。當我的視線和她相接的時候，我才明白是什麼東西使我這麼渴望她相信我，我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我的感情非常激昂，她似乎也是一樣。她悄悄嘆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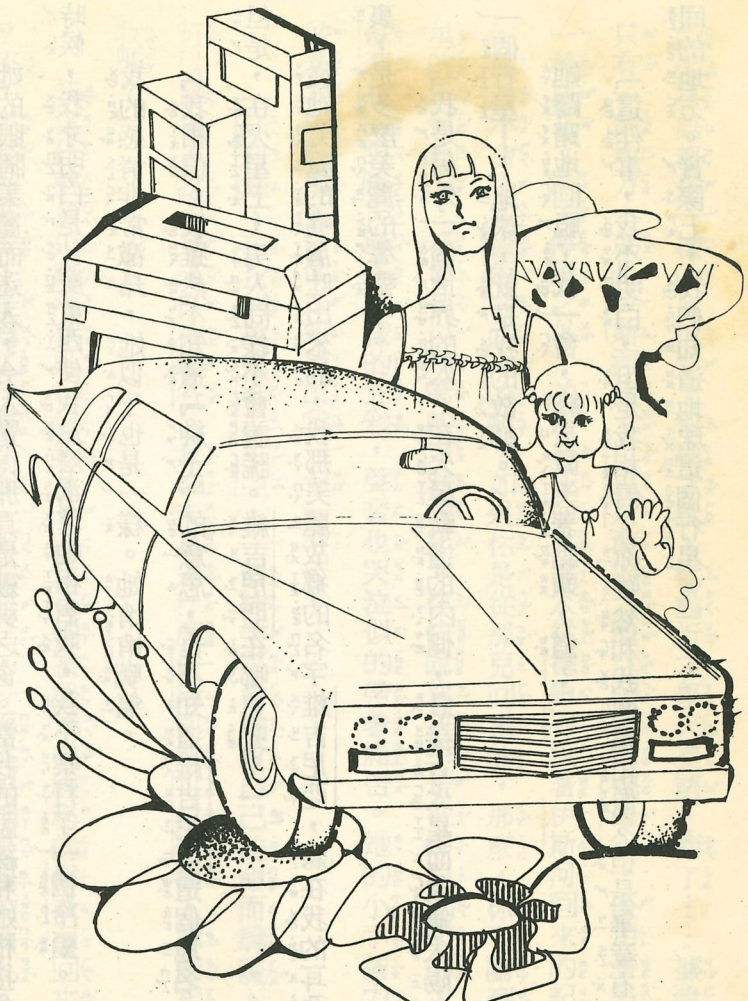
「我相信。我雖然不知道『紳士』的意思，也不知道維吉尼亞這個地名，但是，在火星上，男人同樣不會說謊。維吉尼亞在哪兒呢？」

從她美麗的嘴唇吐出來的，我那美麗故鄉的名字維吉尼亞，聽在我的耳朵裏，是多麼美麗的聲響！

「我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在火星軌道的內側，最接近火星而環繞太陽的一個行星——地球，就是我的故鄉。

她躊躇地回視了我一會，終於微笑著點頭，道：

「這件事，我不明白，但是我相信。你雖然和我們很相像。但是畢竟有不同的地方。實際上，我們知道地球這個行星。」



「咦?!」我吃驚了。

和她一談，我才知道，她對地球的知識真的很豐富。她說，她們的種族發明了很優秀的器具，能夠把地球的歷史、地球上發生的事，和其他許多行星和恒星的事，在影幕上放映出來看。

「這個事實令人驚訝。不過，妳既然對地球了解得這麼清楚，應該能夠立刻看出我是地球的人才對。」

「地球人大都身上裹著奇怪的布，頭上戴著奇怪的東西。但是，你被撒克族發現的時候，身上沒有裹任何東西，也沒有戴裝飾品。你沒有戴裝飾品，這證明你不是火星人，沒有穿戴奇怪的東西，這就不像是地球人。」

因此，我把我離開地球的情形詳細地向她說明。也就是說，當時我是裹著奇怪的衣服，躺在地球上的。

這時，蘇拉慌慌張張地回來，一看到我們，就說：

「剛才有人來過這兒吧？」

「不，沒有……」

「我在那邊看到了薩克吉。」蘇拉不安地說出薩克吉的名字。

如果這是事實，那麼，薩克吉就是來偷聽我們談話的了。

果然，普特梅的使者帶來普特梅要我去見他的命令。

我命令烏拉看守，然後匆促地前往謁見室。

普特梅和泰加斯坐在講台上等著我。

「你現在的立場很奇怪。」普特梅用他那大而可怕的眼睛，凝視著我，說。「你個子雖小，却能一擊打死巨大的戰士。而且，你是外國人，却當了撒克族的幹部，你雖然是個俘虜，却可以命令地位比你低的人。所以，你是個很難交往的對手。說實在的，我得到了你和另外一個俘虜蘇莉絲正在企圖一起脫逃的情報。而且，據說，蘇莉絲懷疑你是從德爾谷活著回來的。所以，你有兩個罪要受責罰。不過，我們是一個公正的民族，我們要回到撒克，取得哈朱斯的允許，讓你接受公正的審判。」

「我很感激你這些話。」我笑著說。我就是說了千言萬語，對方也不會了解我。

「你好好聽著，如果你和那個女的脫逃的話，我就必須對哈朱斯負責，也就是說，我必須和這位泰加斯決鬥。這是撒克族的法律。我和泰加斯一向無仇無怨。而且我們兩人一直是合力復興我們部族的伙伴。所以我不希望和泰加斯爭鬥。如果你替我們死，我將很高興。」

「唔。」我應了一聲。

「殺你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有人受到你攻擊，爲了防衛自己而和你決鬥，把你殺死。另外一個是，你企圖脫逃，而被抓到。不管是那一個方式，我希望早一點發生。而且，把那個紅色人姑娘順利地帶到哈朱斯跟前，對我們來

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說實在的，我們撒克族已經很久沒有抓到俘虜了。更何況我們這一次抓到的，是紅色人皇帝中最偉大的皇帝的孫女兒。這個皇帝正是我們所憎恨的，長年的仇敵！我的話就說到這兒爲止，我們可以走了。」

所謂長年的仇敵，並不是指一百年或一千年。我聽蘇莉絲說，火星上創造了高度文明和藝術的民族，似乎在十萬年前就已經存在。那個民族就是她們種族的祖先。不過，初期火星人另外還有黑色皮膚的民族和紅黃色的民族。擁有高度文明和卓越藝術的這火星三大民族，後來被迫締結同盟，溝通生活。爲什麼？因爲火星上海水漸漸枯乾，天然資源漸漸減少，不得不尋找新的土地，況且野蠻、殘忍、好戰而無知的綠色人愚蠢地反對他們尋找新土地的努力，使得他們必須防衛自己。因此，雙方似乎是幾萬年來的仇敵了。

我一面走出謁見室，一面想。

這顯然是薩克吉充滿惡意的告密所引起的。她是泰加斯的手下中最受信任的年長女人。而副首領泰加斯又是普特梅最信賴的戰士。處在這種地位的薩克吉當然具有相當大的勢力。

「好，我一定要逃脫，讓你們瞧瞧。至少我絕對要讓蘇莉絲逃走。」和普特梅的會見，更加強了我脫逃的決心。毫無疑問地，在哈朱斯的根據地，可怕的事情正在等候著蘇莉絲呢。

蘇拉說：

「哈朱斯是個極盡野蠻和殘酷之能事的怪物。而且和一般撒克族有非常不同的一點……」

那是非常令人震驚的事。他們因爲越來越不需要生育子孫。幾乎已經忘記了性慾。但是，哈朱斯到現在還是慾火中燒。可以說，他是個色慾的奴隸。

如果純潔美麗的蘇莉絲變成哈朱斯卑鄙色慾的犧牲者，那可怎麼辦？我的祖國的勇敢的白人女性，寧可勇敢地自殺，也不肯做印第安人的犧牲品。同樣

地，我和蘇莉絲如果到了最後關頭，自殺要比苟且偷生好得多。

「你的宿舍在哪兒？」在廣場上追上來，從我背後對我說話的是泰加斯。

「還沒有決定。我正想聽聽你的意見。」

「跟我來。」

泰加斯帶我去的地方是蘇拉、蘇莉絲和蘇拉的孩子所住的房子的隔壁。

「我的房間在這幢房子的一樓。」泰加斯說。他並告訴我，二樓擠滿了戰士，但是三樓是空著的。

「謝謝你了，泰加斯。」

「對了，約翰卡特，你好像已經把蘇拉給了紅色人俘虜。你可以從被你殺死的那個幹部的手下中，選擇任何幾名女人來使喚。」

我向泰加斯致謝，並告訴他，我只要一名管伙食的就夠了。我選擇了三樓向外的一個房間作爲我的房間。這個房間和隔壁二樓蘇莉絲的房間十分接近，這對我們互相連絡和打信號很方便。

七　愛與死的明暗

在往根據地出發的遲延期間內，我向泰加斯學習了撒克族的戰技。戰鬥訓練中有一項是乘坐那巨大的野獸——戰士們的交通工具。

那野獸叫做「梭托」（火星馬），和他們的飼主一樣，是狂暴而危險的傢伙。

我有兩匹「梭托」，兩匹都是原來屬於被我殺死的戰士。我很快就學會把牠們騎得很好。騎法很簡單，只要用心電感應命令牠們動作。如果牠們反抗命令，就用手槍的槍柄敲打牠們的腦門，把牠們打躺下去。如果還是不行，就一直揍牠們，直到牠們乖乖聽從，或自己被牠們甩下來，騎手和「梭托」（火星馬）就要開始決鬥，決定誰死誰生。

不過，我根據馴服烏拉的經驗，對「梭托」表示了親密的對待方法。當牠們不聽話的時候，我也揍牠們，讓牠們知道主人的權威，但是，一方面我也像對待地球的馬那樣，把溫柔的情愛傾注給牠們。

兩、三天後，我的「梭托」（火星馬）就變成了他們驚嘆的對象，因爲牠們會像狗一般，乖乖地跟隨我，又會用巨大的嘴臉摩搓我的身體，也會極乖巧地服從我的命令。

「你在牠們身上使了什麼魔術？」泰加斯向在宿舍天井中的我，走過來，問道。

「我使的魔術是同情體貼。對戰士來說，溫柔的心也是有價值的。我的『梭托』絕對不會在戰爭進行中，把戰士甩下來，踏死。無論在何種情形下，牠

們都會服從我的命令。因此，會大爲提高我的戰鬥能力。也就是說，因爲我是一個體貼的飼主，所以我能夠成爲一個優秀的戰士。

「你是用什麼方法把牠們養馴的？」

我把我對待「梭托」的方法詳細說明了。泰加斯固然很熱心，而普特梅和戰士們也很認真地採納了我的調教方法，來對待「梭托」。

因此，敏捷而順從的「梭托」集團出現了。不用說，戰鬥能力也顯著提高了。普特梅承認我的功勞，把他自己脚上一個很大的黃金裝飾品卸下來，送給我。

向撒克出發，是對太空船隊作戰後的第七天。在出發的前一夜，我在通往廣場的街道上，看到很久沒有見面的蘇莉絲。蘇拉也在一起。我把一些要辦的事情交待蘇拉，叫她回宿舍去。

間的感情，一點都不像相隔著四千八百萬哩、在太空中行進的兩個星球的人。我們彷彿是性情相投的地球人伙伴般的親密。

蘇莉絲看到我，她美麗的面龐也綻開了喜悅的笑容。她小小的右手放在我的左肩上，這是紅色火星人見面時的正式禮節。她說：

「薩克吉對蘇拉說，你已經完全變成撒克族的一份子，所以以後我再也不能和你相見。」

「她是個大說謊者，雖然撒克族是以不說謊爲榮的。」

「是的，不過，我却相信了她，因爲火星上有一句諺語說：『戰士的裝備可以改變，心不會改變。』對了，他們現在派我在建築物的地下室，做摻合鐳火藥，製造可怕砲彈的工作。這種砲彈必須在人工照明之下製造，如果被陽光照射到，必定會爆炸，是非常可怕的東西。這種砲彈碰到東西時，外側的不透明部份會破裂，裝著鐳火藥的玻璃圓筒會暴露出來，只要接觸到一點陽光，就

會發生十分猛烈的爆炸。大概你也知道，在夜間的戰鬥裏，不會發生這種爆炸。但是，第二天早上，太陽一出來，昨晚發射的砲彈會同時爆炸。」

我對這種可怕的彈藥，感到興趣。但是，更重要的是，爲蘇莉絲的安全擔心。

「我不能讓妳在那種地方工作！」

「不要緊。他們只是因爲我是最偉大的皇帝的孫女，所以嫉妒我，想傷我的自尊心而已。我們應該可憐他們。我的幹部先生，我們比他們偉大。這點他們也知道。」

她以「我的幹部先生」稱呼我，當時我毫不在意，聽若未聞。如果當時我知道紅色人女人對男人用這種稱呼，有什麼含意的話，我一定會受到很大的震驚。

「儘可能聽天由命，是聰明的。但是，不管對方是誰，如果對你無禮，我就饒不過他，我的公主。」

她聽到我最後那句話，吃了一驚，呼吸變粗，眼睛睜大，發出奇怪的笑聲。然後，她的嘴角浮現笑渦，搖頭道：

「你真像個小孩。雖然你已成了堂堂的戰士，却和小孩一樣。」

「我怎麼了嗎？」我極其張慌失措，感到不解。

「如果我能活著，將來我會告訴你。但是，不能由我來告訴你。這一次就算了，偉大的皇帝摩爾斯的兒子加吉克的女兒蘇莉絲這一次沒有生氣，只當作沒有聽到。」她的話到最後變成自言自語。

但是，我爲什麼會使她這麼不安呢？我急切地一再追問原因。

「不行。」她嚷起來。「現在不行。假如有一天你知道了，而我已經死了……請你回想我清楚地聽到了你剛才的話，並且微笑了。」

這是怎麼回事，我完全不明白。但是，她的態度很嚴厲，所以我沒有繼續

問。

太陽西沉，夜晚來臨。我們兩人浴著火星的兩個月亮的月光，在街道上走著。我覺得彷彿在這個宇宙中，只有我們兩人。

火星夜間的寒風刺骨。我把自己穿著的綢布脫下來，披在她的肩上。當我的手碰到她身體的一瞬間，麻痺似的戰慄傳遍我的全身。我不曾對任何人感到這種衝動。她把身體微微靠過來。我的手還放在她的肩上。我們兩人就這樣，在已經開始走向滅亡的火星上走著。

在我心中萌芽的嶄新感情是什麼呢？不，我已經愛上了蘇莉絲。顯然，從廣場上第一次視線相接的一瞬間開始，我就已經愛上了蘇莉絲。

「妳爲什麼不說話？」我問道。

「蘇拉在等著，我們回去吧？」

「不，現在這樣子很快樂。奇怪，和異國人約翰卡特在一起，我總會感到安樂無憂，也會感到好像能夠很快地，和你一起回到宮廷，接受父親和母親的

接吻。」

「那麼，火星上也有接吻？」

「是的。雙親，兄弟，還有……愛人。」

「妳有雙親和兄弟吧？」

「嗯。」

「也有愛人嗎？」

她沒有回答。我也沒有再問一次的勇氣。

一會兒之後，她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

「火星上的男人，除了對自己的母親和自己由戰鬥贏得的女人外，不對女性詢問私事。」

「那麼，我也可以戰鬥而……」我說到一半，慌忙住口。我後悔，但是已經來不及。

她驕矜地把臉轉開，從她肩上拿下我的綢布，遞還給我。然後，一言不發，帶著公主的毅然態度，轉身離去。

我回到宿舍後，在絲綢的被褥上，坐了好幾個鐘頭。

這就是愛情嗎？我曾經走過地球的五個大陸和七個海洋，却不曾做過一次愛情的俘虜。我曾經遇到過美麗的女性，我覺過戀情，却不曾全心全意地去愛一個女人。如今，却對一個和自己不同世界的人，產生了不顧生死的愛。

或許我是一個愚蠢的人，對方是一個壽命、道德和習俗都和我完全不同的異國人。可是，現在，蘇莉絲對我來說，是美麗、純潔、高尚、溫柔，和珠玉般完美無瑕的化身。

向撒克出發的那天早晨，天氣晴朗而炎熱。

我在車陣中找到了蘇莉絲。但是，她冷冷地把臉轉開。

我發現她的一隻腳被一副很粗的鎖鏈鎖著。我吃了一驚。

我回頭向蘇拉問道：

「這是怎麼回事？」

「我不願意這樣，但薩克吉她……」

「鎖匙在那兒？」

「由薩克吉帶著。」

我立刻離開那兒，跑到泰加斯那兒去。

我抗議他們對蘇莉絲的殘酷待遇。泰加斯以冷靜的語調說：

「如果妳和她要逃走的話，就在這段旅程中了。因此，我們想出一個留住你們的，最簡單、最確實的方法。」

「唔。那麼，請你不要讓薩克吉保管鎖匙。也請你命令薩克吉不要插手管這件事。看在我對你的友情份上，這點要求，你可以答應吧？」

「友情？」他回答。「沒有這種東西。不過，我可以讓你達到希望，我來保管鎖匙。」

「你總不會把鑰匙交給我保管吧？」我微笑著說。

他以彷彿要釘進來似的目光注視我，說道：

「如果你們兩人發誓不逃走，我可以把鑰匙交給你。」

「鑰匙還是由你拿着比較好，泰加斯。」

他獨自笑了笑。那天晚上，在野營地，我看到他解開蘇莉絲的腳鐐。泰加斯的性格雖然野蠻、冷酷。但是，在他的內心深處，却有某種東西在和這種性格拚命爭戰。說不定他已經開始喚醒他遙遠的祖先所具有的人類本能。

我在走向蘇莉絲所坐的車子的途中，遇到了薩克吉。她以險惡的目光瞪了我一眼。

——她對我憎恨得厲害。

我甚至於覺得薩克吉彷彿全身都豎立着惡毒的憎惡之刺。

之後，薩克吉和一個叫做扎德的戰士熱心地談話。這個戰士身體非常高大，很像一頭狂暴的野獸。他是還不曾幹掉一個幹部的「奧馬德」——就是只有一個名字的戰士。也就是說，他正在覬覦幹掉一個幹部，而獲得光榮的第二個名字。

扎德一面和薩克吉談話，一面眼睛一晃一晃地看了我好幾次。他們的話題似乎是關於我的。

那天，一直到晚上，蘇莉絲都不理睬我。我悄悄地叫蘇拉，問她蘇莉絲怎麼了。

「她一直說她生你的氣。」蘇拉說。「她說她是國王的女兒，皇帝的孫女，却被一個連替她祖母的『蘇拉克』刷牙的資格都沒有的人侮辱了。」

「『蘇拉克』是什麼？」

「是紅色人婦女飼養的寵物，差不多和我手掌大小的動物。」

原來蘇莉絲說我連替她祖母所養的猫刷牙的資格都沒有。我笑了出來。地球上有「替她刷皮鞋的資格都沒有」的比喻說法。我心裏開始懷念。突然，我的思念馳向故鄉維吉尼亞州。和在奇異的另一世界繼續流浪著的我比較起來，故國的人們大概在美麗的大自然中，過著快樂的生活吧。——

「哦，原來她說了這樣的話，真是一句名言。」我覺得蘇莉絲輕蔑我的表達方法很好笑，所以我又笑了，而不再憂傷。

翌日，在旅途中發生了兩個事件。

中午時分，我們這一行人發現了孵化器。泰加斯帶着戰士跑到那個建築物。這是瓦風族的孵化器，水泥還沒有乾。

「他們大約離去一天了。」泰加斯兇猛的臉上漲起鬥志，喊道。於是孵化器的牆壁立刻被打破一個洞。戰士們從洞口進去，用短劍敲碎所有的蛋。孵化器的攻擊事件就這樣結束了。

之後，大家讓動物休息。第二個事件就是在這個時候發生的。我決定交替使用我的兩匹「梭托」（火星馬）。在我把一匹「梭托」背上的床單移到另一匹背上的當兒，扎德走過來，突然抽出長劍，向我的「梭托」猛砍。

我憤怒之餘，很想用手槍把他一槍射死。但是，他使着長劍，按照這一族人的規定，我必須使用同樣的武器。

我拔出長劍。對於使用長劍，他是有名的高手。我們一直沒有分出勝負。一族人全都跑了過來；人牆圍成一個直徑約莫三十公尺的決鬥場。

扎德向我猛攻，彷彿餓虎撲羊般猛烈。不過，身體的移動，我比他敏捷。我會在一剎那間橫跳到側面；每當我橫跳到側面的時候，就砍向他的手和背。他全身沾滿了血。但是，就差那麼一點點，我沒有機會給他致命的一擊。

我們互相注視着，繞行圓圈。兩支銳利的劍，在陽光中閃耀。每當兩支劍相碰時，就發出尖銳的交鳴聲。

扎德已經疲勞不堪。他很想早一點了結。所以，突然躍身撲上來。就在這一瞬間，一道令人目眩的光線照射了我的眼睛。

這使得我看不到扎德。我不顧一切地向後跳退。但是，激烈的疼痛使我的左肩麻痺。

我瞪大眼睛一看，不禁愕然。

在蘇莉絲的車子上，她和蘇拉正在和薩克吉混戰。

正好在這個時候，蘇莉絲把薩克吉手裏的東西打落，那個東西在陽光中閃爍着，掉到地上。那個東西就是剛才使我目眩的一面鏡子。

薩克吉因憤怒和憎恨而面孔抽筋，拔出短劍，刺向蘇莉絲。

這時候衝進薩克吉和蘇莉絲之間的，是可愛的蘇拉。

蘇拉代替蘇莉絲承受了薩克吉的短劍，胸部被短劍刺穿。

看着這個情景發呆的我，這時感覺到扎德的劍尖銳利地扎進了我的胸部。

我也拚命揮劍。我感覺到我的劍碰到了東西。這時，我眼睛一黑，重重地倒了下去。

八　逃亡者

我失去意識，倒在地上，似乎只是一瞬間的事。我甦醒時，看到我的劍插在扎德的綠色胸膛上。

我又發現他的劍貫穿了我的左胸。不過，那只是刺穿了肌肉，雖然很痛，却沒有造成致命傷。

我把刺穿我胸部的劍拔出來，也從敵人的屍體上拔出我的劍來。火星人們發出讚賞的喊叫聲。

我趕緊請婦女們替我擦特效藥，治療傷口。這種藥，除了致命傷之外，能

把任何傷治好，是種足以使死神害怕的靈藥。

我立刻走到蘇莉絲的車子旁邊。

蘇拉胸部包紮着繃帶。幸虧薩克吉的短劍碰到蘇拉胸口上的金屬飾物而偏向，所以蘇拉的傷勢不嚴重。

蘇莉絲伏在綢布和獸皮上面，顫抖着身軀，在哭泣。我走過來了，她也不知道。

「她沒有受傷吧？」我回頭望着蘇莉絲，問蘇拉。

「沒有。她以爲你已經死了。」

「我？替她祖母的貓刷牙的資格都沒有的我？」

「你誤會她了，約翰卡特。一個偉大的皇帝的女兒，會爲了自己所輕視的人的死，如此悲傷嗎？你一定做了什麼傷害到她的事。所以，她才會爲了你的死悲傷，而又不原諒活着的你。」

「是這樣嗎？」

「在火星上，很少有這麼厲害的哭泣。除了蘇莉絲之外，我只看到過兩個人哭泣。一個是我的母親，她因爲太大的悲傷而哭泣。一個是薩克吉，她因爲憎恨而流淚。」

「妳的母親?!」我叫了起來。「奇怪？你們不是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誰嗎？」

「但是我知道，不僅知道我的母親是誰，而且知道我的父親是誰。如果你想聽我說我的身世，請你今晚到我們的車子來。」

蘇拉的話說到這兒被打斷。我們一行人又排成很長的行列出發了。

在長滿了苔蘚、一望無際的大平原上，由火星象拖引的馬車和許多騎着「梭托」的戰士們的行列，穿戴着在閃耀陽光下的金屬和寶石飾物，五彩斑爛的絲綢、獸皮、羽毛，靜靜地前進。這真是一個非常壯觀的大場面。

脚底長肉的動物們既不會發出脚步聲，而綠色人又很少講話，只偶爾交談一、兩句而已。所以，這是個沈默得彷彿幻影般的行列。偶爾只有火星象的吼聲或「梭托」的嘶聲會擊破這一片寂靜。

苔蘚被踏過後，會立刻直起來，恢復原狀。火星上不會起灰塵，幾乎沒有什麼聲音。由旁觀者看來，這樣的行列一定像巨大的幻影或亡魂的通行。

這一晚，我們在枯乾的海的南境山麓露營。動物們一直沒有喝過水。不過，據泰加斯說，動物們吃黃苔，因苔蘚裏面含有的水分，可以一直維持生命。

我吃過晚餐之後，去找蘇拉。蘇莉絲已經睡著了。

「你來得好。」蘇拉高興地說。「我很寂寞……大家都在恨我。如果我能變成像一般綠色火星人女人那樣沒有愛和希望，我將多麼舒服。可是，這是不可能的，因爲我已經知道了愛。」

「那一定是很痛苦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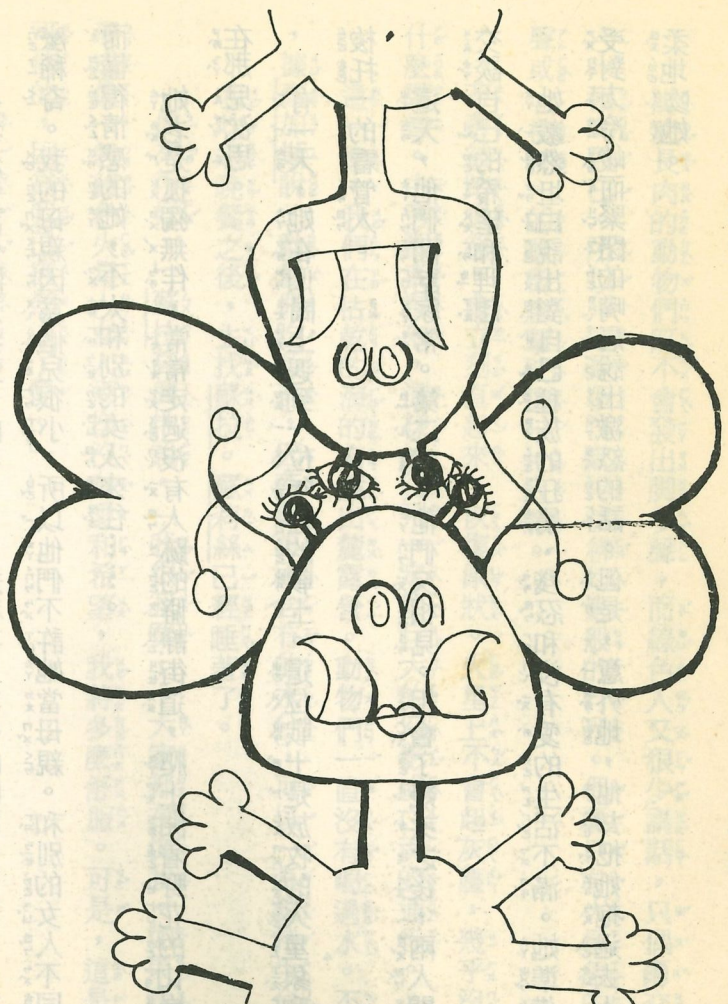
「我想告訴你關於我父母的事……。這種事，在你的國家，大概不會有什麼稀奇。我的母親因爲個兒很小，所以他們不許她當母親。和別的女人不同，而懂得情感的她，不太和別的女人來往……。

她老是孤獨無伴，常常走過沒有人跡的僻靜街道，爬上開着野花的山崗，在那兒沈思。

有一天，她在山崗上遇到一位年輕的戰士。這位戰士是放牧的火星象和「梭托」的看管人。

這天，他們閒話家常。第二天，他們又相見。相會了幾次之後，兩人開始交談自己的希望和理想。

她毅然坦白說出對自己種族的狂暴、殘忍和沒有愛的生活不滿。她準備承受對方冷峻而緊閉的嘴唇說出激怒的話。但是，意外地，他却把她抱過去，溫柔地吻她。



「從那以後，他們兩人對自己的戀愛保持了六年的秘密。我的母親是哈朱斯的侍從，而她的愛人是一個只擁有一副裝備的戰士。如果他們兩人被發現違反了撒克族自古以來的規定，他們就會被拖到大鬥技場，接受殘酷的刑罰。」

含着蘇拉生命的蛋，被蘇拉的父母——這一對愛人隱藏在撒克城內一個半毀的塔頂上的玻璃容器下面。這個蛋被放在那兒五年，直到孵出蘇拉。

蘇拉的母親因爲怕被人看到，受到責問。所以只能大約一年來這兒看一次這個蛋。在這期間，蘇拉的戰士父親逐漸成功，變成了一名卓越的幹部。不過，他對蘇拉的愛並沒有絲毫變淡。

「我父親希望有一天爬上奪取皇帝哈朱斯的裝備的地位，成爲撒克族的統治者，宣佈我母親是他的妻子，用權力保護將出生的孩子。這是父親一生的希望。」

「是的。後來呢？」

「但是，父親被派到冰天雪地的南方去遠征，永久地失去了實現這個希望的機會。父親的遠征期間是四年，回到撒克來時，一切都已經完了。」

蘇拉從蛋裏面孵出來，是他父親出發遠征一年後的事。她母親把她隱藏在古塔中，每晚去相會。

母親有一個計劃，就是等前往孵化器那兒的一隊人，帶着孵出來的小孩回來時，把蘇拉混雜到那些小孩中間。

「母親教我學習這一族的習俗和語言。但是，母親告訴我，不可以在別的小孩面前說出我受了這種教育，也不可以說出知道自己的雙親是誰，更不可以說出對自己的雙親有情愛。然後，母親在我的耳邊小聲說出我父親的名字。」

「哦，妳父親的名字呀。」

「這時，黑暗的古塔突然明亮起來。站在那兒的，是壞心眼的薩克吉。我感覺到極大的恐怖，好像幼小的心被冰凍了似的。」

薩克吉偷聽了她們的談話。但是，沒有聽清楚蘇拉的父親的名字。她向蘇拉的母親逼問，想問出蘇拉父親的名字，但是，沒有成功。於是，她就跑到哈朱斯跟前去報告。

看到這種情形，蘇拉的母親就把蘇拉抱起來，瘋狂地向郊外奔跑。當母女兩人來到城市的南端時，平原的彼方傳來了聲音。

那是帶着撒克族嬰兒，從孵化器那兒回來的一隊戰士。巨大的車子在眼前通過。蘇拉的母親敏捷地坐進車子，憐惜地抱緊蘇拉。

「不知道爲什麼，我知道我就要和母親離別了。果然，從那天晚上開始，我就見不到母親了。母親受到哈朱斯嚴酷的拷問，但是始終沒有說出父親的名字，而在他們的笑聲中死去。後來我才知道，母親騙他們說已經把我殺死，把我的屍體餵了白猴。但是，只有薩克吉一個人始終不相信我母親所說的。」

後來，蘇拉父親遠征回來，哈朱斯告訴他蘇拉母親已經死了。蘇拉也在場

，看到了父親毫無表情的面孔。哈朱斯愉快地笑了，但是蘇拉的父親一點笑容都沒有。

「從那以後，父親變成了比誰都殘酷的人。而我等待着父親殺死哈朱斯的一天。我想，父親一定在等待復仇的機會，而且心中仍然燃燒着對母親的愛。」

「那麼，妳父親是現在在我們身邊近處的人嗎？」

「是的，他就和我們在一起。可是，他不知道我是他的女兒，也不知道密告我母親的人是誰。」

我陷入了沈默，因爲蘇拉的這一段談她身世的話，使我感受很深。蘇拉的過去是多麼恐怖，多麼黑暗！沒有一絲一毫愛，只充滿冷酷和憎惡。這族人不得不在這種生活中過一輩子，使我感覺到無法形容的哀憐。

「約翰卡特，在這種殘酷的生活中，如果說還有真正的人，那就是你。你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所以，我想把我父親的名字，只告訴你一個人。我想，你知道了我父親的名字後，或許有一天，對你，對我父親，對蘇莉絲，或對我自己，都會有用。」

蘇拉停頓了一下，然後以嚴肅的語氣說：

「我父親就是泰加斯。」

其後——。

一直到撒克，旅途上沒有發生任何事。我們從原來居住的城市可拉德出發後，經過了二十多天。我們越過兩個乾枯的海床，穿繞過幾個荒廢了的城市，渡過兩次被地球上的天文學家稱做運河的火星水路。

只有一次我們遇過人。那是在穿過耕作地帶的一條路和我們所走的路交叉的地點遇到的。一個男人在路邊睡覺。他看到我們之後，慌慌張張地站起來，發出驚叫，而逃走。

撒克族沒人理睬那個男人，因爲現在不是挑起戰爭的時候。就這樣，我們

向着哈朱斯國境的沙漠，加速前進。

我一直沒有和蘇莉絲交談過一次。我們互相拘泥於自尊心，沒有辦法走在一起。

這天——我來到火星的正好第三十天，我們到達古都撒克。

午後不久，我們進入了在都市中央很大的一個廣場。在廣場上的傢伙們，並不是因爲遠征隊千里迢迢趕回來，心中高興，特地來迎接的。他們看到兩個俘虜——蘇莉絲和我，就露出好奇心而騷動起來。

不多久，宿舍的分配決定了。我分配到面臨一條向南街道的房屋。這兒的房屋和可拉德的房屋同樣華麗。但是，規模更大，也更豪華。我的宿舍，如果是在地球上，夠得上稱爲皇帝住的豪華宮殿。

我爲了尋找蘇拉和蘇莉絲，急忙到廣場去。但是，一直找不著。在紅色的太陽即將西沈的時候，我看到烏拉醜陋的頭，從我宿舍對面的建築物二樓的窗口探出來。

我跑上通到那個建築物二樓的廻廊。當我跑進房間時，烏拉高興得發狂似地迎接我。牠跳到我的身邊來，露出牙齒，用牠鬼怪似的面孔塗搓我。

「烏拉，安靜些！」我命令之後，就喊蘇莉絲的名字。

於是，從裏面房間傳來回答。我進房間後，看到蘇莉絲坐在一張古色古香的木椅上。我向她走過去。

蘇莉絲突然站起來，說道：

「唉呀！撒克的幹部先生，找我這個俘虜，有什麼事？」

「蘇莉絲，我不知道我是怎麼得罪了妳。我不是故意的。我沒有理由傷害妳，或使妳生氣吧？不過，如果妳不肯原諒我，也沒有關係。但是，當妳準備逃亡的時候，妳一定要讓我幫助妳。這是命令。當妳獲得自由後，妳高興把我怎麼樣，都隨妳。」

她以左思右想想不通的眼色，看我。她的心情似乎軟下來了。

「我知道了。可是，約翰卡特，我實在無法了解你這個人。你是個大人，却像個小孩。我認爲你溫雅的時候，你又粗野……」

「蘇莉絲，妳看看我。自從可拉德的那一晚以來，我一直以嚴肅的心情仰視着妳。一直到我死的一天，我這種心情也不會改變。」

她稍微走近一些，用一種好像要探查什麼的奇怪姿勢，伸出雙手，說道：

「這話怎麼說？」

「這是不用說的……我的身和心都是妳的。我要以爲妳工作，爲妳而死的決心去戰鬥。我只求妳一件事，就是不要爲我介意，因爲我這麼做，是出於自願。爲妳工作，使我快樂。」

「你說的，我都明白了。我會乖乖地服從你的命令，接受你的幫助。我……似乎誤會了你兩次，請你原諒我。」

這時，蘇拉帶着很激動的樣子進來，以叫嚷的語調說：

「薩克吉這個傢伙到哈朱斯那兒去了。你們或許活不成了。」

「事情變成怎麼樣了？」蘇莉絲問。

「一年一度的競技大會快要舉行了。他們好像要讓你們兩人在大鬥技場，和一群狂暴的火星山犬互鬥。」

「蘇拉，妳雖然是撒克人。但是，和我們一樣，非常憎恨撒克族的生活方式。」我說。「哪，蘇拉，請妳毅然和我們一齊逃走。如果進行得順利，蘇莉絲一定會在紅色人的生活中保護妳。」

「對。」蘇莉絲喊道。

「一齊走吧。讓我們奔向充滿光明和幸福的國度，奔向懂得愛和體諒的人們所在的地方。我們不能自己逃走而把妳留下來。好嗎？蘇拉，請妳答應跟我們一齊走！」

「通到赫留姆國的大水路，距離此地南方有五十英哩。」蘇拉自言自語似地說。「脚程快的『梭托』要走三個小時，從那兒到赫留姆國有五百英哩，途中盡是沒有人烟的土地。但是，他們會立刻發現，而追趕來的。」

「前往赫留姆的路，只有這一條嗎？」我問道。「蘇莉絲，請妳畫個地圖好嗎？」

她立刻把裝飾在頭髮上的一顆鑽石卸下來，在大理石地板上畫了我第一次看到的火星地圖。這地圖由許多很長的直線和很大的圓圈組成。她說線代表水路，圓代表城市。她又說，前往赫留姆途中的城市未必都是友方。

我指着距離我們現在所在的撒克北方很遠的一條水路，說：

「蘇莉絲，這條水路也通到你們的領土吧？」

「是的。我們來這兒時，途中經過這條水路。但是，這條水路距離這兒有兩百哩之多。」

「那就是我們的目標。他們大概想不到我們會走這麼遠的水路逃亡。這條水路就是最好的逃亡路線。」

蘇拉贊成了我的想法。我們決定在兩匹「梭托」的糧秣準備好後就出發。

我們決定在都市的南邊郊外集合。我爲了要牽出兩匹「梭托」，從一樓的後頭繞進天井。一群「梭托」和火星象在建築物的陰影或月光下，走來走去，發出沙沙的聲音。牠們大概因爲聞到了我的氣味，越發不安靜。如果讓這些動物騷動起來，那我們一切都完了。

我靠在建築物的後面，小聲呼喊我的兩匹「梭托」。不多久，兩匹巨獸擠開群集的獸類，走過來。這兩匹「梭托」看到我，就用鼻子來塗搓我，使得我很高興。

要在人不知鬼不覺中，把這兩匹體軀龐大的「梭托」帶到目的地，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帶牠們沿着建築物的蔭蔽，悄悄地走。幸運的是，大街上沒有一

個人影。這大概是因爲天色一暗，戰士們就很少外出。

但是，當我帶着兩匹「梭托」到達約定地點時，蘇莉絲和蘇拉却不在那兒。我想，身體靈便的她們大概會安全地來到。但是，等了三十分鐘，等了一個小時後，我開始不安之餘，幾乎喘不過氣來。

突然，一陣聲音擊破了夜的寂靜。這顯然不是蘇莉絲和蘇拉的聲音。不多久，約莫二十名騎着「梭托」的一隊戰士來到了我的近處。戰士們的談話進入了我的耳朵。

「那個傢伙多半是決定：在出了街道的地方，和那個女俘虜會合吧。」

我受到了很大的衝擊，彷彿腦門被重打了一下似地，呆立不動。

逃亡的機會洩漏了。這麼一來，恐怕到死都不會有逃亡的機會了。無論如何，我必須去探看蘇莉絲和蘇拉的境況。

我先把兩匹「梭托」藏在一幢房子的天井。然後，穿過天井，繞到對面房子的後面，再走到大街道。我好容易掙扎到了蘇莉絲的宿舍後面的天井。我利用身體的靈便往上一躍，抱住她房間後面的二樓的窗框。當我進去房間，向外側走過去時，從她房間的附近，傳來了人聲。

那是好幾個男人的說話聲。不一會兒，我聽到一個幹部向戰士們命令道：

「那個傢伙在郊外等不到女俘虜，一定會折回，來這個房間。那時，你們四個就一齊撲上去，拿下他的武器。據可拉德回來的傢伙們說，那個傢伙是個很厲害的戰士，你們不可大意。把他抓到後，就把他綁起來，縛在地下室的鐵鏈上。不必擔心會有別人進來這個房間。那個女俘虜現在大概被哈朱斯皇上抱在懷裏。薩克吉這個老太婆真是個能手。那麼，我先回去。如果你們失敗了，我會把你們的屍體丟進伊斯河。知道了嗎？」

九　成敗在天

這可不是磨菇的時候。我悄悄離開這個房子，潛入哈朱斯的皇宮的天井。一樓的每一個房間都亮着燈。我決定先從這兒窺探情況。我走近窗口，向裏面窺視，發現要潛入非常困難。每一個房間都擠滿了戰士和婦女。

我仰視上面各樓，發現三樓沒有點燈。我縱身跳上三樓的窗口，進入漆黑的房間。幸好沒有人影。我禁着脚步聲，走到走廊上。光線從前方房間的門漏出來。我走近一看，那不是門。

那是從一樓貫穿到三樓的大廳的一扇窗口。我從這個窗口往下看。

這圓形的大廳裏，擠滿了大批的幹部、戰士和婦女。我移轉視線，看到在大廳的一端，有一個很大的講台。那上面坐着一個我不曾看過的可怕傢伙。這個彷彿妖魔的野獸，看起來是多麼卑鄙！

這個傢伙一定就是常常聽說的哈朱斯了。大概因爲長期間耽溺於獸慾，他那冷酷無比的面孔，露出非常嚴重的散漫和醜陋，沒有一點尊嚴。精疲力盡地坐着的巨體，懶散地伸着的六隻手脚，令人覺得彷彿看到一個非常可怕的章魚鬼怪。

我險些叫出一聲「啊！」因爲我看到蘇莉絲和蘇拉站在這個妖魔的面前。妖魔哈朱斯凸出的大眼睛浮現着惡毒的光，望着蘇莉絲美麗的肢體，好像要去舐她一般。

他和蘇莉絲交談了兩、三句。我聽不清楚。但是，我看得出，蘇莉絲毫不畏怯地，以輕蔑的目光俯視着他。和她周圍的人比較起來，她太小、太纖細了

。儘管如此，繼承了最高貴的皇帝的血的她，的確是最堅定、最莊嚴的。可以說，在這大廳中，最偉大的人物就是蘇莉絲。

撒克的皇帝哈朱斯對他的部下們，做了一個手勢。於是，他們全部離開大廳，只留下蘇莉絲和蘇拉。

不，有一個幹部躊躇着，沒有立即離開。這個男人，在一個很大的圓柱背後，手按着劍柄，用強烈憎惡的眼光，注視着哈朱斯。這個人就是泰加斯。

大概泰加斯心中又浮現了四十年前，被拉到這個妖魔般的皇帝面前站着的愛人的模樣。

——泰加斯！蘇拉是你的女兒。你女兒的生命現在正被你的仇人哈朱斯握在手裏。

我很想這麼喊出來。但是，不知這個內情的泰加斯，雖然躊躇着，還是走出了大廳。

哈朱斯站起來了。我急忙跑到樓下，已經沒有阻碍者。摸索到了大廳，途中沒有被看到、盤問。我靠在剛才泰加斯所站的圓柱後面。

「赫留姆國的公主。」哈朱斯說。「如果我讓妳安然回去，我就可以獲得鉅額的財富。但是，我不這麼做，因爲看美麗的妳被拷打，痛苦得滿地打滾，將快樂得多。聽着，拷打是很久、很痛苦的。妳的悲慘的死法，將永久鏤刻在紅色人的心版上，成爲惡夢。綠色人報仇的可怕，哈朱斯的權力和憎恨的猛烈，也會一起鏤刻在他們的心版上。不過，在拷打前，我要先把妳當作消遣品，這件事我也讓赫留姆的皇帝摩爾斯知道。他大概會傷心得滿地打滾吧。今晚，妳就是我的了。」

哈朱斯從講台上跳下來。他粗暴地想去握蘇莉絲的手的一瞬間，我右手拿着閃亮的短劍，衝出來。

如果我想殺他，我的短劍能夠輕易地穿透他那敗壞的心臟。但是，我沒有這麼做，因爲我的腦筋裏有泰加斯。我不想搶奪他等待了四十年的報仇所能給他無限歡喜的一刻。

「讓你見識！」我揮動鐵拳。下顎受到一拳的哈朱斯，醜陋地倒在地板上。

我拉着蘇莉絲的手，催促蘇拉，一齊溜出大廳。戰士們和婦女們離去後的城市裏，每一條街都沒有人。我們到達藏着「梭托」的天井後，可真的把逃亡計劃付諸行動了。蘇拉騎上一匹「梭托」，我騎上另外一匹，把蘇莉絲載在後面，立刻離開撒克城，奔向山崗的道路。

我們知道，危機重重的這段漫長的兩百哩的陸路走完後，前面才是通往赫留姆的水路。但是，至少現在我們是自由之身。然而，在遠離這個城市之前，我們誰也不想說話。不久，蘇莉絲把頭靠到我的肩上，抱着我，偷偷地哭泣。

「我的幹部先生，讓我怎麼向你道謝呢？……我，還有赫留姆的人們，無法報答你的大恩大德。即使這次逃亡失敗，也不會改變我們受到你的恩惠這個

事實。你把我從比死還可怕的命運中救出來了。」

我沒有回答，只是握緊了她抓在我腰際的可愛的手指。

我們讓「梭托」以極大的速度奔跑。因爲第一次計劃的失敗，所以沒有能夠把食物帶來。因此，我們必須急速趕路。而且，只有我一個人有武器。

我們只休息了一會兒，而一直奔跑，到了第二天，我們和「梭托」都疲憊不堪。我們在黃苔上面睡了幾個小時，在黎明前，又出發奔跑。第三天，已經到了下午，我們還是看不到指示火星上的水路的樹。

我們迷路了嗎？——我感到愕然。橫豎我們必須登上山崗，去尋找水路。我們向右方可以看到的山崗走去。但是，被飢餓、乾渴和疲勞打垮了的我們，在還沒有到達山崗之前，就在日暮時分的草原上，倒下了。

翌晨，我覺得有什麼壓着我的身體，因此醒來了。看到一個巨大的動物貼近我，我吃了一驚。

「原來是烏拉！」

這頭忠實的看門狗，爲了要和我們同甘苦、共生死，跑過沒有足印的荒野，追上來了。我高興得抱着烏拉的頭，和他臉貼臉。一種溫熱的東西湧上來，潤濕了我的眼睛。但是我並不覺得羞赧。

蘇莉絲和蘇拉也醒來，非常高興和所愛的烏拉重聚。然後，我們又向着山崗走起路來。

前進了將近一哩後，首先精疲力盡的是我和蘇莉絲所騎的「梭托」。牠蹣跚了一下，就倒下去了。

我和蘇莉絲被拋在柔軟的黃苔上。但是，沒有了負擔的「梭托」仍舊沒有能夠站起來。蘇拉說，到了晚上，牠大概會恢復元氣。所以，我就沒有殺牠，而決定把牠留下來，我們先走。

我們讓蘇莉絲騎另外一匹「梭托」，我和蘇拉步行。當我們來到目標的山

崗近處時，蘇莉絲忽然在「梭托」上面叫喊道：

「來了！那一定是綠色人的軍隊，追上來了！」

我和蘇拉朝蘇莉絲所指的方向望了望。沒有錯，毫無疑問，是好幾百名的騎兵隊。敵人距離我們約莫數英哩。但是，我們沒有絕望，因爲他們奔馳的方向，和我們所在的地點是相反的。

我把蘇莉絲抱下來，把「梭托」按倒在地面上。不久，騎兵隊進入另外一個山崗背後，快要看不見了。我們鬆了一口氣。

不，我們的安心也只是一瞬間的事。騎兵隊的最後面的一個戰士站住，用性能很好的望遠鏡環視草原。望遠鏡轉向我們這邊。我淌出冷汗，幾乎喘不過氣來。

望遠鏡向着我們不動了。幾秒鐘之後，那個戰士向沒入山崗背後的騎兵隊呼喊，自己則把「梭托」掉過頭來，向我們這兒飛奔而來。

「來了！」我拿好來福槍，瞄準他，按了扳機釦。子彈準確地命中，那個戰士從「梭托」上面倒栽葱地跌下。

我飛快地把我們的「梭托」扶立起來，對蘇拉命令道：

「蘇拉，妳快帶着蘇莉絲騎上『梭托』！奔向那邊的山崗！」

我想，她們只要到得狹谷，就可能找到躲藏的地點，哪怕是只躲藏一會兒。我把兩支手槍硬交給她們。我希望她們用這兩支手槍保護她們自己，也希望她們在最後關頭用這兩支手槍選擇死亡。

「再見，公主！」當她們兩人騎上「梭托」時，我這麼說。這回我可活不成了，我這麼想。但是却和這種心情相反地，明朗地笑了笑。「不過，也許我們會在赫留姆相見也說不一定。我曾經逃出比這次更危險的境地。」

「你說什麼?!」蘇莉絲叫了起來。「你不跟我們一起走？」

「我不能跟妳們一起走，必須有人阻擋他們一陣。而且，待會兒我一個人

逃走，要比三個人一起逃走，來得容易。」

蘇莉絲忽然從「梭托」上跳下來，抱住我的頭，用安詳，但是斬釘截鐵的語調說：

「蘇拉，妳快逃！我要留在這兒，和所愛的人死在一塊兒。」

她的話多麼美好！深深地鏤刻在我內心深處的這些話，大概永遠不會消失了。只要能聽到這樣的話，我不管在什麼時候，不管多少次，都願意爲她欣然捨命。

但是，這時候，我沒有一秒鐘可以沈醉在她甘甜的擁抱中的時間。我和她作了第一次的相吻，然後把她抱起來，放在「梭托」上，讓她坐在蘇拉的後面。

「蘇拉，按住她！」我一面這麼說，一面拍了一下「梭托」的側腹。然後，我命令烏拉保護她們。我注視着奔跑起來的她（牠）們。蘇莉絲始終掙扎着，想掙脫蘇拉的手。這使得我非常感動和憐惜。

我匍匐在苔蘚上，把來福槍對準折回來的一群戰士。彈槽裏有一百發子彈，掛在我背上的彈帶上也有一百發。我射擊，射擊，拚命地射擊。

一個人對抗幾百個人，連喘口氣的時間都沒有。而且，又有一千名的騎兵隊出現了，向着我突進而來。在我的子彈快用盡的時候，他們已經逼近我的眼前。回頭看清楚蘇莉絲和蘇拉已經越過山崗，失去踪影後，我就彈跳起身，奔跑起來——向着和她們奔逃的方向相反的方向。

他們猛然追來。由於飢餓和疲勞，我最拿手的跳躍也有點不太靈光。我被突出地面的石英絆倒，終於倒在黃苔上。在我抬起頭以前，他們已經攻上來。我手按長劍，但是還沒有拔出長劍，就受到一連串的毆擊，我感覺到一陣目眩，就昏厥了。

大概過了五、六個小時，我甦醒了，我很難相信自己還活着。我躺在一個小房間的角落裏，身上蓋着綢布和獸皮。身邊除了幾個綠色人戰士之外，還有一個相貌很醜的老嫗。

老嫗回頭對一個戰士說：

「他已經不要緊了，王。」

「好。」被稱做王的戰士走到我的床邊來。「如果讓這個人參加競技大會，一定很有趣。」

我仔細一瞧，這些人並不是撒克族。他們身上的裝飾品和撒克族的也不同，被稱做王的那個人，個子大得出奇，臉上和胸膛上有着很悽慘的傷疤，斷了一根大牙，只剩下一隻耳朵，胸部的兩側用繩子懸掛着人類的頭蓋骨。頭蓋骨下面懸掛着好幾隻乾透了的人手。

我的命運似乎從撒克族的手中被移轉到這個可怕的種族手中了。

「王，這個人已經可以動了。」

「哦，那麼，我們立刻追趕本隊。」

王和老嫗交談之後，發出出發的命令。

我被綁在一匹「梭托」上。老嫗使用的特效藥，使我的傷口幾乎不痛。

在天黑稍前，我們追上了本隊，我立刻被帶到首領的面前。這個首領和抓到我的王同樣地，有着很可怕的傷疤，胸前戴着人類的頭蓋骨和乾透了的手當作裝飾品。

這個人就是瓦風族的皇帝。奇怪的胸飾是偉大的戰士的徽章，同時也說明了瓦風族的殘暴。

皇帝柯馬斯還很年輕。副首領——王柯巴似乎比皇帝年長，看不起皇帝。兩個人之間似乎不太和諧。

柯巴走到皇帝的面前，也沒有問候致敬，一邊粗暴地推我，一邊嚷道：

「我帶來了一個佩戴着撒克族裝飾品的奇怪傢伙。在競技大會上，讓這個傢伙和「梭托」決鬥，一定很有趣。」

「這個人應該活着或被殺，你的皇帝——我——會決定。」年輕的皇帝用擺架子的語調說。

「什麼生或死？當然要殺。我以這胸飾的死人的手爲賭注說，柯馬斯，像你這種軟弱的窩囊廢，是救不了這個傢伙的，因爲你是個沒有出息的人，連我這樣的老頭也可以赤手空拳輕易奪取你的胸飾。瓦風必須早些讓一個真正的皇帝來治理。」

柯馬斯一瞬間，變了臉色。他傲慢的面孔，由於激烈的憤怒和憎恨，扭曲了。他立刻向這個無禮之極的部下，一言不發，撲攻上去。

柯馬斯沒有使用武器，雙方互相以手挖對方的眼睛，抓對方的耳朵，用牙齒咬破對方。雙方都負傷累累了。我雖然看過綠色人徒手決鬥，但是從未看過這種野獸似的格鬥，其淒厲和恐怖，普通人是想像不出的。

皇帝柯馬斯比較佔優勢。他力氣比較大，也比較敏捷。但是，在他再一口

氣就可以結束對方的生命時，他滑了一跤。

這只是一瞬間的事。但是，柯巴却利用這個機會，用牙齒咬進對方的大腿，用盡所有的力氣，把皇帝的身體撕成兩半。這樣，決鬥就結束了。勝者和敗者都躺在現場，彷彿沾滿了血的大肉塊般，精疲力盡，沒有動靜。

大家對完全死去了的柯馬斯都棄而不顧。身負重傷，快要死去的柯巴，由於婦女們的看護和特效藥，奇蹟般復活了。三天後，他按照這一族的慣例，走到一直被棄置不顧的柯馬斯的屍體旁邊，一隻脚踩在屍體的頭上，把瓦風的皇帝的徽章奪取。

死者的頭顱和手臂被砍下來，作勝者的胸飾。屍體在婦女們瘋狂般的笑聲中，被火葬了。

本來，這一族是爲了報復孵化器被破壞，準備去攻擊撒克族的。但是，由於柯巴受了傷，擔誤了行軍的時間，所以中止了遠征。一萬人之多的大軍，正在退回瓦風的途中。

皇帝柯馬斯和王柯巴的猛烈死鬥，使我嚇破了膽。但是，這種血腥的爭鬥，對他們來說，就像家常便飯一樣。他們這個集團雖然比撒克族小，在殘忍和狂暴方面，却毫不遜色。戰士們的決鬥好像每天都有，而多的時候，一天有八對進行決鬥。

三天後，我們到達瓦風市。我被關到地牢，用鎖鏈綁住。食物偶爾會送來。而地牢中一片漆黑，所以看不出時間。

到底過了幾天？或幾個星期？還是幾個月？我不知道。

在什麼都看不清楚的黝黑中生活，可怕得簡直要令人發瘋。

地牢中，不知道什麼東西在蠕動。我睡覺的時候，那種東西會從我身上爬過，給我冷冷和滑溜溜的觸覺。有時候，會有好幾個火焰似的紅色眼睛出現，盯盯地注視我。幾乎聽不到任何聲音。我向送食物來的看守不斷講話，他却一

言不發。

我憎恨這個看守，把他當作是折磨我的瓦風族的代表。我等待着機會。他老是拿着火把，到我近處來放置食物。他俯身下來時，他的頭總在我胸部的高度。當我聽到他的脚步聲時，我躲到牢獄的一個角落裏，把綁着我的鎖鏈的鬆弛部份握緊。

當他想把食物放在地上而俯身時，我揮起鎖鏈，對着他的腦門，用盡力量打下去。他一個聲音都沒有發出來，就倒在地上，死了。

我像瘋人般，哈哈大笑。不，那時候，我或許已經快要真的發瘋了。

掛着鑰匙的鎖鏈就在死人的脖子上。我一邊拿鑰匙，一邊發覺六雙閃閃發光的眼睛注視着我。這六雙眼睛慢慢地向我接近。我感到極大的恐怖，往後退縮。

這些東西潛到屍體附近，不一會，發出拖拖拉拉的聲音，回到牢內的黑暗處去了。

我醒神一看，看守的屍體已經不在那兒。

十　從鬥技場到大氣製造廠

大概過了三天，新的看守出現了。這並沒有使我的牢獄生活發生什麼變化。但是，不久之後，一個新來的俘虜被鏈在我的旁邊。我迎着火把的光亮一看，這個俘虜是紅色人。我等到看守離去後，向這個紅色人說話。

對方似乎在黝黑中抬起了頭，他說：

「你是誰？」

「我是約翰卡特，赫留姆的紅色人的友方。」

「我是赫留姆人，但是沒有聽過你的名字。」

因此，我把來到這兒爲止的事情，從頭到尾，都告訴了他。不過，我沒有提到和蘇莉絲戀愛的經過。

「什麼?!你幫助我們公主蘇莉絲逃走了？」他非常感動。他說，蘇莉絲和蘇拉逃走的地方，是他們遠征的時候，要經過的，所以他對那個地方很熟悉。

「既然如此，那就不要緊了。蘇莉絲和蘇拉逃進去的那座山崗，距離大水路之一不到五哩。現在一定已經逃到安全的地方了。」他加強語氣，保證道。

這個人名字叫做甘特斯，是赫留姆的海軍軍官，上次受到撒克族的攻擊太空船隊的船上人員之一。

在遭到撒克族的攻擊後，返回赫留姆的途中，太空船隊又遇到同是火星紅色人，却是世仇的左甘達族的太空艦隊大編隊的攻擊。只有甘特斯所乘的那艘太空船好容易脫了身。當這艘太空船拚命掙扎回到赫留姆時，七百名船上人員只剩下十名。那時候正好是蘇莉絲被俘的三十天後，也就是我們回到撒克的前

後。爲了搜尋蘇莉絲，赫留姆立刻派出了每艘載有兩千架小型飛艇的太空船七百艘，分成七個大艦隊出動。但是這個大艦隊只攻擊了綠色火星人的兩個部落，却完全沒有找到公主的行踪。

「兩、三天前，我們結束了北部一帶的搜索，開始把手伸到南方。」甘特斯說。「我駕着單人小型飛艇，來瓦風城市調查，却不幸被他們發現了。」

「單獨一個人來呀？你真是個勇敢的軍官。」

他到瓦風族的各個住所和地牢尋找了兩天兩夜，知道了他所敬愛的公主沒有被抓到後，不得已要回去時，被瓦風族發現而逮捕。

同在牢獄中的這幾天內，我和甘特斯變成很親密的朋友。三天後的一大早，我們兩人被拉到圓形的大鬥技場。

這個大鬥技場是挖掘地面造成的，因爲一部份被砂礫塡埋了，所以看不出原來有多大。現在仍舊能夠容納兩萬名的瓦風族全族，是非常巨大的地下廣場。周圍堆起石牆，以防止獸類以及和獸類決鬥的俘虜逃走。兩端築有關出場俘虜的柵檻。

我和甘特斯被關在其中一個柵檻中。其他的柵檻關着火星犬、火星馬、火星象、綠色人戰士和別的部落的婦女，以及我從未見過的奇怪的猛獸。這種猛獸樣子非常可怕，令人看了毛骨悚然，又會發出非常淒厲的喊聲和吼聲——只要身在這個地方，無論膽子多大的人，也無法消除死的恐怖。

「當天，最後殘存的勝利者，不論是人或獸類，皆會被自由釋放。戰敗者當然就要變成僵冷的屍體，七零八落地躺在這兒。」甘特斯向我說明。第二天早上，又有新的出場者繼續決鬥，競技要連續舉行十天。

柯巴率領王和幹部們，坐在決鬥場中央的廣大高台上。觀衆也擠滿了決鬥場。

柯巴一打手勢，就有兩個柵檻的門被打開來。拿着短劍的十二名綠色人婦

女對十二匹火星犬的決鬥開始了。露出大牙，噴出口沫的野獸們一齊向婦女們攻擊。

我不禁把臉轉開。決鬥場面越是殘酷，瓦風族的吼叫聲和笑聲就越大、越瘋狂。

「已經結束了。」甘特斯告訴我。

我轉過臉來看決鬥場。在戰敗而躺在地上的婦女們旁邊，戰勝而殘存的三匹火星犬得意洋洋地，發出吼聲。

然後，一頭憤怒的火星象被放出來，和那三匹火星犬決鬥。就這樣，可怕的生死鬥爭在炎熱的陽光下，不斷地重覆。

輪到我出場了。先和人類決鬥，然後和野獸決鬥。我拿着他們給我的長劍，利用我天生的靈便，輕易地打倒了對手。看到我把敵人一個一個打敗的威武樣子，觀衆變得狂喜熱中，拍手喝采。

當接近最後決定勝負的局面時，甚至有人喊道：

「讓他成爲我們瓦風族的一員。」

最後剩下的是北方一個種族的巨大的綠色人戰士、甘特斯和我三個人。他們決定先讓甘特斯和綠色人戰士決鬥，勝利的人再和我決鬥。

這時甘特斯已經贏了好幾場決鬥，其中有幾場很危險。甘特斯身高不到兩公尺，而這個綠色人是一個五公尺以上的大漢，已經輕易地過了好幾關。看起來，甘特斯沒有勝算。但是，他的劍術却非常好，他抽出劍來，舉劍過肩，對準敵人的胸脯，擲去。

劍飛如矢，準確地穿透了對方的心臟。對方重重地倒了下去，不動了。

終於輪到甘特斯和我一對一的決鬥了。我們走到決鬥場的中央。

當然，他和我都不想真的決鬥。我小聲對他說：

「我們把這場決鬥拖到天色暗了爲止。」

「知道了。」

我們一面戰鬥，一面留神着不要使對方受到比較重的傷。觀衆對我們這種不徹底的戰鬥生氣了。

不知不覺間，天色已暗，我耳語道：

「甘特斯，你的劍從我的左手和側腹之間刺進去！好好地幹。」

他立刻刺過來。我們出手的時機配合得很好，我用左手緊緊夾住他刺過來的劍，故意倒了下去。

在觀衆看來，甘特斯的劍似乎是插在我的胸脯上。他迅速跑過來，把劍拔出來，對準我的喉嚨，作最後的一擊。不，這一劍只是挨進我的脖子，刺進了砂礫。

天色已經完全暗了。

「你在城市東方的山崗上等我，好嗎？」假死的我小聲說。

他以眼色表示了答應，離開了決鬥場。

當觀衆走光了之後，我悄悄站起來。這個競技場和城市的廣場頗有一段距離，沒有人住在這兒。所以，我能夠從容地摸索着，走到山崗上。

我在約定的地點等候甘特斯，但是，不知道爲什麼，他竟沒有來。我等了兩天，然後，按照他指點我的路線，走上最接近水路的西北向的路。

當然，我沒有攜帶食物。不過，我找到了能採取植物性牛奶的樹，用這種樹的汁充飢和解渴。

我流浪了大概兩個禮拜。夜間藉着星光走路，白天躲在岩石後面，或在峽谷的路上偷偷前進。

我好幾次遭到野生動物的攻擊。牠們會突然從黑暗中攻上來，所以我一點也不能大意。我一直緊握長劍，發揮在火星上學到的心電感應力，來防範這種危險。儘管如此，我還是受到了一次冷不防的攻擊。我被一頭野獸按倒在地上，眼看牠銳利的大牙就要把我的喉嚨咬斷。

我不知道牠的模樣如何，只知道牠的臉上長滿了毛，非常大，非常重，有很多脚，我把手放在牠的喉嚨上，拚命撐住。

我的手漸漸發麻，但是沒有別的辦法，如果我的手稍微一鬆，一切就會完蛋。牠的火焰般的眼睛和發亮的大牙慢慢地、有力地逼進。

我覺得我已經不行了。就在這一瞬間，有一頭獸類撲上把我按倒着的野獸。這兩頭獸類非常猛烈地互撞，用大牙互刺、撕裂，發出吼叫聲，在苔蘚上打滾。這場格鬥很快結束。

我的救命者站着，注視那躺着一動不動的野獸。

正好這個時候從地平線上出來的月亮，照亮了周遭。

「烏拉，原來是你救了我！」我高興地大聲嚷道。

救命者——我的忠犬烏拉——不知道什麼時候，從什麼地方，怎麼樣找到

了我。

但是，烏拉又爲什麼會離開了蘇莉絲？牠對我的命令向來是很忠實的。牠之離開蘇莉絲，是不是意味著蘇莉絲已經死了？

烏拉已經瘦弱得可憐。曾經在我手中變得很溫馴的牠，一會兒之後，走到牠身旁的那頭野獸屍體旁邊，貪婪地吃起那屍體來。牠已經餓得快要死去了。

我帶着烏拉，拖着疲倦的脚，去尋找水路。

第十五天的黎明時分，我看到了標示我所尋找的水路的高樹叢，我高興得跳起來。到了中午，我掙扎到了一座建築物的門口。

這座建築物非常巨大，高聳入雲，約莫有四平方英哩大，七十公尺高。只有很小的門，沒有窗，也感覺不到人的跡象。

我因爲疲乏無力，在這兒倒下了。但是，我不能老躺在地上，所以我振作了一下，站起來，走到牆壁前面，發現牆壁上有一個很小的圓孔。

「這不是電話對講機嗎？」我喃喃地說。

於是，圓孔裏傳出聲音說：

「你是什麼人？從什麼地方，爲了什麼事來的？」

「我是……」我說明我是從瓦風城市逃出來的，因爲飢餓和疲勞，不能動了。

「你佩戴着綠色人戰士的裝備，帶着一頭火星犬。皮膚不是綠色，也不是紅色。你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我是火星上紅色人的友方，因爲飢餓，快要死了。請你讓我進去。」

不一會兒，眼前的門開始後退，後退了約莫十五公尺後，才停住，然後向左邊移動，我看到水泥製的狹小走廊，前面又是一道相同的門。我和烏拉進了第一道門後，第一道門在我們的背後，自動關閉起來。這種門有約莫七公尺之厚。門關閉後，有很粗的鋼鐵製的圓柱體從天花板上降下來，緊密地嵌入地板

上的洞口。

第二道門和第三道門都是同樣的構造。我好容易掙扎到裏面的大廳。大廳中有一張很大的石材桌子，上面放着食物和飲料。

「你吃吧！也讓你的火星犬吃！」不知從哪兒傳來這句話。

我和烏拉毫不客氣地吃了起來。在我們吃喝的這段時間裏，那我們看不見的人並沒有放鬆他的詰問。

「你剛才說的事，很奇怪，幾乎令人難以相信。」對方大略詰問過了之後，很佩服地說。

「可是，我說的全是事實。」

「大概全是事實吧。我早就知道你不是火星人。你的腦的構造、內臟的位置、心臟的大小和形狀，都和我們不同。」

「你能看到我身體裏面的東西?!」我覺得有點可怕，喊了起來。

「是的，我能完全透視你身體裏面的東西。假如你是火星人的話，我還能知道你心裏想着什麼。」

不一會兒，裏面的門開了。出現的是一個乾癟得像一具木乃伊般的矮小男人，模樣很奇怪。他身上佩戴着的裝飾品只有一條黃金製的很小的項鍊。項鍊上掛着圓盤般的鑽石墜子。這個胸飾的中心鑲着直徑約莫三公分、發出各色光線的奇怪寶石。

這種奇怪的寶石放射出九種顏色的光線，除了地球的稜鏡的七種顏色之外，另外還有兩種顏色。這種寶石和這種光線，我沒有辦法形容，只能說美麗得不可思議。

這個老人和我交談了好幾個小時。在這兒，我又經驗到前文提過的那種奇怪的事。我能夠完全知道他心中所想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不講出來，他就無法明白我心中想什麼。不過，我沒有把這種情形告訴他。

根據這個老人所說，這座建築物是火星的大氣製造工廠。設置在這兒的機器製造火星生物生存下去所必需的大氣。製造大氣的秘密，就在使我覺得美麗得不可思議的、胸飾上的大寶石。也就是說，這種寶石的第九種光線的使用方法就是製造大氣的秘方。

他們用這座建築物屋頂上的精密裝置，把這種光線從太陽的其他光線分離出來，收集在巨大的貯藏所中。然後，對這第九種光線施以電氣震動。再把這種光線送進這個行星上的五個空氣中心。空氣中心把這種光線放出去時，這種光線就會和太空中的「以太」接觸，而變化成大氣。

據說，現在這座建築物裏貯藏着足以維持火星大氣一千年的第九種光線。

「我們唯一擔心的是怕幫浦發生故障。」老人說。

他也領我到裏面的房間去看。這兒有二十個鐳幫浦，合成一組裝置，僅僅其中一個幫浦就裝有能夠供給整個火星的混合大氣。八百年來，他一直看守這些幫浦以一定的時間——火星的一天——地球時間二十四小時半多一點——一直看守這些幫浦的運轉。他有一個助手，兩人輪流看守。兩人之中總有一人要在這寂寞的工廠，渡過一個火星年的半年——約合地球上的三百四十四天。

每一個紅色人都從小被教以製造大氣的原理。但是，永遠只有兩個人知道進入這座建築物的秘密方法。建築物的牆壁厚五十公尺，屋頂玻璃厚兩公尺，任何人，無論從地上，或從空中，都無法侵入這座建築物。

不多久，我發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那就是，通往外面的門全都用心電感應力移動。鎖鑰被造得非常精密，而用很艱深的思考腦波的組合開啓。只要知道了這種思考腦波的組合，我也能隨意把門打開。因此，我若無其事地試探道：

「這種門好堅固，到底怎麼樣打開呢？」

「……」一瞬間，老人的心中閃過九個字的火星語。

「那是秘密，我不能說。」老人這麼回答的時候，那九個字同時在他的心中消失。從這時候開始，老人的態度現出了警戒的神色。那是一種恐懼、不安和疑惑的神色，好像是說：如果漫不經心地洩露了這個重大的秘密，可就不得了。

「好了，你該睡覺了。明天你出發之前，我會寫一封信給這附近的農業監督官。他大概會幫助你前往離這兒最近的卓丹加。」

「謝謝你。」

「不過，在卓丹加的時候，你決不可說出你要到赫留姆去。現在，卓丹加正在和赫留姆打仗。我和我的助手不屬於任何國家，而是屬於整個火星，所以不必擔心這些。那麼，請休息吧！晚安。」老人這麼說了之後，又補充道：「好好安睡吧。」

他雖然和藹地笑了笑，我却完全明瞭他內心的想法。他心中喃喃自語地說：「我本來不該讓這個人進來的。」然後，他心中浮現了如下的情景：到了晚上，我要站在這個人的枕頭邊，把短劍迅速地插進這個人的胸膛。這樣，就完事了。「這麼做，雖然很殘忍，却是爲了整個火星上的人。」

老人離去之後，我陷入沈思中。

這到底怎麼辦才好？要把對方幹掉，是很容易的。但是他一死，這個大工廠的機器就會停止，這個行星上的全體居民——包括蘇莉絲，如果他還活着——和所有的生物都會死去。最好的辦法就是逃走。

我帶着烏拉，悄悄地到處走着，走到了剛才用餐的大廳。這時，背後傳來微小的聲音。我和烏拉一起躲到走廊的暗處。

腳步聲的主人——老人——不知道我們躲在那兒，走進大廳，開始在石頭上磨起短劍來。

他心中想着：「我先去檢查鐳幫浦，大概要花三十分鐘，然後把這個人解

決掉。」

當他的踪影消失在通往幫浦室的走廊之後，我站到那巨大的門前面，對着那堅固的鎖，凝神發出由九個字的火星語組成的思考腦波。

「開啓吧！」我彷彿祈禱似的。

就在這一剎那，那巨大的門，無聲無息地移動了起來。下一道門，又下一道門，也都照着我的命令，開啓了。我和烏拉一溜煙似地，走到門外的黯黑中去。

我們向附近的十字路口趕路。到那個十字路口時，天色已經亮了。我們看到圍牆，跑了進去，尋找裏面的居民。

圍牆中，緊緊地排列着許多水泥製的矮房子。我在其中一幢房子的門口，敲門、吼叫，但是沒有回答。我讓烏拉擔任守護，讓我睡一會兒。

當我聽到烏拉的吼叫聲，醒來時，三個紅色人就站在我的身旁，用三支來福槍指着我。

「我不是你們的敵人。」我說。「我從綠色人的手中逃了出來，正在前往卓丹加的途中。希望你們讓我在隨便那個地方休息休息，也希望你們給我食物。」

他們對我的印象很好，把右手放在我的左肩上，給我正式的見面禮節，然後領我到我的居所去。

原來我所住的這幢建築物，是置放家畜和農作物的地方，沒有住人。這個居所在一片很大的樹叢中。到了晚上，爲了避免危險，用金屬製的圓形旋轉軸，把房子抬舉到離地十數公尺的高處。用的動力是小小的鐳引擎。

這三個紅色人是兄弟，姓普特爾，各自和妻子兒女住在農場同樣的房子中。他們和他們的家屬，都很親切，很和藹。

我把這前面發生的事告訴了他們。但是，把關於蘇莉絲和大氣製造工廠的

事略去不講。

「我想到卓丹加去。」

「吾，那麼，這麼辦好了，首先把你的身體染成和我們這一族相同的顏色，加入卓丹加的海軍或陸軍。這是因爲如果你不在宮廷的貴族中交到朋友，獲得信任，你的話就不會有人相信。如果你加入軍隊，就會有這種機會。而且，我們在火星上也算是好戰的種族，非常尊敬勇士。」

幾天後，他們用紅色的油染了我的身體，把我的頭髮像紅色人那樣，剪成方型，把頭髮放下來，梳成紅色人的流行髮型。在出發時，他們又給了我一頭小小的火星馬。這頭火星馬和地球上的馬一般大小，性情非常溫順。但是，顏色和形狀都和野生的火星馬一模一樣。

他們又給了我卓別丹的貨幣。

「你們這般照顧我，你們的恩惠，我實在無法報答。」

「不，只要你在火星上長壽，我們後會有期，相見的機會一定會來臨。你不要介意這些，快走吧！」

我充滿感謝地向他們告別。和藹可親而感情深重的他們，一直站在那兒給我送行。

十一　劫後重逢

在前往卓丹加的途中，我在好幾家農人家住宿，獲得了關於火星生活的新知識。

火星上，在偏僻地方地下的巨大貯水槽，貯藏着萬年雪溶解而成的水。這些水通過很長的水管，被送到各地區，作爲灌溉之用。沿着水管兩側，有連綿的農地。農地被劃分成相等的部份，各部份由一名或兩名政府官員管理。流到田裏面的水，通過地下很大的毛細管組織，滲入植物的根部。既沒有激烈的日晒、雨或暴風，又沒有昆蟲或害鳥。所以，火星上的農作物收穫量很穩定。

我離開地球以來，到了這兒，才第一次嚐到肉味。肥肥的家畜的多汁的肉，做成了味道鮮美的肉排和碎肉。水果和蔬菜香味俱佳，比地球上的好很多。這大概是因爲植物和動物都以長期研究出來的科學方法培育的緣故。

我第二次住的是卓丹加貴族們的宅第。其中有一個年老的男人，數年前曾經以外交官的身份，到過赫留姆。他對於卓丹加和赫留姆兩國之間正在交戰，很感憂慮。

「赫留姆有一個絕世美人。」他說。「這個女娃可以稱做世界之花。」

「那一位女性？」我問。

「就是摩爾斯的女兒蘇莉絲。說到她那高貴的美麗，連她走過的地面都被大家膜拜呢。但是，自從她參加科學調查的旅行失蹤後，赫留姆國陷入了悲傷的深淵。」

「唔。」

「那個沒有作戰能力的船隊，在返回赫留姆的途中，被我們的統治者加以攻擊，造成了令人遺憾的事。」

這件事，我在瓦風族的地下牢，聽甘特斯說過。

這個貴族繼續說道：

「我們的軍隊現在正包圍着赫留姆，打着勝仗。但是，國民都高唱着不滿之聲，認爲這次戰爭違反正義。因爲主力船隊已經出去尋找公主。所以，赫留姆兵力很弱，不久就會被攻陷。

「你認爲蘇莉絲公主怎麼樣了？」

「已經死了。據最近俘獲的綠色人戰士說，公主和來自另一個星球的男人逃出了撒克，却被瓦風族抓到。他說他看到公主他們的火星馬在路上徬徨。而且，也看到激烈戰鬥的痕跡。」

火星馬的情形和戰鬥的痕跡，都是我自己知道得很清楚的。這些絕對不能證明蘇莉絲已經死了。

我心想：我必須及早見到皇帝摩爾斯，把我所知道的關於蘇莉絲的消息告訴他。

第十天的清晨，我到達了卓丹加。使我困擾的是烏拉的問題。這個巨大的傢伙，是紅色人絕對養不馴的。帶着烏拉進入卓丹加城市，等於是帶着獅子在紐約市的大街道散步。

我非常痛苦難過，把不能不分別的理由，向烏拉詳細解釋。

「好嗎？你懂了嗎？烏拉。你會成爲我的累贅。爲了使我今後要做的事能夠做成功，有時候不能不犧牲你。爲了我，請你離開吧！以後我一定會把你找到。再見了，烏拉。」

我向撒克方向指了一指，烏拉就拖着沉重的脚步走起來。牠的樣子既可憐，又可愛。目送着牠，使我感到非常悲傷，只好轉過臉來，向城牆的方向小跑

步。

這兒的房子和普特爾家的一樣，在金屬的圓柱上面。我按照普特爾兄弟教我的，走到中央廣場。正當我認爲大清早沒有人的時候，一個紅色人快步走過來。當他接近時，我慌忙喊道：

「甘特斯！」

對方縱身一躍，迅速得目不暇給地把長劍伸過來，道：

「你是誰？」

我沒有回答，而輕輕地向後躍退了十幾公尺。

甘特斯把劍垂下去，笑道：

「跳得好，會這種特技的，在火星上只有你一個人。你使我很吃驚，約翰卡特，你是怎麼來到這兒的？你的肌膚改變了顏色，你彷彿是『達爾新』。」所謂「達爾新」，是火星上的一種爬蟲類，類似地球上的變色龍。

我把到這時爲止的經過，簡單扼要地告訴了他。

「實在令我驚奇，如果我的名字和出身地被卓丹加的傢伙們識破了，我馬上就會失去我的生命。」甘特斯笑着說。「我知道了，卓丹加的王子薩布珊把我們的公主藏在這個城市的某個地方。

「這麼說，蘇莉絲還活着？」

「是的。薩布珊王子愛着公主。因此，他的父親柯錫斯說，如果公主願意和他的王子結婚，就可以締結兩國間的和平。但是，我們的皇帝摩爾斯不接受這項提議。皇帝和人民都宣佈說，如果不能讓公主和她自己選擇的人結婚，大家寧願和赫留姆一起葬身火窟。」

「原來如此。」我用力點頭，雖然不知道蘇莉絲在那兒，但是，很明顯的，她還活着。

甘特斯今天要當空中偵察官，混進卓丹加的海軍。空中偵察隊的隊長就是

薩布珊王子。所以，甘特斯想接近王子，贏得王子的信任後，調查公主的行踪。

我宣誓和甘特斯合作，讓甘特斯把我也帶到空中偵察隊本部，提出志願入隊的申請。問題是如何通過錄用考試。

已經對空中偵察隊的一切都瞭如指掌的甘特斯，叫我不必擔心。他拿着我的考試卡，到考試官那兒去，自稱約翰卡特。

「反正以後一定會被識破。不過，到了那個時候，我們不是已經完成使命，就是已經失敗了。」考試過後，他以快樂的語調說。

在考試後的三天裏，我向甘特斯學習了單人用小型飛艇的駕駛和修理的技術。機身全長約莫五公尺，寬六十公分，厚八公分，兩端細尖。動力是小型鐳引擎，浮力是火星特有的第八光線。這種光線被稱做推進光線，被貯藏在很薄的金屬機身的內側。

第四天，我駕着小型飛艇，第一次在火星的天空飛行。在這個城市上空，我照着甘特斯教我的，作了一個廻轉飛行，然後用全速，飛向大水路之一。

經過了將近一個小時後，我意外地看到了三個綠色人戰士騎着火星馬，在追趕一個個子很小的人。我立即俯衝下去，繞到綠色人戰士的背後。

被追趕的是一個紅色人，而且是佩着空中偵察隊徽章的人物。我看到附近有一架小型飛艇，飛艇周圍散佈着一些工具。大概是飛艇故障，正在修理的時候，遭到了攻擊。

眼看這三個綠色人戰士就要追上卓丹加的空中偵察官，用標槍刺殺他時，我保持着飛艇的速度，衝進他們中間，用機頭碰撞其中一人。於是，那個傢伙的頭被切斷，身體越過火星馬的頭上，蹦跳到苔蘚上。剩下的兩個人，嚇破了膽，一溜烟似地逃走。

我減慢速度，讓飛機降落。我走上去後，這個紅色人就由衷地向我道謝。

「謝謝你。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沒有來，我已經被他們殺死了。真

是太感謝你了。我一定要獎賞你。」

這個人不是別人，正是卓丹加皇帝的堂弟。我們在說話的時候，那兩個綠色人又折回來了。我給他打了氣之後，就和一個高大的敵人搏鬥，把這個敵人輕易地殺死。這時，他已經受傷倒下，快要被敵人結束性命，我跳將起來，用長劍刺死那個綠色人戰士。

由於這個事件，我昇了級，而在柯錫斯的宮殿裏獲得了一個宿舍。在表彰的儀式上，我第一次晉見卓丹加的皇帝柯錫斯。

「我聽我堂弟說了你那簡直不像是人力所能做到的精湛戰技。像你這樣的勇士，一定能保護我。我要獎賞你的勇敢善戰，任命你爲禁衞隊的軍官。」柯錫斯親自把禁衞隊的裝飾品佩戴在我的手上。

從此以後，我的勤務就由皇帝的侍從指揮。

侍從找了一個機會，領我到宮殿深處。這時候，在皇帝柯錫斯的房間，王子薩布珊和幾個幹部正聚集在一起，交談着不知道什麼事。

房間四周的牆壁，被壁帘遮得毫無縫隙。侍從拉開一塊壁帘，於是壁帘和牆壁之間，出現了一條圍繞着房間的通路。他叫我在這兒待命。我的工作就是，當皇帝走出房間的時候，悄悄地，避開着別人的眼睛，保護皇帝。勤務是採取四小時輪班制。

「那麼，拜託了。」侍從說，然後離去。

我發現了壁帘的紡織法很奇怪。從表面看，很厚重。但是，從我隱身之處看，能夠透視到房間中的一切，等於沒有帘幕似的。

我開始執行任務後，房間那一頭的壁帘被拉開了。幾個禁衞隊的士兵帶着一個女人進來。來到皇帝柯錫斯的面前後，士兵們向左右分開。

我心臟撲通撲通地跳，幾乎喘不過氣來。在皇帝的面前，離我不到三公尺的地方，站着的是蘇莉絲。她美麗的臉龐帶着微笑。

王子薩布珊拉着她的手，向皇帝走近。

「歡迎，歡迎，赫留姆的公主。妳怎麼會想來見我？兩、三天前，妳還說要嫁給我的兒子，還不如嫁給撒克的綠色人哈朱斯。」

「自古以來，火星上的女人就有隱藏自己心意，隨意改變心意的特權。請你原諒。以前我不知道皇太子是不是真的愛我。但是，現在不同，只要時機一到，赫留姆的公主蘇莉絲就要和卓丹加的王子薩布珊結婚。請你接受我這個諾言。」

「唔，我很高興。」柯錫斯回答。「這麼一來，我真的不想和赫留姆打仗了。立刻向全族宣佈你們的婚事。」

「不，等一等。我希望戰爭結束後才宣佈。如果赫留姆的公主，在戰爭進行中，和敵方的王子結婚，我國的人民和貴國的人民都會覺得奇怪。」

「不能現在立刻讓戰爭結束嗎？」薩布珊插口道。「父皇，爲了我的幸福，請你及早讓這場戰爭結束。」

「好，我立刻提議休戰。」柯錫斯回答。

不多久，蘇莉絲由護衞的士兵保護着，走出房間。

這個光景，我很難相信。我曾經宣誓要把我的性命奉獻給蘇莉絲，而她也曾經向我告白熱烈的愛情。現在，她却沒有把我放在眼中，帶着高高興興的表情，想委身於可恨的敵人。

我坐立不安的從壁帘後面的通路上，悄悄奔跑過來。這又彷彿是迷宮一樣。我以蘇莉絲離去的方向做大致的目標走着，但是不知不覺迷了路。就在這時，我聽到了說話聲，是蘇莉絲的聲音。

我循着聲音，跳進裏面的一個房間。四個衞兵守在這兒。

「我奉皇上的命令而來。」我說。「有事找蘇莉絲公主。」

「讓我們看看你的通行證。或者讓我們聽聽口令。否則，不能讓你進來。」

」他們的疑心很重。

我不得已採取了非常手段。

「我的通行證就是這把劍。」

「混蛋，把劍丟開！你以爲敵得過我們四個人？」

我的回答就是閃電般地拔劍一刺，和剩下的三個敵人，正面格鬥起來，三個確實都是頑強的對手。

我立刻被逼到牆壁邊緣。這時，蘇莉絲從裏面走了出來。隨後，蘇拉也出來了。她們兩人注視着我們戰鬥，一句話都沒有說。

我好容易幹倒了第二個士兵。於是，我利用我一向的敏捷動作，改變戰法。兩、三分鐘後，最後一個士兵被我的長劍刺倒，我對這四名勇敢的戰士的死感到悲傷，雖然這是不得已的結果。但是，爲了蘇莉絲，我可以把卓丹加的戰士殺光。

「卓丹加的戰士，你是什麼人？」蘇莉絲定定地注視着我，說。

「我是妳的友軍，也是妳的親密朋友。」

「噢，這種聲音！你難道是已經死了的……」

「難怪妳以爲我死了，我是約翰卡特。」

我向她走過去，她却顫抖着向後退，發出悲傷的呻吟聲，說：

「太晚了，我的約翰卡特。我一直以爲你已經死了。如果你早來一個小時……」

「這話怎麼說？」

「我的心已經和你的屍骸一起葬到瓦風的海底了。所以，我才會爲了從勝利的卓丹加軍手裏，拯救赫留姆，答應和王子結婚。」

「可是，我却活着。我不許任何人妨碍我們之間的友誼。」

「太晚了，我已經許下了諾言。在火星，一旦許下諾言，就不能取消。我

等於已經結婚了。約翰卡特，你再也不能叫我公主了。」

「我不知道火星的風俗習慣。我只知道我們互相愛着。我決不把妳交給任何別的男人。蘇莉絲，請妳說妳也絕對沒有變心。」

「我的真心也是這樣。但是，我要再說一遍，我已經委身於另外一個男人。我必須持守下去，這是火星的律法。」

「我不能答應。」

「不，在火星，律法是絕對性的東西。你記得你使我生氣的那一晚的事嗎？你沒有向我求婚，却稱呼『我的公主』。那時，你爲了我打了一仗，所以得意了起來……。火星的紅色人有兩種女人，一種是男人戰鬥之後求婚的女人，一種是戰鬥之後男人也決不求婚的女人。男人戰勝之後，就可以把那種女人稱做『我的公主』或『我的……』。你那時雖然爲了我打了一仗，却沒有向我求婚，就叫我『我的公主』，我的感受怎麼樣？受到了傷害。儘管如此，我還是表示愛慕你，明知自己沒有被求婚，而被當成笑柄……。」

「現在道歉也沒有用了。一切都因爲我不懂火星的風俗習慣。現在，我要做那時沒有做的事。我對着我身體中流着的勇敢的維吉尼亞人的血發誓，蘇莉絲，請妳做我的妻子。」

「不行。這是沒有用的。只要薩布珊活着一天，我就一天不能屬於你。」這是一種絕望的說法。

「如果是這樣，那他就等於死了，我的公主。薩布珊會死。」

「那樣也是不行。我們的律法規定，一個女人不能和殺她丈夫的男人結婚，即使那個男人是爲了自衛而戰鬥。我們除了互相分擔着悲傷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辦法了。好了，快走吧！請你不要再和我相見。我會深深地懷念你，我的幹部。」

以前我也曾經被她叫做「我的幹部」。這時，我已經知道，在火星，這是

對於敬愛的人的稱呼。但是，一切都太晚了。

我垂頭喪氣地走出了房間。但是，我並沒有認爲我已經完全失去了蘇莉絲。一會兒之後，我來到大批衞兵所在的房間門口，躲在可以透視的壁帘後面。一名軍官走進這個房間，命令四名士兵去接替護衞。我正在想這一下子可糟糕了的時候，去接班的四名士兵回來，報告說那四名伙伴被殺了。

宮殿中騷動得天翻地覆。士兵們出動，到處尋找犯人。

要逃，就要乘現在，我這麼一決定，就跟在一隊士兵後面，走過走廊，進入大廳。當然，戒備是很嚴密的。

爲了要等待天色暗下來，我跳進懸掛在大廳天花板上的大碗形裝飾品中，躲了起來。幾乎同時，皇帝和戰士們來到了大廳。

「這一定是赫留姆人幹的好事。」這是他們的一致看法。這時候，推翻這種看法的人進來了。這個人就是宮廷的心理學家諾坦。他說：

「皇上，我剛才去解讀了已經死去的忠實的衞兵的心。奇怪的是，敵人只有一個，不是一大群。」

「只有一個？諾坦，你不要胡說八道。」

「我沒有說謊。而且這個敵人還佩戴着我們禁衞隊的裝備。他的戰技是超人的，這樣的戰士，在火星的任何一個國家都找不到。」

「奇怪，救我的那個人那兒去了？」皇帝的堂弟慌慌張張地尋視四周。

「對，一定是他。完全符合。僅憑那超人的戰技，就一定是他。」

「立刻把他帶來！」皇帝柯錫斯發出命令。

於是，士兵們出去尋找。他們找不到我，而把甘特斯帶來。

「你應該知道那個傢伙在那兒吧？」皇帝問道。

「不，我不知道。我和他只是在被瓦風族抓到的期間認識的，我不知道他的來歷。」

「你也是一個來歷不明的人。似乎你們兩個都是赫留姆的人。把你抓起來，那個傢伙就會出現。把空中巡邏增加到四倍！並且嚴密監視這個傢伙！」

這個時候，一名士兵跑進來，說：

「報告。我們調查過從宮殿出去的全部軍官，沒有這麼一個人。他一定還在這宮殿裏。」

「好，仔細搜查！」柯錫斯厲聲說。「在這段時間裏，我們要訊問赫留姆的公主。你們跟我來。」

他們由皇帝率領，離開了大廳。

外面已經暗下來了，我往下跳到地板上，跑到陽台上，調整呼吸之後，跳到宮殿對面的大街上。

十二　奔向赫留姆

我避着守望者的目光，潛進甘特斯的宿舍。他一看到我，就問道：

「到底宮殿中發生了什麼事?!」

我把一切經過告訴了他。

他吃驚得不得了，說：

「真是豈有此理。如果要把敬愛的公主交給卓丹加，我們赫留姆人不如死了還好。公主做這種交易，簡直是瘋狂的行爲。這是赫留姆的國恥。我要盡一切辦法來阻止。你是個智勇兼備的人，請你指示我一個辦法！」

「唔，如果能和薩布珊決鬥，事情就能夠解決得很好。但是，我有不能這麼做的原因。」

「約翰卡特，你愛公主吧?!」甘特斯臉上充滿光輝地說。

「是的。但是，公主因爲和薩布珊有了婚約，不肯接受我的愛。」

「哦，原來如此。不，只有你才是赫留姆公主最合適的夫婿。我發誓，爲了我所愛的赫留姆，爲了蘇莉絲公主，我一定要殺死薩布珊。」

「他們看守和監視得很嚴密，無論在宮殿或空中……」

「我在上空巡邏中發現，進入宮殿的秘道在高塔的頂端。從那兒可以進入薩布珊的房間。問題是我們如何弄到一架小型飛艇。」

「武器倉庫的守衛情形如何？」

「夜間只有一個人在屋頂上守衛。」

「好，那麼，甘特斯，你從這兒溜出去，在這幢房子的屋頂上等我。」我又走到街道上。

那座建築物距離地面有三百公尺之高，非常巨大。而武器倉庫又在其上兩百公尺處，高聳入雲。建築物裏面擠滿了士兵，如果我從建築物裏面登上去，很容易被發現。所以，我從建築物的側面，以其裝飾品的突出部份爲脚架，開始往上攀登，危險是必然的。但是，爲了我所愛的蘇莉絲，我願意一次又一次地冒險。

我遇到了障碍，就是從側面突出七公尺之多的屋簷。我無法繼續攀登。但是，這不是猶豫的時候。我腦際浮現了一個碰運氣的辦法。

我把身上的皮帶解下來，把皮帶尖端的大鈎鈎扔到屋頂上。鈎鈎很順利地掛住了。我拉了拉皮帶，知道掛住了。但是，或許只掛住屋頂的緣，當我離開牆壁而懸在空中時，很可能跌落遠在下面的街道。

一瞬間，我向天祈禱。然後，抓住皮帶，讓我的身體懸在空中。屋簷上傳

來鈎鈎滑動的聲音，令人很不愉快。不過，死神放過了我，鈎鈎滑動了一會兒之後，掛住了屋頂的緣，我的身體懸吊了起來。我拉着皮帶登上了屋頂。但是，一個衞兵的手槍口對準了我。他問道：

「你是什麼人？從那兒來的？」

「我是空中偵察隊的隊員。啊！我險些跌落下面的街道上。」

「有問題。這會兒沒有飛艇降落，也沒有人上來。你快說，是怎麼回事？」

「等一下，我馬上就告訴你。我剛剛才撿回了一條命。」我一邊說，一邊從屋頂的緣上俯視下面。我的武器全部掛在皮帶的下端。

衞兵起了好奇心，走到我身旁來。當他俯看下面的時候，我向他撲上去。首先把他手中的手槍敲落，然後，把他按倒，綁起來，再把他的嘴巴塞住。

我奔向武器倉庫，把甘特斯的飛艇繫在我的飛艇上，發動引擎。不到一分鐘，我駕着飛艇，來到他在等我的宿舍屋頂上。

「你幹得真好，使我驚訝得很。你真是個超人。」他吃驚得目瞪口呆。

我們兩人立刻商量好了計劃，決定由他潛進宮殿，把薩布珊幹掉，我則飛到赫留姆去，他在目的達成後，就趕上來會我。

「甘特斯！加油！拜託了！」

「沒有問題，我一定把這件事辦得好好的。」

我們互相告別後，各自駕着小型飛艇從這二樓屋頂上昇空。但是，在宮殿附近的上空，我們被一架巡邏中的飛艇發現了。

對方的搜索燈照射着我們的飛艇。對方發出了叫我們停止的命令。我們沒有理他。於是，砲彈向我們飛來。甘特斯迅速地俯衝，混進黑暗中。我則提高高度，加快速度。巡邏艇發動了十幾架偵察艇前來增援，一同追趕我。唉呀！連高速巡洋艦也加入了他們。

我把我的飛艇左右傾斜，改變方向，突然上昇或下降。因此，他們的搜索

燈照射不到我。但是，彼此的距離却縮小了。

我改成直線飛行。砲彈飛來，擦過我的飛艇。我剛剛想到只要不被擊中，或許就能夠逃亡成功時，巡洋艦發射的砲彈在我飛艇的極近處爆炸。

不行了嗎？我的飛艇受到強烈的震動，開始倒栽葱地落下。

夜的黯黑中的下面，是地獄。我在極接近地面的地方，振作一下精神，使飛艇上昇。我看到在遙遠的後面，爲了着陸而開始下降的敵方艦艇的燈光。

我檢查飛艇的儀器，大吃一驚，羅盤儀和速度計被砲彈的破片打壞了。唯一能夠正確指示方向的羅盤儀既然壞了，我就無法知道赫留姆的位置。

赫留姆在卓丹加西南一千哩，只要四、五個小時就可以到達。但是，我脫離敵方艦隊後，已經飛了六個小時，仍舊在枯海的上空。

我改變方向，在晨間飛過了好幾個城市的上空。這些城市却和甘特斯對我描述的赫留姆完全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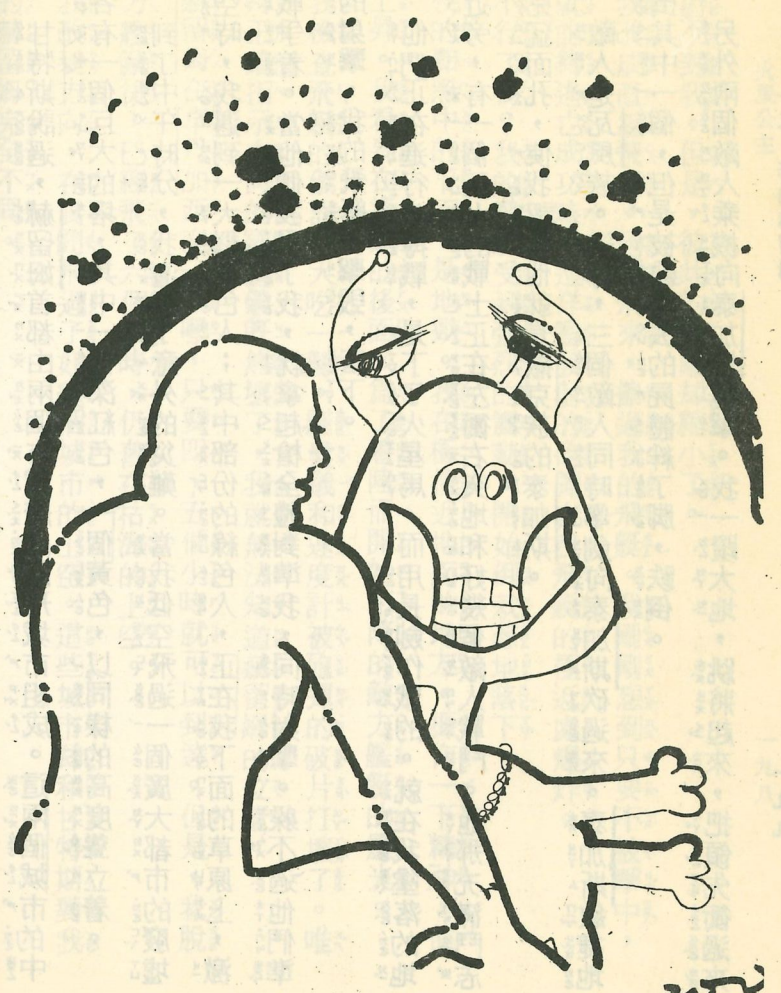
甘特斯說過，赫留姆首都由兩個有城牆的圓形城市組成。這兩個城市的中心各有一個巨大的塔，其中一個深紅色，一個黃色，以同樣的高度聳立着。

到了中午時分，我遭到了意外的災難。當我低空飛過一個廣大都市的廢墟上空時，我遇到一大群綠色人；其中部份的綠色人，正在我下面的草原上，激烈戰爭着。當他們發現了我，就拿起槍全體對準我，同時射擊。躲不過他們準確的射擊，我的飛艇被擊毀，落下。

他們正在進行肉搏戰，是下了火星馬，而用長劍作戰的。就在我墜落的地點近旁，有一個巨大的戰士正在左衝右突地和好幾個敵人戰鬥。他那充滿鬥志的兇猛面孔，使我認出他就是撒克族的泰加斯。

敵人是瓦風族。這時，三個敵人同時舉劍向泰加斯砍過來。泰加斯敏捷地砍倒其中一個，但是被躺下去的屍體絆了脚，跌倒。

另外兩個敵人乘機向泰加斯襲擊。我一蹬大地，跳將起來，把領先衝過來



的敵人一劍劈死。

在這段時間內，泰加斯站了起來。他可怕的面貌帶着微笑，用手按着我的肩膀，說：

「謝謝你，約翰卡特，我原先不知道是你。不過，能夠這樣幫助我的人，在整個火星上，只有你一個。我覺得我好像開始知道友情是什麼了。」

這場戰爭以撒克族的勝利結束。瓦風族利用正好來臨的夜色的掩護，撤退了。戰爭場面很激烈，雙方參加的人數一共一萬人，死者三千人。

我暫且和撒克族一齊回到撒克城。當我進入泰加斯的宿舍房間時，突然有一頭巨大的動物向我撲上來，把我按倒。牠就是在卓丹加和我分別的烏拉。看到狂喜的烏拉，我感到既疼又憐。

「約翰卡特！哈朱斯已經發覺你在這兒了。」泰加斯從宮殿回來說。「薩克吉看到了你。哈朱斯叫我今晚把你帶去。但是，我不會聽他的。現在，讓我

領你到前往赫留姆最近的水路去。希望你知道我雖然是個殘忍的綠色人戰士，却能夠做朋友。」

「你的好意，我很感謝，但是我不能接受。那麼做，你會被處死。」

「如果我沒有和哈朱斯決鬥的機會，或許會被他處死，但是……」

「不，我們要留在這兒，要去見哈朱斯。或許你會得到期待已久的和哈朱斯決鬥的機會。」

但是，他強烈反對我這個意見，並且告訴我哈朱斯多麼恨我，多麼想殺我。

我知道，現在是把泰加斯和蘇拉過去的秘密說出來的時候了。所以，我開口說話。

當我在述說的時候，泰加斯幾乎沒有插嘴，但是，他的面孔在抽筋，表示着他對於自己所愛的愛人被折磨而死的殘酷事件，非常激烈地憤怒和悲傷。他再也不反對我的意見。

我們兩人首先到薩克吉的宿舍去找薩克吉。

「薩克吉，四十年前的事。」泰加斯以冷靜的語調說。「妳應該記得一個叫做古紮巴的女人被拷打後殺死的事。愛這個女人的戰士現在知道這件事的真相了。律法規定戰士不可以殺女人，不過，這個男人可以用皮繩子把妳的頭綁在火星馬上，試想如此妳是會活、還是會死。這件事，明天就辦。妳如果不喜歡這麼辦，就自己到伊斯河去。知道了吧？薩克吉。」

後來我才知道，在撒克城的任何地方再也看不到薩克吉了。從那一天以後，沒有一個人看到過她。

我和泰加斯離開薩克吉的宿舍後，直接到宮殿去見哈朱斯。

哈朱斯一看到我，就在講台上站起來，嚷道：

「把這個傢伙綁在柱子上！用燒熱的鐵棒鑿穿他的眼睛！讓他知道我的厲

害！」

「撒克的各位王，各位幹部！」我一邊用眼角斜視着哈朱斯，一邊向周圍環視。「過去當過幹部的我，今天爲了撒克，和偉大的戰士泰加斯並肩作戰。我自認爲有一點貢獻。公正的諸位會聽我說幾句話吧？」

「住口！把這個傢伙綁起來！」哈朱斯吼叫。

普特梅責備哈朱斯，道：

「公正第一，哈朱斯閣下，你應該遵守撒克的律法。」

「對！說得對！」十幾個幹部高聲說。

我立刻繼續說：

「勇敢的幹部們！我很尊敬諸位。皇帝哈朱斯在今天的戰役中做了什麼？他只會折磨婦人和小孩，却絕對不和一個男人作戰。我這個小個子一拳就可以把他打昏，他是個沒有出息的人。這就是撒克的皇帝嗎？相反地，泰加斯才是撒克的勇士，卓越的男人。撒克的皇帝必須是像泰加斯這樣的人！」

受到我的演說感動，一陣聲援之聲湧了起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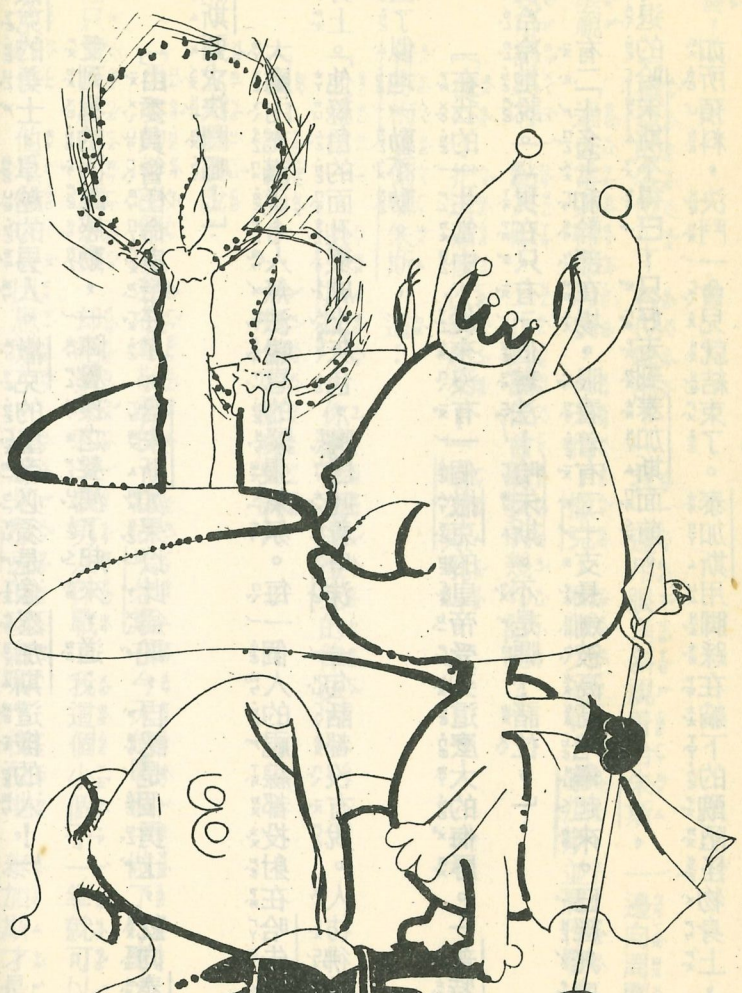
「由委員會任命皇帝好了。哈朱斯如果以此爲恥，自認是個勇士，就向泰加斯要求決鬥吧！」

大廳內充滿了令人無法喘息的緊張氣氛。每一個人的視線都投射在哈朱斯身上。他綠色的面孔變成土灰色，嘴巴吐着口沫，一句話都沒有說。人彷彿凍僵了似地一動不動。

「在我的一生當中，從來沒有一個撒克的皇帝受到這麼大的侮辱。」普特梅冷冷地說。「現在只有一個辦法！哈朱斯。不是嗎？諸位。」

有二十名王和幹部在場。眼看着有二十支長劍被高高地舉起來。已經無處可退的哈朱斯不得已，只好走到泰加斯面前。

如所預料，決鬥一會兒就結束了。泰加斯用脚踩在躺下的醜陋怪物身上，



成爲撒克的皇帝。

我抓住了這個機會，請求這位新皇帝援救赫留姆。泰加斯聽完了我的話，就和委員會的同伴們商量。

「以前在我們這兒的俘虜蘇莉絲，聽說被卓丹加抓起來了，正在受苦。如果我們把她救出來，送回赫留姆，撒克和赫留姆就能夠結成同盟。我們就可以安心地使子孫繁榮。爲了這個緣故，我們必須打倒卓丹加。我們要作戰！極好的戰利品在等着我們。怎麼樣？諸位。」

喜歡戰爭和掠奪的他們舉起雙手，表示贊成。這件事一決定，一切都進行得很快。不到半個小時，進軍的命令就傳遍了。

開始進軍後，他們在途中，請得了三個部族的增援。因此，總兵力有十萬人。而且，泰加斯又發揮了他優秀的外交手腕，從各地的部族召集了五萬名戰士。

膨脹到十五萬人的總兵力，就以堂堂之陣，向卓丹加前進。泰加斯很有自信地說：勇猛的綠色人戰士一個就抵得過紅色人戰士十個。他也告訴我，我們一定會得勝。

作戰的關鍵在於如何進入卓丹加城市。我要求泰加斯把大軍分成兩股，分別在城門左右待命。然後，我率領分遣隊，接近巨大的城牆下面，疊羅漢，使用皮帶，越過了城牆。

我們在黯黑中，看到了宮殿中的燈光。我叫一個傳令兵去告訴泰加斯道：「城門一打開，你們本隊就攻擊兵營，我們分遣隊要衝入宮殿。」

十三　勝利

戰爭的序幕拉開了。我率領五十名勇士，潛入了宮殿的院子。

在一樓的大廳中，正好在舉行着什麼儀式。貴族們排列坐着，皇帝柯錫斯和皇后坐在鑲有鑽石的金製王座上。禁衛隊的軍官們捧着兩套漂亮的裝備，前進。後面跟着走出兩個纏着赭紅色綢袍的人物。

那兩個人在王座前脫下綢袍。我心頭一驚，張大了眼睛。其中一個人是王子薩布珊。既然他還活着。那麼，我不得不認爲甘特斯已經在決鬥中失敗。另外一個人就是赫留姆的公主蘇莉絲。

「他們在進行婚禮！」這在我看來，就像是魔鬼們令人作嘔的儀式。我再也安靜不住。於是抽出長劍，用劍柄敲破玻璃窗，跳進去，使滿座的人嚇得目瞪口呆。

大廳中變成桶了蜂窩似的大混亂。我不知多少次擱開敵人的劍，刺倒多少個敵人，砍殺了多少個敵人之後，薩布珊拔出短劍，向我刺來。我扣住他的手腕，大聲喊道：

「看！卓丹加已經陷落了！」

我從窗口看到，由泰加斯領頭的撒克戰士們，蜂擁進城。

我把薩布珊從講台上刺落了下去，把蘇莉絲拉到我的身邊。皇帝柯錫斯看到這個情形，揮舞長劍，向我撲攻。但是，他不是我的對手。薩布珊覺得皇帝危險，慌慌張張地跑上講台來。

「噎！」我喊了一聲，長劍已經插進柯錫斯的胸膛。從這一瞬間開始，薩布珊成爲新的皇帝。

禁衛隊的軍官們和薩布珊一起向我而來。要把薩布珊幹掉，並不是很難的事。但是，這會使我永遠失去獲得我所愛的女人的機會。

「是這個女人！都是這個女人的陰謀！殺死她！把她幹掉！」軍官們一面喊叫，一面逼上前來。我們被逼得逃也無從逃起。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有人一面把這些群集的敵人劈倒，一面跑上來。這個人就是勇士泰加斯。他喊了一聲：

「領死吧！」

薩布珊挨了泰加斯的長劍激烈的一擊，倒了下去。皇帝柯錫斯的屍體就在薩布珊屍體的旁邊。卓丹加人雖然個子小巧，却都很勇猛。他們就像騎士精神的花朵被染紅了那樣，漂亮地躺在血泊中。

「甘特斯沒事嗎？」戰爭結束後，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這件事，我帶着部下

趕到地牢。

我喊了甘特斯的名字。於是，從黑暗的地牢中，傳來聲音，說：

「約翰卡特！你來救我了嗎？這場騷動是你引起的吧？」

「我請撒克族幫忙，終於救了蘇莉絲。」

這時，在卓丹加城內各地，湧起撒克族勝利的歡呼聲。

我回到大廳去找蘇莉絲。

「約翰卡特，你是個多麼優秀的人！」蘇莉絲喊道。「像你這樣的人，整個火星也找不到一個！火星的人一直想做，而沒有做成的事，你在短短的兩、三個月內，就做成了。你使野蠻的部族團結起來，而且成爲紅色人的友軍，進行戰鬥，這是任何其他的人都辦不到的，就像夢一般的事。」

「這個事情很簡單。愛——我對蘇莉絲的愛——成就了這件事。」

「約翰卡特，謝謝你救了我，使我恢復了自由之身。」

我們互相擁抱，熱烈地接吻。

「是的。現在我要娶妳做我的妻子。」

就這樣——

在死亡與滅亡的城市——卓丹加，戰神火星的公主蘇莉絲和維吉尼亞州的紳士約翰卡特，內心充滿着希望和欣喜，作了結婚的宣誓。

我們戰士坐進由兩百零五艘戰艦組成的大艦隊，率領載着火星馬和物質的運輸船隊，飛上空中。

下午，我們前方出現了赤紅的塔。毫無疑問，那就是赫留姆城市了。不久以後，從包圍着赫留姆的卓丹加陣地上，有一個大艦隊昇空，向我們飛來。

我們的船隊全部懸掛着赫留姆的國旗。赫留姆的兩個城市知道我們是友軍後，就出動了好幾百艘的太空艦隊，來支援我們。

雙方的太空艦隊，在我們這個船隊下方的空中，戰鬥了起來。眼看着卓丹

加軍的戰艦滾動着掉了下去，把大批的艦上人員像豆粒般撒落。

赫留姆的艦隊因此勇氣倍增，猛然撲攻。在很短的時間內，敵人的艦隊幾乎被擊落殆盡，殘餘的幾艘想逃走，而好幾千艘赫留姆的小型飛艇向他們追擊。約莫一個多小時後，戰鬥結束了。赫留姆軍獲得了光輝的勝利。我們向赫留姆艦隊的旗艦，發出「請接近」的信號。這裏我要向讀者說明，綠色人戰士的艦隊之所以沒有參加空戰，是因爲他們平常沒有空中艦隊，所以不會使用空中艦艇的重兵器。

當旗艦接近我們時，我們向旗艦發出信號，通知他們說：

「蘇莉絲公主安然無恙。她在我們這艘戰艦中。」

旗艦的甲板上湧起了歡呼聲，之後，艦上掛起公主的旗幟。看到公主的旗幟，其他的戰艦和地面上的士兵們都一齊歡呼。

旗艦被繫靠在我們的艦舷，十幾名軍官從旗艦上走到我們的戰艦上來。甘特斯出去迎接他們。蘇莉絲和我跟在甘特斯後面，走出來。

「救了赫留姆的公主，帶來勝利的，就是這位約翰卡特先生。」蘇莉絲說。由於她的介紹，我和軍官們互相打了招呼。他們看到勇猛的綠色人戰士們，嚇了一跳，經過我的說明之後，立刻點頭歡迎。

我一面引見泰加斯，一面說：

「你們不要感謝我，要感謝這個人……。他是火星上最勇敢的戰士，也是最偉大的政治家之一，撒克族的皇帝，泰加斯。」

軍官們向這位偉大的撒克人，鄭重行禮，令我驚訝的是，泰加斯回禮的態度，非常高貴，非常美好。

綠色人戰士從艦艇上走下來，和赫留姆軍並肩作戰，以驅逐卓丹加的步兵部隊。城市正面的草原，變成決戰的戰場。因快要勝利而沾沾自喜的敵軍，現在被完全驅散了。

「我們得勝了！」全面勝利的消息，使得宮殿和整個城市的每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歡喜雀躍。從前的可怕敵人——綠色人戰士的軍隊——變成可靠的友軍，進入赫留姆的城門時，赫留姆人感動得幾乎像發狂一樣。「約翰卡特！」他們又再度高呼我的名字。

皇帝和他的家屬，站在宮殿的正門。泰加斯和王、及主要的幹部，還有我，受到他們的熱烈歡迎。

赫留姆的皇帝摩爾斯，個子特別高，且姿勢端正，是個很帥的人。

泰加斯上前，說道：

「希望這一次在我們兩個種族之間，產生的友情，永遠持續下去。」

「能和火星上最偉大的戰士相見，是我無上的光榮。」皇帝摩爾斯以充滿熱情的語氣回答，然後向綠色人戰士一個一個打招呼，來到了我面前。

他把兩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說：

「歡迎我的女婿，約翰卡特。我和我的家人，以及赫留姆的人民，爲了表示對你的感激，要把我們最貴重的寶貝送給你。」

這句話使我非常感動。他所說的貴重的寶貝，就是公主蘇莉絲。我雖然歷經了無數生死關頭。但是，現在終於能夠握住這個美麗的無價之寶。

在此之後，我們拜會了蘇莉絲的父親，王加吉克，結束了一天的拜會活動。十天後，受到熱情和豐厚招待的撒克族和他們的同盟部族，帶着許多禮物，準備回故鄉。王加吉克爲了加強相互間的友好，率領護送的部隊，一齊出發。三個星期後，就是加吉克乘戰艦回來後，蘇莉絲和我的婚禮舉行了。

從此以後的九年——

我曾經以摩爾斯家駙馬和赫留姆軍人的身分作戰。民衆一直不斷地稱讚我的光榮，也繼續地愛戴公主蘇莉絲。

設在宮殿屋頂上的金製小孵化器裏，收藏着一個雪白的蛋。這個被禁衛隊的士兵們，守衛了將近五年的蛋，是蘇莉絲和我的愛情結晶。如果我們的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將多麼幸福！

——我永遠記得那天晚上的事。我和蘇莉絲正在交談着快樂的未來，突然有一艘太空船發着白色的閃光，出現在夜空的一角，以非常快的速度飛過來。這艘太空船是來向皇帝告急的傳令兵。評議員們立即被召集到會議廳。神情緊張至極的皇帝摩爾斯，把可怕的事實告訴他們。

「根據今天早上，火星上幾個國家的政府，所得到的情報，大氣製造工廠的管理員，已經有兩天沒有發出無線電報告，這邊不斷地呼叫，對方也沒有回答，更不幸的是，後來發現，助手在他自己家裏的地下室中，不知道被什麼人殺死了。這意味著什麼？諸位都知道，幫浦工廠的幫浦將會停止，火星的空氣將會消失。」

激烈吃驚的叫聲，此起彼落。

「要把工廠那麼厚的牆壁拆掉，要花好幾個月。實際上，已經有一些人，在進行拆牆作業。但是，照計算儀的顯示，氣壓不斷減少。我們最多只能再活三天！」

皇帝這一番悲痛的話一結束，滿座的人都鴉雀無聲。過了一會兒之後，一個年輕貴族站了起來，拔劍，說道：

「在火星上，我們一直是紅色人種應該如何生活的模範，這值得我們驕傲。現在是我們做應該如何死亡的模範時候了。讓我們心裏存著還能長壽一千年的從容，來接受這個命運！」

鼓掌聲響澈了整個會議廳。他說得很對。我們不可以醜陋地慌張，而要安撫民衆的恐怖心情。我們評議員壓抑著內心的悲痛，回到各自的工作崗位。

在宮殿中等著我回來的蘇莉絲，也已經聽到了這可怕的消息。

「約翰卡特，我們實在是太幸福了。」她帶著微笑，勇敢地說。「不論怎麼樣的命運來臨，都應該感謝我們倆能夠死在一起。」

頭兩天，空氣的數量，感覺不出有什麼大的變化。到了第三天早上，在比較高的建築物屋頂上，呼吸已經很困難。都市的生活完全停止了。可以看到悲傷的人們，在廣場或大街上，靜待著可怕的命運。

到了中午時分，身體比較弱的人，開始一個一個倒了下去，變成意識不明。皇帝的家族聚集在宮殿內院的花圃上。蘇莉絲和我也在這兒。

大家害怕著隨時可能悄悄來臨的死神，都沒有開口說話。烏拉也是一樣，牠不安地，把鼻子接近蘇莉絲和我。

由於蘇莉絲的願望，屋頂上的孵化器被搬來了。她和我無限感慨地，注視著這個還沒見到陽光，就要消失的短暫生命。

呼吸變得非常困難了。摩爾斯站起來，說：

「我們離別的時候到了。火星的偉大時代要結束了。明天的太陽會俯視著

我們這個死光了的世界吧。」

他和女眷們吻別，手按男眷們的肩膀。我看到沮喪的蘇莉絲，走到她身邊，把她抱入懷裏。

「約翰卡特，讓我們作最後的接吻。」她注視著我的眼睛，說道。「我愛你！我愛你！我們的幸福生活才開始，却遭遇到多麼可怕的命運！」

當我和她接吻的時候，我與生俱來的鬥志，像潮水般，翻騰起來。維吉尼亞的勇敢的熱血，在我全身流動著。

「我必須阻止這個災禍！一定有什麼可以活命的辦法！曾經爲了愛妳，冒著生命危險作戰的約翰卡特，一定會找到一個辦法！」

一瞬間，有一樣東西，閃電般在我的意識中浮現。那就是被我忘記了很久的那九個字的火星語。對了，我能用這九個字的思考電波，打開大氣製造工廠堅固的門。

我向摩爾斯喊道：

「皇上，請你命令他們，趕快把一艘快速飛艇移到宮殿上來。我一定能夠拯救這個火星！」

禁衞隊的士兵們立刻準備好了一艘小型快速飛艇。我吻了蘇莉絲好幾次，並且命令烏拉保護她之後，跳上了宮殿的城牆。

我的快速飛艇，向目的地前進了，——帶著整個火星的祈禱和希望。

爲了使呼吸比較容易，我採取了低空飛行。我以全速，拚命地繼續飛行。死神一秒一秒地迫近。當我拚命地繼續飛行的時候，蘇莉絲的面容，在我的眼前，若隱若現地浮現，因爲我最後回頭看她的時候，她搖搖晃晃地倒在孵化器旁邊了。

她還活著嗎？把引擎和羅盤儀以外的，全部機器和裝備，丟到飛艇外面去了。變輕了的飛艇，在稀薄的大氣中，以最高速度，向前飛行。

我在天色即將暗下來的時候，到達大氣製造工廠。下了飛艇，就直奔到那關係著火星上全體居民生死的門扉前面。

有大批的人，在那兒進行著打破牆壁的作業。但是，牆壁却一動不動。這兒的空氣狀態，比赫留姆的壞得多。我對一個意識還清醒的人說：

「如果我把這些門打開，有人能進去轉動引擎嗎？」

「我能。」他回答。「但是，沒有人能打開這些奇怪的門。」

現在不是優哉悠哉談話的時候。我已經非常軟弱，而且頭腦也已經不太清楚。我跪了下去，對著眼前的門扉，發出那九個火星語的思考電波，然後注視那扇門。

門緩緩地後退。我已經非常衰弱，站不起來了。我對身旁的那個人喊道：

「好了，去吧！你進入幫浦間後，把全部的幫浦打開。這是火星復甦的唯一機會！」

我仆倒在地上，仍舊發出思考電波，把第二道門打開，接著又把第三道門打開。當我看到他通過最後一道門時，我的意識漸漸地離開了我，我昏迷了。

十四　人在天涯

我甦醒後，立刻發現周遭的黑暗，我身上穿著僵硬的、奇怪的衣服。我坐了起來，那僵硬的衣服，就發出聲音，破裂了。

我摸摸自己的身體看看。在那扇門前面昏迷以前的事，我都記得。

月光不知從那兒照進來。我掏口袋，拿出一盒火柴。我擦了一根火柴，藉火柴的火光一看，發現自己在一個很大的洞穴之中。

在洞穴深處，有一個人形的東西，蜷捲在一個長椅上，一動不動。那是一個頭髮長垂，個子小巧的老年婦人的木乃伊。這具木乃伊眼睛望著木炭火爐上面的一個銅製圓形容器。容器中有一點點綠色粉末。

老年婦人背後，有一條皮繩懸掛著人類的骸骨。皮繩連接著一條草繩。草繩的另一端，握在老年婦人的手裏。我拉一拉草繩，骸骨們就搖晃，而發出「颯颯」的聲音。

這是一個多麼怪誕而可怕的景色！我慌忙跑出洞穴，呼吸了外面的新鮮空氣。

當我看清楚眼前的景色時，我吃了一驚。在那兒的，是我所不熟悉的天空和風景。遠處有銀色的山脈連綿，中天懸掛著月亮，眼下有散佈著仙人掌的山谷。

我和十年前，帶著強烈的憧憬，注視著火星的時候一樣，又站在同一塊岩架上，眺望著亞利桑那州的景色。

我十分頹喪地，在下山的路上走著。

頭上，那紅色的火星，在四千八百英哩的遠方，充滿著可怕的神秘，閃閃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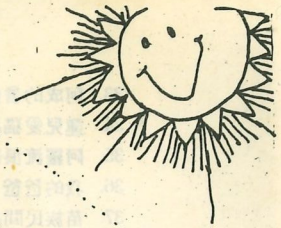
——火星上的那個人，是不是安然到達了幫浦間？空氣的供給，及時救了火星上的住民沒有？我的蘇莉絲還活著嗎？或者已經變成了僵冷的屍體，躺在摩爾斯的宮殿後院的矮花圃上？

這十年來，我因爲非常想要得到這些問題的答案，拚命地等待著。在十年前我找到的礦山，仍舊是原來的樣子。因此，我變成了大富翁。但是，對我而言，財富不算什麼。

——這樣，又過了十年的歲月。今晚，我坐在俯視哈德遜河的一個小書房裏。

從窗口可以看到火星在閃耀，非常美麗。

「今晚，火星又在呼喚著我。」我不由地有這種感覺。



牧童少年文庫

1.	好孩子	（少年文藝）
2.	鵝媽媽的故事	（童話故事）
3.	老鼠偷鷄蛋	（童話故事）
4.	中國民間傳說	（民間傳說）
5.	知更鳥的故事	（童話故事）
6.	愛彌兒捕盜記	（少年文藝）
7.	海蒂小姑娘	（少年文藝）
8.	三個奇異的國家	（傳奇故事）
9.	蜘蛛安納斯	（神話故事）
10.	北歐神話	（神話故事）
11.	猫的故事	（童話故事）
12.	少年偵探	（偵探故事）
13.	橫斷食人鳥	（探險故事）
14.	睡眠的爸爸	（童話故事）
15.	星際戰爭	（科幻故事）
16.	透明人	（科幻故事）
17.	山椒大夫	（少年文藝）
18.	環遊世界八十天	（旅遊觀光）
19.	魔鬼的發明	（科幻故事）
20.	地球末日	（科幻故事）
21.	竹取翁的故事	（民間故事）
22.	中國民間趣事	（民間故事）
23.	黃金怪面客	（偵探故事）
24.	神秘的轉學生	（科幻故事）
25.	奇幻界失蹤記	（科幻故事）
26.	中國歷史故事	（少年歷史）
27.	恐怖魔王	（偵探故事）
28.	淘氣的尼古拉	（少年文藝）
29.	象的長鼻子	（童話故事）
30.	夢的秘密	（少年科學）
31.	大文豪的故事	（名人故事）
32.	日本怪談	（民間故事）

我也彷彿看到了，在宇宙的遠處，一位黑髮的美女，站在宮殿的庭院中，指著遙遠的地球，對一個可愛的男孩，訴說著。在他們的腳邊，一個巨大的、醜陋的動物，忠心地陪伴著他們。

我到現在還相信：

「他們一定在火星上等待著我。」

火星公主

牧童金笛，智慧人生

牧童少年文庫 49

出 版 者：牧 童 出 版 社
發 行 人：許 曹 德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 0 6 7 7 號
總 公 司：臺北市民權東路473號福德大廈7樓
電話：5 6 1 5 9 8 0
業 務 部：臺北市中山北路 2 段93巷36號
郵 政 劃 撥：帳戶第18705號
電話：5416030 • 5641813
每冊定價：新 台 幣 65 元
初 版：中華民國 67 年 10 月 1 日

若有折損，寄回退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33. 阿成的暑假（冒險故事）
34. 蓮兒愛貓記（少年文藝）
35. 阿羅流浪記（少年文藝）
36. 我的爸爸（少年文藝）
37. 苗族民間故事（民間故事）
38. 鬼魂目睹記（民間傳說）
39. 傻人城的故事（童話故事）
40. 我們的字（少年知識）
41. 人類的智慧（少年知識）
42. 時鐘之歌—少年詩選（少年文藝）
43. 簡易玩具製作法（勞作工藝）
44. 海鷗少女探險隊（探險故事）
45. 劍王宮本武藏（豪俠故事）
46. 西遊記（神話故事）
47. 公主復國記（上、下）（豪俠故事）
48. 小遊俠（豪俠故事）
49. 火星公主（科幻故事）
50. 黃色的燈塔（童話故事）
51. 小孩與河流（童話故事）
52. 非洲歷險記（冒險故事）
53. 小偵探與老間諜（偵探故事）
54. 西部拓荒記（冒險故事）

牧童幼年文庫

1. 頑皮的小熊（小熊的話）
2. 好心的老公公和飯糰
3. 老福的計程車
4. 代課老師

台大教授主編● 全國第一流少年讀物

請利用下列郵撥購買　價格若有變動　請依書後定價爲準

科幻故事

牧童少年文庫49
牧童出版社

火星公主

美國南軍騎兵上尉約翰卡特，爲躲避印地安人追擊，逃進山上一個洞穴。在洞穴中，他發生奇怪的變化，身體竟被吸上了火星。

火星人有性情殘酷、好戰，沒有友情及愛情的綠火星人，也有愛好和平、感情真摯豐富的紅火星人。約翰卡特愛上了紅火星人賀留姆國的公主，他們歷盡千辛萬苦，逃出了綠火星人的控制。其中經歷驚險萬狀，險象環生。

● 海鷗少女探險隊

波多野未記 著
蘇　香 譯

一羣活潑勇敢的少女爲了揭開傳說中「海龍」的謎，組成海鷗少女探險隊。

● 蓮兒愛貓記

白　沙 譯

蓮兒跟小貓形影不離，一起進育幼院，一起逃到鄉下，找到了從未見面的外祖父。

● 苗族民間故事

李映萩　編著

苗族有許多樸實優美的民間故事，每一篇都很精彩，很引人入勝。

● 公主復國記（上、下）

北村壽夫 著
宋廷文 譯

亡國落難的公主，隱姓埋名，忍辱負重，飽嘗風霜，完成復國的大業。